### 《断片集Fragments》

#### ~~警告：本书包含暴力场面及怪诞表现！~~

#### To：登场人物表

0

理由的话，似乎很容易理解。

1

尼摩NEMO————————————————————无名氏

艾米·道尔EMY·DOR————————————————插画师

拉克·拉斯特LUCK·LAST———————————————侦探/杀手

2

尼亚·安德塔NIA·ANDTAR——————————————杀手/侦探

幽灵GHOST—————————————————————酒吧老板

莉莉·露露LILI·LULU—————————————————大学生/高中生/梦境

菲斯FAITH——————————————————————艺术家

C——————————————————————————棋手

马卡龙MACARON———————————————————大学生

3

格林赛斯·塞普恩斯GLIMCES·SERPENS—————————雇佣兵

#### 回归天空（12月21日）

0

无限连锁的声音，无限连锁的奇迹，我们逐渐接近宇宙的尽头……

1

【？？？】

为了方便读者理解眼下的情况，就先稍微谈谈精神分裂症吧。

嗯……

算了，还是换个话题吧，一下子没能从脑中提取出相关知识是我学疏才浅了。

相信每个人在生活都或多或少地体验过名为“剥离感”的神秘感觉。自己的精神与自己的肉体分离了，如此这般。但我们都清楚，这从生物学的角度是不会实现的。所以说，所谓的“剥离感”其实只是一种内在世界和外在环境错位之后所形成的情感体验罢了。

我脑中对精神分裂症的模糊印象就是这样。

错位。

在右边肩膀往后大概三米的地方，那里有人看着我，我被看那个人看着。

在右边肩膀往前大概三米的地方，我看着那里的人，那里的人被我看着。

实际上我也明白，这附近除了我以外没有其他人类了。

主观上说，这个是个孤独的场所。

客观上说，这里是某栋车站大楼的楼顶。

因为这栋大楼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经停止运作了，所以目前应当被形容为“废弃大楼”才对。也是，如果还在运作的话，我也不可能这么轻易地就来到顶楼吧。

那么，

为什么我会出现在这里，这个问题，我还在思考。

为什么我在往前走，这个问题，我也还在思考。

即使思维上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人类依旧能够有所行动，产生某种结果——从这个角度说，人类真是令人费解的生物呢。

我的视线越过我自己的肩膀，从我的身后往前看去，我的前方是楼顶的地板的边缘，再往前则是自由落体领域，两者通过一道铁栅栏划清了界限。

铁制围栏的高度才到我的胸口的位置，作为意外的防护措施已经绰绰有余了，但作为谋杀或者自杀的防御装置则明显有着重大缺陷。任何人若是有心大可轻易越过这一界限，从生者世界到达死者世界。

看来我的目的地就是那里了——看着自己的身体离围栏间的距离逐渐缩短，我理所应当地明白了我不久后将会做什么。

简而言之就是跳楼啊。

莫名其妙的故事走向啊，我不禁仰天长叹。夜晚11点的夜空中，能看见浮游生物一般的星星和如同白虾蜷曲起身体的月亮，原本轻飘飘的天空如今成了黑压压的深海。

看来得想办法解决问题了，我可不想年纪轻轻就死于跳楼。

试着使用思想的力量牵动手指，没用。

放弃。

说到底我为什么现在非跳楼不可啊？

我试着往前拨动记忆的时针，试着回想起原因。

在很久很久以前，世界上还没有光的存在，这个时候，神出现了，说“要有光！”于是世间便有了光……啊不行不行，时针回拨过头了。首先还是从今天早上开始回忆吧。

今天早上，12月21日，普通的一天呢，多云，空气清新。外部因素看起来没有问题。

我，一个刚上大学的普通学生，性别是男，年龄是19岁。内部因素也健全得如同新出厂的汽车。

既然如此，那一定是我今天经历了什么事情吧。经历了能够让我精神大受冲击，于是走上跳楼自杀之路的重大事件。不过世界上真的存在这种事件吗？

早上平静地过去了，中午的时候去尝试探索了一下市中心的咖啡店，然后下午的时候去了一趟图书馆，帮图书馆的前台小姐买了一份独角兽冰淇淋。

嗯嗯，目前为止没有什么能够冲击到我的事。

接下来呢？

因为我进了图书馆，所以后来我一定会从图书馆里出来，这是非常符合逻辑的事。但是，如此符合逻辑的行为之中却被侵入了不合逻辑的要素。我从图书馆出来的路上，我的手突然被身后的某个生物抓住了。

咔哒——被抓住的瞬间，逻辑的链条崩溃了。

回忆场景。

时间陷入了漫长的停滞，不再转移的空气和热量使环境变得浑浊。

我没法动弹，这也是非常符合逻辑的事，因为在停滞的时间中一切运动都不成立。思考理应被一同纳入范畴，但此时却不合逻辑地脱离了，没错，为什么我还能思考？

思考本身化为了无意义的一部分，真是讽刺。

接着，身后的“那个东西”说话了。

就像新手胡乱拉奏的小提琴一样，它的声音传入了我的脑中。

“你好，不知名的陌生人，能否请你帮我一个忙？”

除了思考以外的机能全部被封锁了，失去了表达能力的我无法做出是或否的回答。

“嗯，现在的你能看见什么吗？”

听见它的再次提问，我一下子陷入了疑惑中。

能看见什么？如今这个被定格的世界里，我不就只能看见前方的景象吗？

站在图书馆门口向外看去的景象。

对面是……

啊，这是什么？

啊，这是什么？

啊，这是什么？

等我回过神时，我才意识到我前方的空间已经面目全非了。

没有店铺，没有街道，有的只是一些令人作呕的存在。

像是肉色的史莱姆，像是野蛮生长的红色树根。

勉强能理解这些存在是生物。

但那些器官是什么？那是手吗？那是眼吗？那是嘴吗？

被定格的前卫黏土作品散发着不存在的腐臭。

让我想起了曾经有段时间陪女友一起看B级片的经历，但眼前的东西却远不是血腥暴力、怪异扭曲等词就可以简单形容的。

接着我意识到了，并不是我的思维在恐惧，而是“本能”在恐惧。

越过思想，跳过认知，直接摧毁最深处的某物。

啊……

试图理解，无法做到。

试图逃脱，无法达成。

试图尖叫，无法运作。

“看起来看得见呢，这些异形一样的东西，但想必大脑无法理解。”

身后的东西无视我的痛苦，继续说，

“我在你身上强加了某个程序，或者说是诅咒。在今天晚上零点的时候，你会变成你所眼见的这些异形，如果想以人类的身份活下去的话就在零点之前自杀吧。”

在说什么？

“非常抱歉打扰了你的生活，不过你也确实没有拒绝的权力。虽说像是街头调查，但又有本质的区别，所以请容许我在此说一句抱歉。还有一件事，在‘街头调查’生效期间，禁止任何形式的寻求外界帮助行为，请凭借自己的努力。”

我会在零点的时候变成眼前这些东西吗？

这些，光是看上一眼就让人想要破坏掉的东西？

咔哒——世界恢复了正常。

身上的冷汗像是开闸了一样全部涌出，一瞬间就浸湿了我里层的衣服。我的关节则像是年久失修的机器一般，在汗水中快速地氧化，任何一点小动作都会引起全身的疼痛。

是因为太紧张了，是因为太恐惧了。

人来人往，没有任何人注意到刚才的插曲。

我站立在原地调整了一下呼吸，然后慢慢回头，被牵扯的肌肉发出无声的抗议。

背后，是普通的场景。

图书馆的门口。

没有任何不同，没有任何异常。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我便在这里了。

夜晚11点左右的时候，我独自走出家门，来到了车站大楼的顶层，慢悠悠地走向边缘，为了坠落，为了死亡，为了摆脱诅咒，为了不变成那些异形之物，为了以人类的身份走向死亡。

啊啊，原来如此。

因为在图书馆的门口遇到了某个怪物，被降下了诅咒，所以才会寻死呢。

但，为什么呢？为什么我非死不可呢？

事实上，我现在的思想非常冷静。

仔细想想的话，

仔细想想的话，我完全没必要寻死啊。

但是为什么，我的身体不受控制地前进着呢？

很遗憾，思考的时间到此为止了。

我能看见，我的身体爬上了锈迹斑斑的栏杆，然后站立起来了。

身体不知为何保持着平衡。

我看着即将坠落的身体，突然产生了某种焦急的情绪，想要大声吼叫，让我自己赶紧从栏杆上下来。想要阻止，阻止接下来发生的事。

但是做不到，因为身体和思想被剥离了。

错位了。

我的世界和外部的世界精准无误地错开了。

于是，我一跃而下。

在坠落中，我的身体和思想神奇地再度合二为一了。

我的身体在空中翻转，一种闭塞感在体内积蓄着，渴望着最后的释放。

我一时间分不清上下左右了，分不清我究竟是在坠落还是在飞翔了。

在落地前的最后一刻，我看清了月亮和星星。

2

【？？？】

“啊！”

我猛地坐起身，恐慌地看向四周。

适应黑暗的眼睛理所应当地捕捉了周围环境的信息。

标准的女高中生房间装饰，还有那个放在桌上的马克杯。

毫无疑问，这就是我的房间。

刚刚的噩梦是怎么回事？

那是一个大学生的梦。

梦里，我是他。

梦里，我自杀了。

我掀开被子，打开灯，蜷缩在床头，思考起刚刚所梦见的场景。

那真实得简直不像是梦。

明晰梦。

这算什么？前世今生吗？还是说是单纯的恐怖片情节。

我回忆了一下我短暂的十七年人生，从记事起一直到刚刚。再怎么回忆都想不起有关那个跳楼的大学男生。

自己就是自己，没理由会梦见与自己毫无瓜葛的人。

嗯嗯，没有理由。

不知为何，我迫切地需要答案，于是我再次环顾了一圈这个房间，又久久地注视起房间角落的黑暗处——这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怕黑的恐怖经历。

也许是被刚刚的噩梦感染了，或是被那个大学男生的恐惧感染了，总之我现在一点不想睡觉。

更直接地说，我不敢睡觉了。

坠楼时的失重感，接触地面那个瞬间的麻痹以及随之而来的阵痛。

坠落后的痛苦恐怕只有短短几秒钟，然而身体中所有骨头断裂、破碎并化为楔子打入内脏的体验却足以让这几秒延伸到遥远的未来。

还有，“我”的遭遇。

还有，那个被“我”称为“那家伙”的存在。

异形，诅咒，所以自杀。

坠楼。

剥离，错位。

啊，说到“异形”和“诅咒”的话，我突然想起了在学校中从同学那里听来的传闻。

传闻，也可以说是“都市传说”。

背后的怪物会变成人类的样子，在你不注意的时候抓住你的手腕，给你降下可怕的诅咒。在诅咒的影响下，这个人会在当晚零点的时候变成可怕的异形，那是恶心的肉泥，据说也是人类最初的形态。

还有什么细节……记不清了。

我非常讨厌幽灵之类的怪谈，讨厌将这些东西信以为真的同学。

虽然弟弟会和我说：

“你会讨厌这类东西单纯是因为怕他们不是吗？”

他姑且是这么认为的。

但我真的怕这些东西吗？我不是很清楚，因为一直回避，所以都已经忘记了我究竟是以什么情感去面对这类东西。

诶，但是不明白又怎么样呢？地球的自转不会因此变慢变快，这只不过是我个人微不足道的烦恼而已。比起幽灵，考大学才是应该烦恼的事情不是吗？

深呼吸，冷静下来。

梦境被遗忘系统迅速地处理掉了。

我再次环顾了一圈四周，一成不变的房间风景仿佛在告诉我“快睡吧快睡吧”。

无论从哪个角度去思考，平静下来后再次入睡才是正确的选择。

嘛，反正明天不上学不是吗？

毕竟快要到12月25日的圣诞节了。

既然如此，那么明天晚点起床也没关系吧。

地砖下的虫子因为我的思考发出了震惊的声音：

“什……什么！你难道要！”

“没错，就是那个‘难道要’！”

我火速停止了与地砖下虫子的进一步对话（妄想中），立刻穿好外出的衣服。

总之，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就出门夜游。

没有理由。

理由的话，也许是有的吧。

无所谓，总之，

我现在迫切地想去见见那位跳楼的大学生。

恐惧转为好奇，进而化为莫名其妙的使命感。

“像是命运的感召之类的吧。总之有这种感觉。反正复习也差不多，上次的成绩也还不错，就当是奖励自己的了。”

我蹑手蹑脚地做好了准备，在不惊动父母的情况下出了家门。

夜空看上去像是倒悬的海洋，压迫感十足，正如那位跳楼男（姑且这么称呼吧）所想的那样。而在这片夜空下，是毫无变化的城市。

无论怎么看，无论什么时候看，无论在哪里看，城市都没有变化。

一切都没有变化。

一成不变地，运作着。

我沿着记忆中的路线，开始前往那个车站大楼的位置。

异常顺利地到了。

车站大楼的楼下，我并未找到那个跳楼男的尸体。

内心发出了“哈啊？”的疑问语气词。

这不太可能吧，毕竟当局的动作再怎么迅速也不可能立刻把所有痕迹都清理掉吧。

我在车站大楼下来回踱步。

试着像推理小说的侦探一样，手托下巴，思考尸体消失之谜。

“啊！”

我突然站定，露出了半是恍然大悟半是羞愧的表情，  
“真是的，我在干什么！大半夜跑到这里来。说到底那个噩梦只是‘像真的一样’，又没说一定是真的。哈哈，我真是脑袋撞到床脚了，为什么会默认那个梦是真的呢！”

对自己这种奇怪的举动感到愤怒。

我深深叹了一口气，把原因归结到半夜醒来没完全清醒上。

我当即决定迈开步子离开这个愚蠢的地方，然后，就在我转身的瞬间。

“呜哇！”

我被绊倒了。

被好像是石头的东西绊倒了，顺势在地上打了好几个滚，最后是一阵膝盖和手肘的疼痛。

我皱着脸，强忍疼痛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嗯？

我伸出手，发现自己身上的那些阴影好像不是灰尘。

铁锈味，暗红色。这些要素在我的脑中拼凑出了“血”这个显而易见的答案。

啊？

我慢慢扭过头，脖颈的关节处传来了咔啦的声音。

“噫！”

我张大了嘴，想要发出尖叫，但我的肺部像是漏气了一样只能发出这般不像样的声音。

那是尸体，那毫无疑问是尸体，百分之一百是尸体。

而且，不知为何，我能明白。

那百分之百是那个跳楼男的尸体。

为什么没注意到？刚刚我怎么能无视这么显眼这么反常的东西？

为什么现在注意到了？现在我又怎么能注意到这么可怕这么可悲的东西？

我的视点逐渐抬高，看见了那个站在尸体边上的高挑女性。

纯黑的套装，方形半框眼镜，白得不健康的皮肤。

那个高挑的女性站立在尸体的旁边，正一脸惊讶地看着我。

虽说是惊讶，但那也只是“在看书的时候发现书本被撕掉了一页”那种等级的惊讶。

下半身逐渐变得冰冷，我低头向下看，发现自己不知为何已经瘫坐在了冰冷的地面上。冬装上沾满了真正的灰尘以及，血液？

“你能看见这个啊。真神奇，你叫什么名字？”

那个幽灵一样的女性这么发问道。

向谁……啊，还能向谁，当然只有我了。

“我……的名字？”

不知为何，我用紧张到变声的嗓音重复了一边问题。

诶？

我的名字？

是什么来着？

我记得这个“2”篇的开头有个被【】这个符号括起来的字段吧？那不就是本篇的视角吗？既然我是以“第一人称”来叙述的，那自然那个【】里的就是我的名字吧？

啊？不知道那个【】意味着什么吗。嘛，现在清楚就行了。

总之，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是什么来着？

？？？

喂喂，三个问号连在一起算哪门子的名字啊！

那我是谁？

我记得我那不长不短的十七年人生，我记得我的父母，我记得我的学校，我的朋友。

我记得我喜欢什么，我讨厌什么。

所以说，我的名字是什么啊？

因为作者太懒所以懒得起了吗？

别在这种地方那么随意啊，你这个该死的混蛋！

“哦，原来如此。看来你失忆了啊……”

幽灵女（姑且也让我这么称呼吧）看见我陷入了不知所措的状态，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虽然说是恍然大悟，但那也仅仅是“原来冰淇淋还能这么吃”的程度。

“什……什么原来如此？”

我强压住内心的困惑和不安，向幽灵女发问。

“没有记忆的话。你大概就是莉莉·露露了，名字是莉莉·露露，我认识你。怎么样，能稍微想起来一点吗？”

啊？

那个幽灵一样的女性接着看了一眼旁边那具尸体。

那具大学男生的尸体，那具跳楼的尸体。

她继续说：

“因为你是莉莉，所以你会忘记名字，所以你能看见他……”

她，到底在说什么？

我的名字。是莉莉·露露？

啊……

啊。

记忆回放，回放，回放。

不过好像确实如此。

半秒钟之后，我接受了设定。

“啊，没错，我确实是莉莉来着。”

我回忆起来了。

像是梦醒之后终于想起梦的内容那般地，回忆起来了。

3

【幽灵】

来讲个故事吧。

作为酒吧老板兼吧台兼酒托兼清洁工兼各种其他职位的我，也偶尔会回忆起客人们对我说的一些小故事。

准确点说是三个都市传说。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只能看见世界本质的怪物”。

这个怪物是“人”的本质，是细胞的基础，是遗传的起源。

这个怪物的眼中看不见色彩，因为它只能看见万物“最初的模样”。

再美丽的人在它眼里只是由脂肪、血、骨、电信号等种种堆积而成的东西，

再美丽的景色在它的眼里也不过是光线的反射和人类脑中不合时宜的神经冲动罢了。

它不会死，也不算活着。但它也会思考，会本能性地觉得无聊。

是啊，无聊……就算理解了那些庞大元素堆砌而成的伟大体系，也觉得无聊。

人类不管在哪里，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与其他同类产生了多少交集……都是一样的。

所以，无聊的怪物决定戏弄人类。

于是它抓住人类，将人类变成它眼中的模样——由肢体、脏器等等扭曲在一起的异形。

告知他们，在当晚零点时他们会变成异形。

告知他们，不能试图寻求他人的帮助。

如果想以人类的姿态死去，那就去自杀吧——在变成异形之前。

没人能够在那种深入骨髓的恐惧中不选择自杀。

即使不断欺骗自己都是幻觉，但恐惧依旧会不断折磨着他们。

不会因人类的恐惧而喜悦，也不会因为人类的恐惧而悲伤。

要说为什么它会决定戏弄人类，为什么是当晚零点，为什么不让他们寻求帮助……大概也只是兴趣使然、突发奇想吧。

也许之前试过“不在当晚零点”或者“允许他们寻求帮助”吧？不过后来应该是腻了。

也许，

它大概会说：

“因为可以，所以想试试看吧。”

这个与“人类”相去甚远的怪物，出乎意料地，非常像人类呢。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幽灵与她的幽灵酒吧”。

幽灵小姐是个十分善良的人，身材高挑的她喜欢自己那套黑色的套装，喜欢自己那副没有度数的方形半框眼镜，也十分喜欢自己的那家酒吧。

幽灵自然不需要进食，幽灵自然不需要社会活动，但她依旧经营着一家酒吧。

这家酒吧会如同幽灵那般在某处出现，又在某处消失。

不过请放心，幽灵小姐是个十分善良的人。

她会播放轻柔的爵士乐，会为你调一杯最适合你的酒，会倾听你的烦恼。

但是，请注意，这里的酒水依旧需要你花钱（而且价格不菲！）——真是相当接地气的幽灵啊（说的是，我对此表示赞同）。

据说，幽灵会为迷茫的人们指引前方的道路，会给你一段难忘的宁静时间。

很多人说，这不就相当于移动的心理诊疗所吗？

嘛，这么说也不算错就是了。

因为幽灵常常倾听客人的话语，所以她自然也知道不少奇怪的情报。

据说，这个城市所有的故事她都听过。

据说，她秉持着“悠闲度日”的生活原则，所以即使所有的故事都听过，也大概率转头就忘了吧（虽然我很不想承认）。

有人看见过幽灵小姐在超市里购物，结果转头就不见了。

也有人看见过幽灵小姐在一家便利店里和老板讨价还价，结果也是转眼便不知所踪了。

幽灵小姐就像普通的独居女性一样，幽灵酒吧也和普通的酒吧一样。

但是，无论如何——

幽灵小姐依旧是幽灵，幽灵酒吧也依旧是幽灵的酒吧。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点缀世界的梦”。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说法，别人的一生其实是你的梦。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说法，别人的人间一世不过是你的戏言一场。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说法，别人的痛苦与挣扎只是你随手写下的三流小说。

你也许诞生于一个普通的家庭，过着普通的生活，偶尔被时代的灰尘砸中而变成植物人。总之就先假定这是你吧，然而实际上你只不过是别人的梦而已，你的人生没有丝毫的实际影响力，因为当那个人梦醒的时候，你的世界就消失了。

路人A是路人B的梦，路人B是路人C的梦，之类的。

那么说不定“路人A是路人B的梦，路人B是路人C的梦”这整个食物链（？）可能只是某个路人D的梦。

而且“‘路人A是路人B的梦，路人B是路人C的梦’这整个食物链（？）可能只是某个路人D的梦”这个本身也是路人E的梦吧。

而这座城市里有一部分人属于“某人”的梦，也就是说，这些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东西！不过由于没法“证明”其不存在，所以也姑且被认为是“存在的”吧。

这个“某人”据说名叫“莉莉·露露”。

这个“某人”据说名叫“里克·路克”。

这个“某人”据说名叫“莉卡·露斯”

这个“某人”据说名叫……

总之是个发音吧，大概是这样的。

自然，那些“实际上不存在的人”也有各自的名字，也有各自的人生，与“存在”的人别无二致。简直就是“哲学僵尸”或者“沼泽怪物”了。

不过，也请别把这个系统当作是虫群网络之类的东西，毕竟人与虫子还算是区别颇大。

“莉莉·露露（先假定是个名字吧）”与那些“不存在的人”之间，既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也是被包含与包含关系，所以若是单纯地把这理解为虫群意志就大错特错了。

回想一下你做梦时的感觉就行了。打个比方就是，假如第100层梦境破碎后，你会回到第99层，但是第100层的梦一定是在第99层内部的吗？

可以理解了吗？

可以理解这个“点缀世界的梦”了吗？

真是三个奇怪的故事啊……不过也正是因为奇怪，所以才是“都市传说”吧。

后来我才知道，这三个故事只是某位小说家在网络论坛上根据一些现实事件随手写的练笔罢了。我马上就猜出来是哪位小说家写的了，于是决定前去拜访她。

当我经过某个废弃大楼的时候，有什么东西从天而降了，显然是一个人类。

他飞速地冲击着地面，发出巨大声响，随即陷入死的沉默。

哈啊——

差点砸到我。

#### 伪造品的故事（12月22日）

0

上浮——浮向我们的意识。

1

【尼摩】

我失去了自己的名字。

忘记了本应该记住的事情。

“知识”倒是似乎没有什么损失。

总之，

我成为了失忆者。

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脑子里想到的第一件事竟然是“哇啊，真是老套但是高难度的设定啊”。

我记得某本书还是某个电影里说过，失忆者最难进行角色塑造了。

因为记忆可谓是一个人的“基底”，是一个人“人格”的历程。如果忘记了的话，不就什么都没法塑造了吗？一个失忆者应该做什么反应呢？一个失忆者应该执着于找回记忆吗？

如此种种。

总之，当我发现自己失忆时，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

我还真是个思维非常跳脱的人啊。

醒来后的一段时间，意识模糊，就像强迫自己醒来之后有一段“自动驾驶”的时期那样。

等回过神，我已经不知道走到哪里了。

可恶，明明“在哪里醒来”这个信息对于我找回记忆应该有很大帮助的！但等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已经不知道走了多少路了。

头脑清醒后我认真地总结了现状。

身上不知道为什么穿着一套尺寸对我来说明显偏大的大衣，大衣口袋里面还有一些钱。大衣里面则是白色的衬衫这种很单薄的衣物。难道是我在不清醒的那段时间里遇到了某位好心人吗？那位好心人不仅给了我大衣还给了我钱！

不幸中的万幸。

还有一件万幸的事情是我依旧记得这个城市的布局规划，知道大概怎么走，说不定以后在城市里到处走走，就能通过影视剧里常有的“一种奇妙的熟悉感”找到自己苏醒的地方，继而找回自己的记忆吧。

首先得活下去，正好肚子有点饿了……

其实已经非常饿了。

于是我再次将手伸进大衣的口袋，想用那些钱在某个便利店里入手一些速食食品来度过这段冰河时期。

然后，

“消失了……”

我将整个口袋翻了出来，结果我的手能摸到的只有布料和空气——没有一点其他的东西！

怎么回事？难不成那些钞票可溶于空气？啊……不对不对，好好想想我一路上干了什么。

我意识清醒的时候发现自己正在人行道上走路，接着在街边的小巷里花了点时间理解当前状况，理解了自己失忆、穿着不合身大衣、大衣里还有钱这些现状后，我便决定在人行道上漫无目的地闲逛。然后觉得饿了，然后发现钱消失了。

最大可能就是我在漫无目的闲逛的时候，遭遇了扒手！

我有被人不经意地撞过肩膀或是泼过饮料吗（就像电影里那样）？

完全没有啊……还是说因为我刚清醒过来，所以轻易地就被得手了吗。

不禁为自身如婴儿般的社会适应能力感到悲伤。

可恶啊（有气无力）。

真想对着天空大叫一声，但是不行——因为这样做不仅会被旁边的人用异样的眼光看，还大概率会被押送到拘留所或者精神病院。不过，在拘留所和精神病院应该就不会饿死或者冷死了吧，这么看来，对目前的我来说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于是我接着沿人行道行走，既然没有钱，那自然是不能买食物了。所以我的行走再次回到了漫无目的的状态中。不过我也有在心里默默祈祷，会再有一个好心人看到我可怜的样子后给我提供一顿饱饭。

“实在不行就进拘留所和精神病院吧。”

自言自语着，我继续行走着。

忍着饥饿。

一开始是腹部的难受。

接着不适感上升到了食道与喉咙。

然后是头痛，

最后，耳朵也开始嗡嗡作响。

喂！我失忆前就没好好吃过饭吗？

不过看我这么瘦弱的样子，这大概率是事实了。

耳边的空气嗡嗡作响，鼻子也有些麻痹感了。

这就是饥饿吧。

不知不觉间就到了天黑时分了，又或许是因为太饿了所以眼前一片漆黑了吗？

然后，我清楚地感知到了我膝盖的下沉，接着是鼻梁骨的撞击——简单点说，就是我倒下了。

我，

一个人类，

在这个物资充沛的现代社会，

因为饥饿，

倒下了，

在街头，

在夜晚。

在我的意识逐渐消失的时候，脑中的某个智慧细胞对我说：

“喂喂，为什么你不试着仰天大叫然后去拘留所、精神病院呢？”

在一片物理黑暗和一片精神黑暗的叠加之下，我用最后的意识回答了这个问题：

“因为那样太丢脸了。”

仅此而已。

以上，就是我被“那两个女人”捡到之前的故事了。

或是说，我眼前的“这两个女人”……

空间里回荡着轻松的爵士乐，灯光是温柔的昏黄，周围的陈设不断强调名为“酒吧”的符号。而我正坐在酒吧的某个座位上，前面是桌子，再前面则是那两个人。

接着，我摆出了一副任人宰割的样子摊开手，对着两位女士说：

“好了，我要说的说完了。”

一个女人笑嘻嘻地说：

“哦，失忆啊，真是有趣的设定呢，少年。看上去你才十七十八岁的样子，结果就承受了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啊，哈哈。”

另一个女人则面无表情地说：

“连续两天遇到失忆的人还真是倒霉啊……”

好了，好了，在推进故事之前让我先来回忆一下我现在的处境吧。

“那个……”

我斟酌着词句，接下来的发言可能关系到我之后的去留。

“好！我来回答！”

笑嘻嘻的女人举起手，还没等我把问题问出来就抢答了。

友好……至少是看似友好吧。

我下意识地咽了一口唾沫，说：

“我来确认一下，你和旁边这位小姐在路边捡到了我？”

“没错！好好夸赞一下我助人为乐的精神吧！”

笑嘻嘻的女人虽然这么说，但应该只是在开玩笑吧，于是我擦去额头上不存在的冷汗继续说：

“啊……然后，你和这位小姐把我拖进这家酒吧进行了救治？”

“没错！顺便一提，这个‘拖’就是那种拖尸体的那种，而救治则是注射葡萄糖的那种。”

不要一脸愉悦地说出尸体这种事情啊！

“这家酒吧的话……”

“哦，是这位小姐的！”

笑嘻嘻的女人用手指枪指了指坐在旁边依旧保持着面无表情的女人。

面无表情的女人点点头，算是肯定了自己是这家酒吧的主人吧。

“啊……还有，就是……请问该怎么称呼你们两人呢？”

“啊？你不知道我的名字吗？”

“我连我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啊。”

我露出苦笑说。

“我还以为我做过自我介绍了，果然熬夜生活对记忆不好吗……感觉再过几年就要到在安乐椅上摇来摇去的年纪了。”

“真……真是不太健康的发展趋势啊……”

我已经感受到我的脸部肌肉连同着胃在抽搐了。

先不论那个面无表情、保持沉默的女人，这个笑嘻嘻的女人绝对很难应付吧！

虽然很感谢这两位救下了饿倒在路边的我，但现在还是赶紧走吧！不，应该说“赶紧逃吧”！

“我的名字是尼亚，尼亚·安德塔。旁边这位酒吧老板兼吧台兼酒托兼清洁工兼各种其他职位的小姐，叫她幽灵就行了。”

笑嘻嘻的女人这么介绍道。

“对……叫我幽灵就行了。”  
面五表情的女人表示肯定。

尼亚小姐，黑发，单马尾，耳钉，全身的衣服以黑色为主并辅以金属小物件点缀，脚踩一双靴子……这个样子简直就像一位刚下台的摇滚明星。

幽灵小姐，有些卷起的黑发，方形半框眼镜，小领结，黑色的套装，苍白的皮肤……简洁的衣着搭配完美契合了酒吧老板的身份。

眼前的黑色二人组就是这么一回事。

“那个，非常感谢两位伸手援助，但如果不方便的话我可以立刻离开。”

我这么说着，从酒吧的座位上站起身，不过在起身的瞬间……

“呃……”

饥饿的后遗症。

眼前再次一片黑，不过只是精神而非物理层次的黑暗。

尼亚立刻扶住了即将跌倒的我并按回椅子上，像柴郡猫一样笑嘻嘻地说：

“看来HP值已经见底了呢，既然这样就该厚脸皮地好好休息。放心好了，我们可不会擅自对捡来的小猫小狗不管不顾。你大可以在这里住到明年，那位酒吧老板兼吧台兼酒托兼清洁工兼各种其他职位的幽灵小姐也允许了。”

“尼亚，你是打算每次说我的时候都加上那么一长串吗？”

坐在尼亚旁边幽灵这么说道。

虽说“大可住到明年”这种说辞会让人觉得很大方，但考虑到现在是12月22日的晚上11点钟（墙壁上的电子钟是这么显示的），所以也只是一个星期多一点而已。但即使是一个星期，也算是非常大方的举动了。

不过……

“住在这里吗？”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难道我要睡在酒吧的地板上吗？

幽灵小姐淡淡地点了点头说：

“嗯，这家酒吧的二楼有不少住房。”

既然都这样了，也确实没有理由拒绝。

我看了一眼尼亚，叹了一口气。如果能住在这里一个星期的话，就算会面对这个笑嘻嘻的可怕女人也应该不是大问题。

“哦，对了，这位少年！啊，没错，看什么看，说的就是你！”

不，绝对是大问题吧。

“嗯，我在……尼亚小姐，怎么了？”

“我们是自我介绍完了，下个议题应该讨论一下该怎么称呼你了，总不能一直叫你少年吧。”

“嗯。”

就连幽灵也表示同意。

啊……经过她这么一说，这确实是个大问题才对。

称呼这种东西在未来的生活非常重要，要不然父母就不会第一时间给孩子起好名字了。

总之，这东西我应该能自己起吧。

一般来说这种东西会和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挂钩吧，但作为一个失忆的人，对喜欢不喜欢这种人格性因素还真是一点头绪都没有啊。

“少年，我姑且问一下，你有什么想要的名字吗？”

“这个嘛……我没有什么主意。”

“那就由我来为你命名吧，少年。”

尼亚微微眯起双眼，用手指枪对准了我，玩世不恭的笑嘻嘻表情被深不可测的自信微笑代替，俨然是一副抓住猎物后猎人的样子。

我不自觉地屏住了呼吸。

等待这位猎人下达判决——嘛，其实只要不是太差我都可以接受。

“就叫你‘尼摩（Nemo）’吧，尼摩船长的尼摩。就这样，再见！”

说完，尼亚就站起身对着我和幽灵挥了挥手。

“喂，为什么是这个名字啊！？”

等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尼亚已经推门而出了。

门铃发出叮铃的声音，只有张大嘴面对着尼亚离开的方向。

搞什么啊这个人，突然就离开了，她做事和说话都这么跳跃的吗……

不，与其说是“跳跃”，不如说是……啊，该怎么描述呢？

“龙卷风一样的人，刮个不停的沙尘暴……”

“对，就是这个！”

幽灵刚说完，我就立刻表示了赞同。

“那么你觉得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尼亚刚刚给你起的名字，尼摩船长。”

“啊……这个的话，应该可以吧。”

“嗯，那以后就叫你尼摩了。”

“嗯。”

接着，幽灵站起了身，向酒吧角落走去。

我顺着幽灵的前方看去，发现那里是一条通向二楼的楼梯。

“尼摩，我带你去二楼看一下吧。”

“哦……哦，嗯……”

我赶紧跟了上去。

不知为何，尼亚一走，气氛立刻一百八十度大变了，具体形容的话大概就是“游戏厅→图书馆”。

不过我也不讨厌这样的变化。

“现在正好和你说一下住在这里的一些规矩……”

幽灵边走边说。

“嗯。”

“首先，以后出门请随身携带通讯设备，方便联系我。”

“啊？”

听上去像是妈妈在嘱咐十四岁儿子出门的注意事项……心中自然而然产生了些许叛逆情绪。

“如果要回来的话就打电话给我，我会去接你的。”

“为什么？如果担心我迷路的话，我大可以只在附近活动嘛，实在不行还能向路过的人问一下这里在哪。”

“那估计不行，因为这家酒吧大部分时间是幽灵化的，而且就算物质化了也指不定会出现在哪里……”

“嗯？”

幽灵化？

我抬起眼睛从侧面注视着幽灵小姐的表情——依旧面无表情。怎么看都不像看玩笑的样子啊。不过据我的观察来看，幽灵小姐也确实不像是那种会开玩笑的人。幽灵笑话……

也就是说她是在认真说话喽？

话说一开始介绍的时候也是说叫她幽灵就可以了，现在又开始说“幽灵化”这种的东西……

这算是新世代的时尚趋势吗？

还是说这就是传说中的不可思议系或者电波系女子吗？

总感觉……幽灵小姐可能比那个龙卷风、沙尘暴一样的尼亚更难应付啊。

“你可能会觉得我说的东西不可思议，但请听好了，这是无法撼动的事实。实在不行的话，待会儿你可以亲自跑到外面去体验一下。”

“这算是超能力的一种吗？”

“准确点说是都市传说，就好比我对应的都市传说就是‘幽灵和幽灵酒吧’。而在目前这个世界上，都市传说则会变成现实。”

呜哇——感觉自己一不小心听到了什么国家机密级别的东西。

“那为什么在这个世界，都市传说会变成现实呢？用常识来想想都知道这不可能吧？”

“嗯，确实呢。但常识往往也是非常不可靠的东西，就像科学的起点和终点一定是假说一样，这些所谓的常识也不过是以某些假说为基础发展成的。这个我也不清楚，但事实就是这样。”

幽灵平淡地说着。

也就是说世界观或者设定就是这样的……

就像“万有引力”是正常世界的“设定”一样，“都市传说会变成现实”则是这个世界的“设定”啊……如果要问那些科学家为什么会出现“万有引力”，他们估计会说起分子或者原子间的相互作用力，但如果继续追问下去为什么有这种“相互作用力”，那也只能是“假说”了。所以幽灵才说她也没法解释……

真是简单粗暴且缺乏新意的设定啊。

“这么说的话，‘都市传说会变成现实’这一条规则应该算是‘机密’吧……你就这么和我说真的可以吗？”

“哦，这个倒没有什么大问题。毕竟这个规则在本市的怪谈论坛上就有，因为‘都市传说会变成现实’这个规则本身也是一种‘都市传说’。好了，我们到了，这里是你的房间，我来稍微为你介绍一下……”

于是我只好不再说什么，像是接受了“苹果会掉下来是万有引力的作用”一样接受了现状。

放弃思考的感觉真好。

2

【拉克】

“现在几点了，拉克？”

“12月22日，夜晚7时43分。”

“真晚啊，现在吃晚饭是不是来不及了——那就干脆不吃了吧，转换一下思路就是减肥了。”

“你已经够瘦了，还要减到什么程度？”

“减到有人叫我营养不良的小孩为止。”

“那还真是任重而道远啊。嘛，算了，无所谓——我来做饭吧，你要吃什么吗？”

“西红柿炒鸡蛋！”

你根本就是懒得自己做饭吧。不过以她的本事，能不能自己做饭也还是个问题。

于是我站起身，越过地板上随意放置的一些小说、漫画还有光碟，走到冰箱前。

出乎意料地，发现冰箱里东西还挺多的，大概是尼亚那家伙加进去的吧。

不过，同样地，尼亚那家伙能不能自己做饭也是个问题。

嘛，算了，无所谓。

我拿出几个西红柿和鸡蛋，来到只有我使用过的厨房。

这里明明不是我的家，但就结果而言，这个厨房确实是只有我在使用。

感受到自己被当作廉价劳动力（其实是完全免费）的事实，我下意识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回头看向那个躺在沙发上悠哉看书的身影。

那个身影就是这个公寓间的主人，也是我的女友，马卡龙。

要说她最直观的特点的话……那就是个头矮小了。

去游乐园不被允许使用大部分的游乐设施，路过小学校园的时候会被误认为是学生，就连两人一起去吃饭都会被服务员搭话说“是不是带着妹妹一起来的呢”。

但就年纪而言，她的户籍也证实了她是个“只比我小一岁的成年女性”这一事实。

嘛，反正连她本人都对自己的身高不甚在意，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我默默地制作着她所指定的西红柿炒鸡蛋，下意识地思考起了我们两人的生活。

我们两人因为某些原因现在独自生活在这座大城市中，就没有家人这一点来看可谓是十分相似。我和她在三年前相遇，然后又经过某些不大不小契机，总之是确定了恋爱关系。

但并没有发展成同居关系——毕竟彼此都有各自的生活，我们两人也都习惯于各自的生活。也许社会上有人对这种止步不前的恋爱关系相当疑惑，但对我们来说则是刚好合适。

顺便一提，

我，拉克·拉斯特，和马卡龙都能为了彼此果断地牺牲自己的性命。

都能无条件地爱着对方。

也正是因为“果断”，因为“无条件”，所以我们都只能分开地、单独地感受世界。

即使哪天对方突然死掉了，我和她中活下来的那一方也一定不会流一滴泪。

至今没有过互送礼物的环节。

就算是人渣的我也能理解到我们两人是多么“异常”的存在。

结婚更是遥不可及……

也许我哪天改变了，也许哪天我们改变了。

变得正常了，那倒是可以考虑……但应该是没有那一天了吧。

我们现在分别住在不同的公寓，最短路线也得经过好几条街道。我们大概一两个月见一次面，平常的时候如果有事情，就在手机或者电脑上联系。

顺便一提，因为马卡龙这家伙是个不折不扣的家里蹲，就连大学都是最低限度地出席，所以大多时候都是我亲自上门拜访马卡龙——而马卡龙也好像看准了这一点，每次我过来的时候都会被当做劳动力使唤，不仅要为她整理地上的各种东西，还要为她做饭，真搞不明白这丫头在我不来的那段时间是怎么存活下去的。

几分钟后，我将做好西红柿炒鸡蛋端上了餐桌，马卡龙则早就自行移动到了桌前。我又为她端了一碗米饭，然后在她对面的位置坐下。

她似乎完全没有在用餐时和我说话的打算，于是我只能盯着她将所有的食物解决完毕。

“话说你的屋子好像比上次来的时候整齐了不少，是学会自己整理屋子了吗？”

看她满足地将空碗空碟子推到桌子一边，我才开口。

“你在说什么啊……是幽灵姐帮我打扫的啦，她昨天的时候来过。”

确实，如果是幽灵的话她一定会因为忍受不了这种环境而主动打扫的吧。

“不过才一天就又开始乱起来了，还真是厉害啊。”

我扫了一眼地上零星点缀的杂物，想必再过一个月就会增殖成尸山血海吧。

简短地寒暄之后，就是正题。

“拉克，你来找我是有事的吧？”

没事的话，我也不会特地来找马卡龙。

“嗯，大学里的那件事。”

“大学里的啊……是指那个‘连续自杀事件’吗？”

“对，就是那个。”

连续自杀事件，并且还是进行时。

比如说，昨天12月21日，就发生了十起。

受害者没有丝毫共同点，自杀的地点和方式也没有丝毫共同点，但时间却集中在夜晚11点左右。是巧合吗？

也许一开始还能勉强用“巧合”来说服自己。

但是，随着事件的升级，从最初12月19日的五人，到12月20日的七人，继而到12月21日的十人，就算再怎么麻木的人也一定能看出事情有所端倪了吧。

毫无疑问，这个事件是超乎常识的“异常现象”。

这期间我也确实了解到了一个可能与这个事情相关的都市传说，一个关于“能将人逼到自杀的怪物”的都市传说。

按照都市传说的内容，这个怪物能让人在零点的时候变成凄惨至极的“异形”，并不让那些人寻求救援，受害者将会感受到强烈的恐惧，最后他们能做的就只是自杀了。

如果是这个都市传说变成现实了的话，也确实能说明为何那些受害者会在接近零点的时间段自杀了。毕竟无论是谁，想必在最后时刻来临之前都抱着希望。直到最后，他们才在强大的恐惧面前选择自我了断。

我此次前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和马卡龙讨论这个事件。

“怎么了，突然说这个……拉克你不是节能主义的拥趸吗？”

“本来我也没有意向去参与进去的，但据说你差点就成为受害者了不是吗？”

“从哪里听说的？我应该没和尼亚讲过啊……”

“我从一个大学朋友那里听说的。”

“不可思议诶——拉克你竟然有朋友了，你不是人间孤独传说的吗？”

那是什么悲哀的称号啊。

“总之确有此事对吧？”

“嘛，也不是什么大事……不过真没想到传得这么快，连一向不关心校园生活的你都注意到了。”

“我听说你和你的朋友遭遇了那个能让人自杀的怪物，然后你的那个朋友死了，而你活了下来并将已知的信息告知了警察总局的人。”

“说错了。”

“嗯？”

“那个死掉的人不是我的朋友，只是碰巧认识又是顺路而已。”

关注点怎么是这个啊……

“这个就先别管了，最重要的是你差点丧命这个事实。”

“嘛，从客观角度来看马卡龙我确实差点丧命来着。”

马卡龙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能详细和我说一下当时的情景吗？”  
意识到我打算深入这个事件，马卡龙首先露出了惊讶的表情，接着转为疑惑，最后转为恍然大悟，像是在解一道高等数学的题目。

“哦！拉克，你该不会是想解决这个‘事件’，抓住那个‘怪物’吧？”

一下子就猜中了！

“我确实是这样打算的。”

“呜哇哦！帅气！酷！”

马卡龙开心地为我鼓起了掌。

结果搞得我难堪起来了，老实说，我并没有预料到马卡龙这样的反应，所以只能硬着头皮说：

“总之你能先告诉我当时的具体情况吗？”

“可以哦，但也指不定会漏掉什么细节。”

“没关系，尽可能详细就好。”

于是马卡龙开始边回忆边讲述当时的情况：

12月21日的晚上6点左右，马卡龙结束当天课程后就走上回公寓的路了，而那位认识但不算是朋友的同学则是顺路和马卡龙一起步行。

一路上两人没有言语交流，而就在马卡龙走到公寓楼底的时候，一位高大的男性出现在了两人的正前方。

身穿风衣的高大男性一言不发地慢慢逼近，巨大的身形移动起来却消无声息。

要说脸部特征的话，只能说长得非常凶，尤其是眼神很吓人。

虽然眼前的画面没有一丝超现实的元素（至少表面上如此），但当时的气氛可谓是诡异到了极点。马卡龙和那个同学同时僵在了原地——马卡龙会僵住是因为忽然想起了超市的大促销活动（本人亲口这么说的），而那个同学估计则是单纯地觉得很可怕。

那位同学保持着不动的姿势，警惕地盯着那个迎面走来的男性。

男性看上去没有携带什么武器，周围也不像是能够躲藏同伙的人。虽然当时周围没有人，但好歹也是在公寓楼底，而不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小巷。

总之，完全没有害怕的必要不是吗？但这也仅仅是理性做出的分析。

大脑依旧被恐惧占领着。

这个时候该怎么做？转身就跑吗？万一对方只是路过而已，不是很不礼貌吗？也许那个同学是这么想的，所以也没有立刻逃跑。

但那位同学的文明之举反而成为了她丧命的理由。

“那个大个子男人突然冲上来，吓了我一大跳呢！那个同学明显是打算放声尖叫，但那个男人则在那之前就掐住了他的脖子，随即将那个同学整个举起来了——这个场面我记得在哪部电影里看到过。然后呢，那个同学发不出声音，所以只能拼命扭动身体。虽然我很想上去营救，但考虑到我的实际数值，也没办法做出进一步行动。”

就在马卡龙以为那个同学即将在窒息中迎接第二次生命的时候，那个男子突然松手了。那个同学在重力的作用下跌在地上。

看上去没有被杀死的样子。

接着那个男子开始走向马卡龙。就在这个时候……

“幽灵一下子就登场了，她不知不觉就站在我身后了。那个大个子看见幽灵的突然出现应该是吓了一大跳，踌躇再三后便决定离开。”

幽灵与马卡龙检查了那个同学的伤势，发现并无生命危险，但似乎精神层面上不太安定。眼睛睁得老大，眼球在不停打转，四肢在微微发抖，关节僵硬——仿佛再多放一分钟就会生化变异。

“我个人觉得这可能是癫痫发作了，幽灵也无法判别这是什么情况。所以我们商定就这样报警了，让警察来解决这个事情。”

然后就报警了，幽灵提前去马卡龙家了，马卡龙则是配合警察做了笔录。

笔录做完的时候已经是8点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很迅速？），马卡龙火速赶回家。这个时候幽灵已经自行打扫好了房间，顺便用冰箱里的食材做了一桌晚餐（原来除了我还有人用过这个厨房啊）。

于是这个事件就可喜可贺地结束掉了。

“后来我才得知，那个被警察送去医院的同学趁医生和警察不注意的时候翻窗跳楼了，不过好像是在晚上7点。好了，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吗，拉克？”

“没有了……谢谢。”

按照马卡龙的描述，这个高大的男人应该就是那个能够让人自杀的“怪物”了，虽然那个同学是在晚上7点自杀。但如果结合“怪物”的都市传说，只要在零点之前就是有可能的。

这个故事的信息量其实不算大，不然警察的笔录也不会这快就结束了。

不过至少能给出那个“怪物”，或是说“犯人”的外貌特征这一点就足够有价值了。

从这点着手的话，应该可以获得不少信息，而且幽灵也见过那个人，如果她有什么头绪的话也最好了。

如果幽灵也没法提供有用情报的话，那么就只能……

“拉克！”

马卡龙的声音把我从计划中扯回了现实，

“快过来啦！”

我往客厅沙发的方向看去，发现马卡龙已经瘫倒在了沙发的柔软下，只是直直地伸出一只手招呼我赶紧过去。

“怎么了？突然叫我……”

“过来一下。”

马卡龙的头从沙发的侧面探出，脸上不知为何挂着明媚的微笑。

有危险啊……尼亚那家伙在戏弄别人的时候也会挂上这种微笑来着。

我只能将信将疑地走到沙发前，俯视着躺在沙发上马卡龙，说：

“到底怎么了？”

“唔呼呼，拉克呀……”

马卡龙以奇怪的笑声开头，然后向我伸出了手，

“要不要也躺在这个沙发上？”

这算什么……福利时间吗？

“这个沙发没有那么大吧……”

“嘛，尽可能抱在一起就刚刚好了，至少尼亚的话是这样。”

啊？尼亚这样做过吗？

我赶紧搜索要被丢进焚化炉焚烧的记忆残渣，然后总算从上上个月的碎片里找到了这个场景。

竟然趁我不注意就对马卡龙出手了，可恶的尼亚。

“好了啦，赶紧躺下。”

不知为何，马卡龙今天似乎有话想和我说。

于是我顺着她的意思在沙发上躺下，然后抱紧了娇小的马卡龙。

我们闭着眼，额头碰着额头。

“然后呢，有什么事要说吗？”

在闭上眼睛的黑暗中我这么发问。

马卡龙则立刻就回答了：

“为什么想排除掉这次事件的犯人呢？”

果然是这个吗……

“因为不想看到你死掉，大概就是这样吧——不希望自己的恋人死掉，这应该算是‘正常’吧。”

“嗯，是‘正常’的哦，不过一般来说不希望恋人死掉也是出于自己吧？因为和恋人在一起很开心所以想一直在一起，继而不想让恋人死掉。但是拉克你和我在一起很开心吗？”

“很开心！”

“拉克，要说实话啦！”

“好吧，其实我不知道到底开不开心。”

“我也是，哈哈哈。”

马卡龙笑了起来，我也不自觉地跟着轻笑了起来。

“不知道，但至少不是无感。”

“既然如此，那么拉克你不想让我死掉是为了什么呢？我很好奇诶……并非是从‘正常’的角度，而是从你的角度告诉我吧。”

这丫头原来是好奇这个啊。

从我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很简单……

“如果你死掉的话……我恐怕就彻底没救了吧。”

仅仅是为了自己而已。

愿意为了马卡龙献出自己的一切，仅仅是为了自己而已。

人不可能为了别人而活，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幸福。但我所做的是更加低劣更加不堪入目的事情，毫无疑问地，我应该是个被封进棺材活埋的人。

“哈哈哈，哈哈……”

结果这丫头笑得更开心了，我也笑得更开心了。

是啊，真的很好笑。

“喂，拉克，你今天就在这里住下吧。你可以一直抱着我睡哦，不过由于今天是生理期，所以更进一步的事情就改日再做吧。”

“这恐怕不行，因为我今晚打算让尼亚去找幽灵问一下情报。”

“那就晚点去吧，你可以在这里睡几个小时，难得我们今天过得这么开心。”

“那倒可以。”

然后，回归平静。

我们两人不再言语。

于是，

我和马卡龙两人，

抱着，

闭着眼，

进入了伪造的梦中。

3

【艾米】

等回过神来时，第一感觉是……

“好冷！”

我用赶紧抱住自己的手臂来让自己暖和一点。

不过，我到底在哪里啊？

确认了一下四周，发现正好在自己家的楼下，于是当下决定赶紧回家。

虽然说是家，但实际上只是个相当简陋的公寓房。读大学的时候和哥哥一起住在这里，后来哥哥因为工作原因离开了，于是这间屋子便成了我的所有物。

一回到家我就急忙打开了空调暖气——虽然知道这样可能会破坏臭氧层间接造成北极熊的死亡，但如果不开的话估计我就会直接死亡。

“诶——原谅我吧，北极熊。”

自言自语着，我开始审视起自己目前的状况。

名字是艾米·道尔，二十七岁的女上班族，工作是自由插画师，也会给一些企业或者报社做平面设计，现在一个人独居。

嗯，至少没有忘记自己是谁——如果发了一下子呆就完全失忆了的话，那可真是倒霉到家了。

不过……

“我的外套去哪里了？诶——我记得外套里还有钱来着。”

虽说不算倒霉到家，也可以说是相当倒霉了。

难怪会觉得冷，原来是因为身上的大衣没了啊！是被小偷偷走了吗？也不对，我可是一直穿着那件大衣啊，小偷再怎么厉害也不可能在我毫无察觉的情况偷走大衣吧。

那到底是为什么？

应该说，我到底怎么了？

好像是……走在街上，接着就突然失去意识了……

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在公寓楼下。

这中间有个神秘的空白期，怎么回事……是我个人太健忘了，还是政府又在偷偷搞一些电波信号之类的实验吗（阴谋论）？

目前损失是，大衣和大衣里的钱。  
虽然那件大衣是便宜货，衣柜里有同款式的，丢的钱也不算多，但失去这些东西总归还是觉得心里难受。

算了——这次也没什么重大损失，就当是倒霉吧……不过如果以后这种“突然失去记忆”的桥段多次发生，那就得去关注一下了，说不定真的是阴谋论呢？

不过也有我诞生了第二人格这种可能性。

不管哪种都感觉很可怕啊，糟糕。

目前看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所以不用杞人忧天。

这个时候房间里也差不多被暖气完全控制住了。我伸了一个懒腰，然后连衣服都没换掉就一下跳到了床上，抱着被子开始享受这难得的悠闲时间。

平时我也没什么特别的爱好，一般就是练习画画，用哥哥送我的PS5机打游戏，再要么就是去人烟稀少的街道转转，随意地找一家酒吧喝点酒。

听说这座城市有一间“幽灵酒吧”来着，目击者也不算少。我自己倒是一次都没碰上，不过假如自己真的遇到幽灵酒吧的话，估计也会不敢进去吧。

毕竟自己是个除了某些方面外非常普通的人。

普通地上学，普通地毕业，普通地有了男朋友，然后又普通地进了一家大公司，结果因为受不了公司里暴戾的氛围所以普通地辞了职，现在则是普通地作为一个自由插画师勉强地活着。

小时候就完全没有幻想过自己以后会干什么干什么，但现在就更加迷茫了。

时常会想——自己剩下的时间都将这样过去吗？

虽然这样的生活不错就是了，但总感觉少了点什么。

而且少的是最本质的东西……用通俗的话来讲，那大概就是“激情”吧？

以前父母就经常夸我聪明，也会鼓励我说想要努力的话什么都可以做到。但是关键就在于这个“想要”上吧？

小时候就没有特别想要的东西，长大之后更是什么都没有了。

想要钱吗？嘛，也挺想要的。

想要恋人吗？这个随便吧，但两个人的话估计会有不少不方便的地方吧……

想要出名吗？这个绝对不要，我对站在聚光灯下有不好的回忆。

总之，我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东西。

父母对我这个在大城市独居的女儿想必也是非常不放心，每个星期都会来电话。一开始在知道我辞掉了大公司的工作后还数落了我一通，估计是在为我这个不孝女的未来发愁吧。

完全不像我这个没用的妹妹，据说哥哥在他的公司里节节高升，年纪轻轻就要成为一把手了，收入也相当可观。

这么说——假如我实在过不去，也可以靠吃哥哥的软饭过活不是吗？哥哥他的话，应该不会对我的米虫行径有什么怨言吧……可能。

然而当米虫也是一件对精神力要求颇高的事。毕竟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人类还没能做到完全剥离自己的负罪感——哥哥和父母在各方面都相当照顾我，我可受不了他们到时候投来的眼神。

“诶……呜呜呜……”

我将脸埋进被子里，先是叹气，然后又不自觉地回忆起了过去的那些事。

一次次的尝试，一次次的失败。

不管如何努力，也无法改变自己。

连自我欺骗都做不到，只能看着自己越来越接近死亡。

心脏的跳动像是正在处理番茄的搅拌机一样有节奏感。

大脑则像是被丢进黑色胶水里的石头一样沉重。

叹息着，我呜呜呜地像个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并且在意识到这个房间没有其他人之后大声地怪叫了起来——如果是在中世纪，我这副样子大概会被当成能与恶魔沟通的女巫被烧死吧。

无所谓啦，无所谓！烧死就烧死吧！所有人都烧死算了！

最近不是有个“连续自杀事件”吗？

据说是邪教仪式或者那种“一起自杀吧”的非法活动，当然也有人说是都市传说里的怪物在逼人自杀。虽然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关联的人在同一个时间段自杀很诡异，但再怎么样也至少不会往超能力、都市传说之类的方向思考啊。

我干脆加入进去……

呃，算了，反正我也没那个勇气。

把脸埋进被子乱蹭，鼻涕和眼泪粘在了被子和我的衣领上——不过现在是在我的房间里，所以这样子也无所谓。

就这样睡着也行。我伸了一个懒腰，翻了个身。

“啊……好饿……”

我看了一眼手表上的时间——下午6点左右啊。这个时间点确实是该吃晚餐的时候了。

不知道其他独居女性是怎么样的，但至少我家的小冰箱里只会出现啤酒、牛奶、果汁、冰淇淋、小蛋糕之类的东西——再说了，这个独居的小屋子根本就没有厨房这种概念，就连卧室和客厅都是一体。

毕竟哥哥是个相当精打细算的人，再加上我和他确实都不会做饭，所以选这么一个只把必要性点满的公寓间也只能说相当有他的个人风格呢。

我自己是非常随遇而安的人，也没有装扮房间的打算，所以住这里也觉得相当OK。

虽然很困，但考虑到如果这个时候睡着，大概率会在半夜因为强烈的饥饿感醒来——那样绝对会是地狱级别的折磨。

于是我当机立断地决定先立刻把晚餐问题给解决掉。

我翻身下床，在衣柜里翻出一件大衣，套上后带了一点现金。

随意地擦了一下被鼻涕眼泪弄得黏糊糊的衣领，在镜子前稍微审视了一下自己的脸，确认一切没有问题后就出门了。

一路上可谓顺利。

没有遇到拦路劫匪，

没有遇到车辆失控撞向人行道，

没有碰上当街斗殴，

没有出现路边的广告牌坠落。

虽然我二十七岁的人生中没有遇到过以上任何一种情况，但因为在新闻和社交媒体上看到过不少类似的悲剧，所以我依旧在心底里为自己的顺利到达拍手叫好。

遇到了一家中式餐厅，因为感觉好久没有尝过中国菜了所以决定在这里加满我的饱食度。

我推门进入温暖的餐厅，心里想着这份温暖也是建立在北极熊的痛苦之上。

餐厅的装潢不像是小说或者电影那样讲究中国要素，一眼看上去和普通的小餐馆并没有太大区别。

我稍微看了一眼菜单，惊讶地发现这家餐厅竟然也可以提供西餐服务，不过风评最好的是中餐——这么说，这家餐厅也不算是纯粹的中式餐厅了。

在经过一番可有可无的心理斗争后我点了一份披萨。

既然风评最好的是中餐，那么中餐的味道想必也很好吧。不过我个人是“味道什么的都无所谓啦，能吃下肚子就行”星人，所以对我来说中餐和披萨也没有太大区别。

我选披萨的理由仅仅是觉得这样标新立异而已。

在中餐厅（虽然不是纯粹的）吃披萨这件事，大多数应该都没有体验过吧，所以我决定试一试。至于这家餐馆的中餐，大可以留给下次来这里的我。

独自一人解决完披萨后我就原路返回了——接下来就是睡觉时间。

这个时候外面的天色已经非常暗了，路灯也亮了起来。

随着饱食度的填满，烦恼页短暂地忘却了——据说吃完饭后血液会集中在胃部，导致大脑变得迟钝，所以对悲伤的事情就没那么敏感了。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摄入了糖分，促进了多巴胺（也许是多巴胺吧）的分泌。

大概是因为我住的地方比较偏僻，等我走过几个街区时周围已经没有什么人了。

但也不是说没有行人，比如说刚才就有一个身穿风衣的高大男人从对面走来，与我擦肩而过。虽然只是狭路相逢的陌生人，但我还是特地留意了一下他——毕竟这人太有存在感了。

“啊……”

不知为何，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我不自觉地放缓了步行的速度，用手摸了摸脖子。

这种奇怪的感觉……这种奇怪的紧张感是怎么回事？

是因为附近没什么人的原因，所以担心遇到拦路劫匪，担心遇到车辆失控撞向人行道，担心碰上当街斗殴，担心路边的广告牌坠落吗？

我皱起了眉，不动声色地听着四周的动静，但除了黑暗中的风声和我的脚步声之外什么都没听到。

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种“不好的预感”……是因为自己一个人独居太久了，出现迫害妄想症了吗？不过，之前我也经常走这条路去找餐馆吃饭，为什么偏偏是今天？

莫名其妙……

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存在感强烈的男人，那个与我擦肩而过，连“一面之缘”都算不上，穿着风衣的高大男性。虽然怎么看都像是那种随时能掏出一把汤姆逊冲锋枪的黑手党，但遇到的时候他是从我的对面走来的。

也就是说，他和我步行方向可是完全相反的。

再说，我的交际圈还没广到能够惹上黑手党的麻烦。

不过，假如，我是说假如，假如这个时候我回头，发现这个男人在身后跟着我……

那我该怎么办？

喂喂，怎么可能啊……这一切都是我的妄想以及自我意识过剩而已，啊哈哈。

要确认一下吗？回头看一眼？

看一眼，背后是否有人跟踪……

不过，万一打草惊蛇反而让他直接跑过来怎么办？假如只是处在跟踪状态，那就是说不是立刻会有危险，但危险也肯定是迟早的。

身上没什么可以防身的东西，实在不行可以报警的吧……

总……总之先确认一下情况，确认自己是否有被跟踪吧。

稍微侧过脸，眼球转到极点，但也什么都没看到……啊不，看到了。

就在我经过一家因为经营不善而倒闭的便利店时，玻璃橱窗因为店内的黑暗刚好充当了镜子的作用。通过镜子的反射，我的眼球成功地捕捉到了“那个人”。

那个在我身后路灯下慢慢靠近的人影，那个高大的穿着一身风衣的男人！

“呃……”

差点左脚拌右脚了，但幸好及时调整了身体平衡没有跌倒——这个时候跌倒可不妙！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回家吗？不行不行，这样的话我晚上可就根本不敢睡了。

那可以去哪里？我有朋友吗？好像是有的吧。

我小心地拿出了手机，装作边走边玩手机的样子，查看起通讯录。

通讯录里，有父母和哥哥的……嗯嗯。

还有一个被标注为“F”的人……嗯嗯。

然后，

没了。

真是人间悲剧，我的通讯录里竟然只有四个人。

而且那个被标注为“F”的人是谁啊……为什么我一点对他的印象都没有？直接打电话过去吗？万一电话打过去了，听到对方的声音了，也还是没想起来对方是谁的话不是很尴尬吗？算了，我当即决定把这位神秘嘉宾“F”的事情留到以后的日程里。

考虑到我不怎么使用智能手机中“电话”的功能，我的通讯录里只有四个人应该是非常合乎逻辑的结果了。插画师的工作大都是通过通讯软件发送信息完成的，之前在公司工作时记录的电话号码也全都删掉了。

没办法，我决定先通过手机发送报警短信，只要大概说明当前位置和情况就可以了吧。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祈祷后面那位跟踪狂先生不要擅自冲上来。

希望警察能够在我到家之前就来呢。

结果就在我打算输入文字的时候，我听见了，

来自后方的，

不断逼近的，

轻微脚步声。

“嗯！？”

听到脚步声的瞬间，手机因为双手的突然僵硬而掉落到了地面——想必我的动摇已经显而易见了，既然如此，那身后的那个他也应该意识到“我已经知道他的存在了”这一事实。

真是糟糕啊透顶啊，我的口中漏出轻微的呻吟。

我顾不得手机，加快脚步，开始奔跑，并且迅速地往后看了一眼……

高大的身影，身穿一身风衣，但没有看清脸部特征。而在看见我开始跑之后，他也开始了加速——完蛋，要和这个高大的人比速度我可一点自信都没有啊。

脑子里又冒出了“要回家吗”的疑惑，但现在离我的公寓楼还有好一段距离，估计没等我跑到那里我就被抓住了……抓住会怎么样？唔，完全不敢想！

我和他之间有一段距离，应该可以拖延些时间。

虽然我个人身高高于平均值的，高中、大学的时候短跑和马拉松比赛偶尔有参加，生活作息很规律（经常睡觉），但如果问我能不能跑过身后那个壮汉的话，我只能疯狂摇头说：“何止是勉强，就是不可能啊！”

就在赛跑游戏开始后的第二秒，我看见了前方的拐角！

接着，在大脑决策完成之前，我就跑进了那个拐角。

我的公寓楼旁边有一片很奇怪的区域，住房的模样相当相似，小巷短且有较多分叉，也许就是因为这种布局，导致这片区域的居民也很少。之前不也说了吗，我有时候喜欢去人烟稀少的地方散步，说的就是这片区域。

记得我第一次来这边的时候还在抱怨这片区域建筑规划何等的不合理，但在多次散步、迷路和用手机导航找出路的经历后，我也算相当熟悉这片迷宫一样的区域了。

第一次，我在心中赞美起了某位奇怪的城市规划负责人。

我按照记忆，不断往“迷宫”的中心移动，并且时不时回头看那位跟踪狂先生是否赶上。

不过当我拐过好几个弯后，身后那个高大的身影就已经消失了。

这让我安下心来，但也不敢过于放松，稍微放慢速度后快步又走过了几个弯道。

再三确认周围没有脚步声后，我脱力地靠在了小巷的墙壁上，虽然墙上的污泥和灰尘会弄脏我的衣服，但我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

“呼……呼……哈……”

慢慢调整呼吸，脑中下意识地闪过我大学时跑完马拉松后的情景。

虽然很想就这样倒在地上，但那样子不仅会让身体变得更糟，还可能直接让我把晚餐披萨给吐出来。

休息了大概十分钟后，我支起僵硬的身子，再次听了听周围的动静。

最终才确认了除了头顶的老旧灯泡发出的轻微声响以外，确实没有其他声音了。

这大概就算过关了吧。

“诶……”

明明我向往的是没有遇到拦路劫匪，没有遇到车辆失控撞向人行道，没有出现当街斗殴，没有出现路边的广告牌坠落的“一路顺利”啊。该说是事与愿违吗……

今天好倒霉，不仅遇到了记忆断片，还遇到了追杀我的黑手党，手机还丢了。

难道说我断片的那段时间里参与了什么大事件吗？

“不太可能吧……”

对啊，不太可能。

我现在能做的貌似就只有赶紧回家锁好门窗了……不，对方有可能在家门口埋伏着我吧。

看来只能从这个迷宫绕出去然后找家便宜的旅馆住一晚了，到时候借个电话直接报警。

把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定下来之后，我就开始凭借自己的记忆在这个迷宫里继续行进。

双腿机械地运动。

双腿完全按照我的意愿，正机械地运动着。

一切正常。

不过，不知为何，有一种强烈的违和感。

为什么感觉我最近经常来这片“迷宫区域”呢？

搜索记忆的话，我近两个月好像没有到这里过。

但为什么我记得路怎么走？

再怎么说，记得也太清楚了吧，感觉已经是刻在脊髓里了。虽然记得这么清楚就目前来看是好事没错了，但总觉得……很违和。

像是忽视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像是忽视了什么特别重要、绝对不应该被忘记的东西。

“今天遇到的尽是怪事啊……”

明明对于我这种人来说，完全没有所谓的重要之物。

#### 妄想的居民骚动着迫近（12月23日）

0

事件开始追赶我们。

1

【尼摩】

在我说明我没有手机这种东西之后，幽灵从吧台下面直接丢了一台给我。

“这台手机送你了，虽然是二手货，但性能在平均线以上。”

因为是在幽灵酒吧，并且还是幽灵亲自给我的，所以这该不会是幽灵手机吧。

仔细观察的话能看见手机屏幕边缘有些许裂缝，屏幕上也留着刮痕。

昨天晚上的时候幽灵花了好长时间给我讲解了在酒吧二楼过夜的注意事项，有些倒是很正常，有些则意义不明，甚至有点毛骨悚然……这算新怪谈类别里的规则类怪谈吗？

比如说晚上1点之后就千万不能出房间门了，晚上睡觉也不要关灯，尽量不要往床下看，也不要打开窗帘什么的。难道这个酒吧里还潜伏了不少可怕的东西吗？

原以为幽灵是那种话很少的无口型角色，结果她意外地很健谈——介绍要点的思路相当的清晰简洁，时不时还会面无表情地开几个让人感受到寒意的冷笑话。

而对于我“这个酒吧里有其他可怕的幽灵吗”的疑问，幽灵则是表示“地下室里有一位。”要不是因为昨晚身体积累了不少疲惫值，我估计会因为那些幽灵就是不说的可怕东西睡不着觉吧。

不过要说起可怕的东西，幽灵酒吧和幽灵应该是最值得害怕的吧。

总之我按照她的要求老老实实地过完了一夜，但睡得不怎么好。

本来想在睡前整理一下现状，但刚躺下就昏睡过去了，估计是因为之前饿得晕倒过所以身体早就已经超负荷运转了。

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已经是早上10点了，幽灵看起来没有主动叫醒我的意思。

一楼的酒吧里已经塞满了爵士乐的旋律，幽灵还是那套装束，一个人坐在吧台前的位置上在一台笔记本电脑上敲打着什么。怎么说呢……这副场景竟然没什么违和感？

幽灵在幽灵酒吧里用笔记本电脑，本来应该是“妖精们在开会时批判超自然现象不符合科学原理”同等级别的诡异事件。但我却一点违和感都没感觉到，也许是因为这位幽灵小姐是新时代的幽灵呢？

左书名号·赛博幽灵会梦到电子幽灵羊吗·右书名号。

“怎么了，突然站在那里？”

也许是看我傻站在原地觉得很不可思议，幽灵停止了敲打键盘，将那张无表情的脸转向了我。

“我在想，早餐该怎么解决呢……之类的。”

“哦，早餐啊……你可以连同午餐一起解决掉。”

毕竟都已经这个时间点了。

失忆后的第一个晚上，同时也是迈向不健康道路的第一步。

“这个酒吧应该不提供酒水以外的服务吧？”

脑内的知识库告诉我有些酒吧会提供正餐，但考虑到这是“幽灵酒吧”，所以还是姑且问一句。

“那当然，我的酒吧不提供隐藏酒水单，不提供非法服务，不为反社会活动提供活动场所，所有饮料里都没有加可卡因，自来水完全经得起卫生局的突击检查，因为是幽灵酒吧所以不用交税，自然也不会有税务方面的问题了。无论是IRS、FBI，还是大军阀、独裁者，都没有权力叫停我的营业。”

“真强啊……”

“嗯，你能理解就再好不过了。”

我指的是面无表情地念出这么一长串台词的幽灵小姐。

昨天也是，好像一聊起和这间酒吧相关的话题就会格外健谈。但相对地，提到其他事情，幽灵的话就会简短不少。

虽然幽灵好像误解了我所说的“酒水以外的服务”（我的说法好像确实会让人误会），但既然都这么说了，也不好意思再问这里可不可以提供正餐了。

“你相当喜欢这个酒吧呢。”

幽灵对此则简短地“嗯”一了一句，就继续敲打起键盘了。

感觉她生气了……我说“你相当喜欢这个酒吧呢”难道算踩了地雷吗？

“如果你要吃早餐和午餐的话，你得自己去外面找餐厅了。”

突然，幽灵开口说了这么一句，她的手指依旧在键盘上飞舞，打字速度相当快（嗒嗒嗒嗒嗒）。

“哦……哦，那我随便找个快餐店就行了。”

“记得带上昨天给你的手机，要回来就打电话给我。”

“好的。”

“还有现金昨天也给你了。”

“嗯。”

“手机丢了的话就去市中心一家叫‘白昼’的咖啡店找那里的老板。”

“是……”

总感觉越来越像母子之间的对话了，然而实际上我只是一个昨天才被她捡到的陌生人而已。

总之，在做好万全的准备后，我走出了幽灵酒吧。

外面，是一条空无一人的小巷。

我刚想回头和幽灵吐槽这个地方根本不会有客人。

“消失了……”

我转过头去，看见的只有一面灰白的墙壁，那个放着爵士乐的酒吧仿佛一开始就不存在一样。

“哈啊……所以是幽灵酒吧啊。”

苦笑。

虽然幽灵反复和我说过，但实际看见这种超自然现象还是非常有冲击力的。

但也没被冲击到冷汗直流、双腿哆嗦的地步。

也许是因为我失忆过了，所以对这种奇怪的东西自然带有一种免疫力吧——因为失去了记忆，所以眼中的世界变得模糊了，也正是因为不再明确了，所以再怎么离谱的“幻觉”也可以接受了。

“准确点说也不能算是‘幻觉’……”

因为没有基础，所以什么都可以欣然接受了。

那我对杀人之类的犯法行为接受度又是如何呢？

我会到冷汗直流、双腿哆嗦的地步吗？

假如我即使面对那种场景依旧保持冷静呢？

算了，这种事情没有在现实中遇到的话也没办法确认，现在只是胡思乱想而已。

杂念排除——

决定先去解决午餐，既然幽灵说是这么一回事就是这么一回事吧。

这个世界，这个宇宙，这片天空，这条河，这条路……完全没必要为这一切都无法解明而困惑不是吗？

就算世界在明天要迎来终结，就算我失去了记忆，现在的我还是得优先去填饱肚子啊。

于是我走出这条巷子，在人行道上确认自己的方位，然后开始往看上去应该有食物的方向走去。

而在经历了将近50分钟的徒步后，我最后在一片由写字楼构成的钢铁森林里找到了一家快餐店。即使勉强在11点半之前就可以吃到我的早饭兼午饭，一路上的饥饿感对于昨天才饿晕过的我来说也简直是非人道拷问。

这次经历迫使我养成了在手机上查看地图的习惯。

当然，我也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最初选错了方向。

虽然很不想承认，但真实原因确是如此。正是因为我选的那个“看上去应该有食物的方向”实际上是美食城的反方向，所以我才沦落到差点再次倒在街边的境地。

不过，最后能够如愿找到快餐店，得归功于我的急中生智。

当我路过写字楼森林的时候，我就有了“这么多上班族，他们要怎么解决午餐呢”的疑惑，进而替那些快餐店商家看到了商机。于是我怀着“既然我能想到，那商家一定也能想到”的谦虚精神进入了写字楼森林，最后才在森林的深处找到了这家快餐店。

一想到自己的推理，连饥饿感都因为多巴胺（大概是多巴胺吧）的分泌而缓解了不少。

即便在最初的选择上失败了，却通过后续的努力赢下了败者复活赛。

“嗯嗯。”

强烈的成就感让我频频点头对我自己表示肯定。

就在我刚开始品尝胜利者（相对而言）的食物时，我突然看见了一个“瘦长”的男子正站在餐厅的中央四处寻找着什么，他的手里端着一份午餐。想必是因为这里人太多了，所以找不到位置吧。

我一边关注着瘦长男子的命运，一边吃着面前的意大利面。

“啊，对上眼了……”

那个瘦长的男子最终找到了位于角落独自进餐的我。也对，毕竟这个快餐店里唯一空出的位置就在我的正对面。

接着，瘦长男子果不其然地走向了我。他面带微笑地俯下身子，询问道：

“介意我坐在这里？”

“哦……那倒是无所谓。”

于是，午餐继续，不过是和一个陌生的男性。

瘦长如黑色火柴人的总体印象很难忘——身高再怎么说也得一米九了，躯干和四肢却给人一种纤细的而感觉。

火柴人，或者竹节虫吧。

还有就是这人的穿衣风格也非常有个人色彩——染成茶色的头发留得很长，身上穿着一套很合身的深色西装，戴着白手套，结果戴着一副太阳镜。

明明穿得很严肃，脸上却是一副反射着彩色光芒的太阳镜。

硬要说的话，像是一个正在度假的高级特工。

但现在这里是冬天，就算是度假也不用准备太阳镜，而且特工也不至于打扮得这么怪异。

“诶……”

在沉默不语的用餐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以这声叹息为开端，瘦长的男人向我搭话，

“其实我在拿餐点之前是看准了一个空位置的，我还把我的手提包放到了座位上。”

“你还带了手提包吗？”

我从上到下再次打量了一番眼前这个人，无论怎么看，他的身上都没有手提包这种东西。

“被偷走了，更准确地说是被抢走了。就在我付完钱转身的时候，我发现有一群年轻人正拿着我的手提包明目张胆地往外走，看见我在找手提包之后还把包在我眼前晃了两下。而且正是因为包被拿了，所以那个空位置很快被占了。”

啊……这就是所谓的小混混了吗？

“你追上去了吗？”

“毕竟已经手里已经端着午餐了，所以就决定先把午餐吃完再想办法。”

好豁达的态度！

倒不如说，有点迟钝？

“和午餐比起来手提包更加宝贵吧！”

“是这样或许没错。但对方有好几人，我只有一人，而且我对我的身体素质也没有什么信心。无论从跑步还是打架方面看，我都毫无胜算。而且我确实是饿了。”

这理由……

“这么说也没错啦，不过你还真是淡定啊先生。”

“我也是第一次来这片区域，这个地方和RPG游戏里的禁忌森林一样七弯八绕的，我也不想立刻追上去，万一找不到回来的路不是很糟糕吗？”

“那你的手提包怎么办？”

“只能报警了，接下来就是相信警察总局的办事效率了。反正那个里面装得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而且那个手提包很旧了，我也早就想换掉了。”

虽然怎么听都觉得是在自我安慰……

好可怜啊这个人。

“真是随性潇洒的生活方式啊……”

“是啊，如果不在这种事情上随性一点的话，人可是会承受不住时代灰尘的重量的。”

时代灰尘的重量啊……

“如果承受不住会怎么样呢？”

“那就Game Over了，一般带有压力值或者理智值设定的游戏里，如果压力值爆满或者理智值归零的话不都是直接放片尾名单了吗？”

闲聊到这里，我和瘦长的男人已经吃完了午餐。

既然是陌生人，那么现在就是分别的时候了。

“那么，现在就马上报警吧。”

男子一边说一边微笑着拿出手机，开始输入报警短信。

甚至是现在才开始报警！

三十秒后，他收起了手机。

奇怪的大人。

脑中突然闪过一个想法。

一般来说，我和他再次见面的概率应该无限趋近于零了。也就是说，这也许是我和他这辈子见过的最后一面了吧？剔除掉戏剧性的元素，任谁都会这么想。

既然不会再见面了，那么说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也无所谓吧？

脑中的想法转化为实际上的冲动。

也许是被这个男人随性的态度打动了，或者也许是因为其他什么。

其实在昨晚，我也考虑过是否应该和幽灵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都市传说啊……

一想到幽灵小姐自称“幽灵”，再加上每次和她说话都有一种莫名的紧张感，所以最后还是没有提出自己的“问题”。

至于尼亚·安德塔小姐，更是直接Pass掉了——就算和她商量也大概会被她嘲笑吧，不，是一定会被她嘲笑。

但是眼前这个瘦长的男人也许能稍微和我在这个问题上聊两句。

这种感觉就和占卜一样吧？在早晨朦胧的时候站在十字路口的拐角，用东西遮住脸，向遇到的第一个人询问自己的恋爱运势如何——脑内的知识库的一本漫画里提到过这个占卜方式。

所以我叫住了那个男人：

“能稍微问你一个问题吗？”

“不要太复杂就行，我待会儿也有工作要做。”

“要工作的话，你其实可以不用等我的。”

“我的工作时间很有弹性的，基本上只要最后指标达成就万事OK了，所以在你身上花个十分钟其实没什么问题。”

那就好，看来遇到了一个相当友善且平易近人的人。

“简单地说，假如你突然失去了所有的记忆，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也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和朋友，孤身一人在大城市里。后来通过好心人的帮助虽然勉强解决了温饱，但到底应不应该去寻找过去的记忆呢？”

“那还用说吗？记忆对任何人都很重要啊，既然当前不是战争之类的极端情况，那么还是得试着去寻回吧。”

就是说在战争之类的极端情况下，再怎么重要的东西也得去丢弃。

沉重的假设。

“但万一，过去是一些不好的事情呢？就像开盲盒一样，盒子里可能是礼物，可能是炸弹，可能什么都没有。”

“那就先试着开一个小口子吧，稍微看一眼盒子里的是什么，然后再通过看到的做下一步决定。什么都没做就开始担心未来的话，最后只会寸步难行。而且稍微对盒子里抱有一点期待和信心不也是挺好的吗？如果察觉到里面的东西难以承受就赶紧丢掉，如果觉得里面的东西很美好，那就继续。”

“如果不好就立刻丢掉，不觉得这样不负责任吗？”

“没必要愧疚，除非记忆恢复了，不然那些东西都和你没关系。”

这样啊……

不过我一开始也是打算去寻找记忆，这是已经定好的。

只是在昨晚思考问题的时候突然想到了这个而已。

如果盒子里打开是炸弹，我该怎么办？

或许我向这位陌生人询问，也只是想让随性且潇洒的他再推我一把。

“总之谢谢你的回答了。”

“哦，顺便问一句，那个失忆的人该不会就是你吧？”

瘦长的男人微微前倾身子，像猫头鹰一样盯着我。

“不是，只是突然想到这个奇怪的问题而已，不用担心。”

我对他说了谎，不想与他再产生什么交集。

没错，正是因为一开始就假定了“我们不会再见面”这个前提我才询问了他。况且接下来就是我自己的事了，完全没有麻烦他人的必要。

“哦，这样啊。”

男人微笑着，看样子没有怀疑我的谎言，

“真是可惜，本来还想提供一点微不足道的帮助呢。”

嗯？为什么要这么说？

按常理来说，陌生人遇到这件事不都是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原则为主吗……

还是说，这位是个超出“常理”的“好心人”吗？不会吧，这种“好心人”应该已经全部转行去做新型诈骗生意了。

该不会他的主业是圣人，副业是上班族吧……

结果反而让我起了警戒之心。

“原来你是那种会对陌生人伸出援手的社会志愿者吗？”

“不，小哥，实际上我是个警察，虽然只是个文职人员。”

嗯？嗯？

嗯？

说着，瘦长的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了警察证——这种情形让我一度产生了我立刻就会被抓进监狱的错觉。

先是失忆，再遇到幽灵和龙卷风（尼亚），然后登场的是警察啊……

这样啊，真是奇怪又经典的配置，好像很多电影里都有这种情景。

就在我被脑内旋涡搅拌得神志不清时，那个瘦长的男人接着说：

“我的名字因为工作原因所以不方便透露，如果不介意的话你可以叫我C。”

“啊……好，好的，C先生。”

没有被缠着要联系方式，也没被询问什么问题。

一分钟后，我和C先生离开了这家快餐店并走向了不同方向。

我回头看了一眼火柴人先生的背影——看样子应该不是新型诈骗分子了吧，也就是说他大概率真的是警察。

我关于他“像一位正在度假的高级特工”的猜测竟然还算精准。

警察被小混混抢走了手提包……真是奇怪的故事展开方式。

嘛，还是别想他的事情了，毕竟以后也不会再见面了。

“先稍微看一眼盒子里的内容……嗯，不错的建议。”

同时，也要感谢这位不会再见面的先生所提供的宝贵建议。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该怎么过呢？

我是打算在晚饭过后再打电话让幽灵来接我，所以整个下午都是空出来的。

初步计划还是有的，首先列举一下要做的事情……

“生活需要钱，所以要找工作。”

“一个星期后会幽灵被赶出来，所以要找住处。”

“记忆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还得找记忆。”

这是是什么探索游戏吗，所有东西我都得去找……

说起来，好像有一个电影导演说过故事就是“想要某个东西——去某地寻找——遭遇挫折——克服——找到东西——角色发生改变”的循环。

诶……为什么我脑子里都是这些奇奇怪怪的知识啊，失忆前的我难道是那种很博学的人吗？

完全不懂。

我看了一眼扎根在我旁边的写字楼，高耸的建筑如同只剩下骸骨的巨人，要把我踩成二维生物。若有若无的无力感让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感觉呕出了百分之一的灵魂，

“说是要找，要从哪里开始找起呢？”

2

【艾米】

虽然现在的工作是插画师，但也不代表我喜欢绘画。

虽然我以前学过钢琴和吉他，但也不代表我喜欢音乐。

我是一个无法喜欢上任何事物的人。

虽然也曾试着改变，但都以失败告终。

以后可能还会有新的尝试，但这种事还是交给未来的我吧。

毕竟，你看，现在的我很忙……

昨天晚上匆匆找了一家廉价旅店住下，用身上仅剩的一点钱付了住宿费，然后借旅馆老板的手机报了警。那边的警局接线员态度很好，说会立刻派遣人员调查的，让我放心。

做完这些事后我才总算睡去了，今天早上起床后享受了一下旅馆里不好吃的免费早餐就离开了。不，在离开之前还遇到了那件事……

在我经过前台的时候，旅馆的老板叫住了我，说有我的电话。

是警察打来的吗？

我最后还是接过了老板递过来的手机，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相当沉稳严肃的声音。

“是艾米·道尔小姐吗？”

“哦，是我。”

“我是警察总局的警员，因为一些原因不能告知真实姓名，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称呼我为C。”

“嗯，C警官，是吧……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警察总局在昨天晚上接到了你的报警，所以有些事情还需要向你确认。你报警的理由是遭遇了可疑分子的跟踪，对方身材高大，身着风衣，是这样吗？”

“嗯，没有错。”

“实际上，我们警方在刚刚已经成功抓捕了那个跟踪者，现在他正在我们的审讯室里接受审讯。根据监控摄像头以及小姐你提供的证言，几乎可以百分之百确认了。”

“嗯？办事效率好高……”

明明是吃税金饭的！

“毕竟是吃税金饭的——不过按照流程最后还需要你亲自来确认一下。时间的话，大概今晚6点钟如何？”

“好晚啊……”

“如果不方便真是抱歉了，毕竟对于这个案子还有许多疑点需要整理。具体来说，我们怀疑这位被逮捕的跟踪者，可能还与其他一些案子有关。”

“这样啊。”

“请告知你的地址，6点钟的时候会有警员上门拜访的。”

“嗯。”

然后，我如实说出了我的地址，C先生又问了一些程序性的问题。

最后C先生以“感谢你的配合”为结尾挂掉了电话。

哦……

本来还在担心今天能不能回家，结果没想到事情这么快就解决了——出乎意料啊。

不过C先生也说了，这个跟踪我的罪犯可能与其他事件有关，如果是所谓“其他事件”的危害非常大的话，也不是不能理解警察总局对这个罪犯的快速行动了。

比如说，流窜在外的连环杀人凶手，选择我为预定受害者，誓要将我分成N等分……结果被我提早发现，并且还被我在那片“迷宫”区域里甩开。接着我向警方报告了这个杀人犯的行踪和样貌，没错，当时的警察方也许正焦头烂额地寻找这个杀人犯的踪影，结果我的出现提供了相当有用的信息。于是警察总局迅速集结人手，突击式逮捕，中途还与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展开了死斗，不过还是在昨天晚上完成了逮捕……大概就是这样吧。

“好蠢……”

不小心自我吐槽了起来。

如果把我刚刚妄想出来的桥段写成小说，那主角肯定就是那些努力寻找杀人犯的警官了，而我则是在小说末尾才突然出现的目击者，就像游戏里的一次性NPC那样——生成，进场，完成动作，离场，消失。

所以我会说“好蠢”。

既然已经几乎百分之百确认了，那我也不用担惊受怕了吧——我可不相信我有能力撞上那接近于零的概率。就像对于数学家来说π是无限不循环小数，对我来说就只是3.14而已。

所以我在接到C警官的电话后就立刻往家的方向走去，顺路去找了一下我的手机，尽管不抱着希望，但还是按照记忆在道路上仔细寻找。

“竟然找到了……真神奇。”

我在路边的墙脚找到了那部手机，看来是我脱手后还被那个那个跟踪者踢了一脚。应该是在追我的时候一不小心踢到的，结果就是这部手机滑到了墙脚。

我试着重新启动，还能用。

似乎，除了手机屏幕被刮花了一点外，没受多少损伤。

还能用吧……我用随身带的纸巾擦了擦手机上的尘土，然后将手机放回了我的衣服口袋。

不幸中的万幸是不用花钱买新手机了。

然后我就回到了家，这一次是平安且成功地到达了。

我像往常一样换下衣服，打开空调暖气，去卫生间冲澡。

完成粗糙的人体宏观清洁工作后，我又从“277.15开尔文粒子宏观平均动能维持装置”拿出了几天前丢进去的草莓蛋糕，切出一小块后坐在床上吃了起来。

打开电视屏幕，里面放的也都是些我看不见摸不着的新闻。某位伟人曾说过，另一个国家的战争可能还没你脚趾撞到桌脚重要。不过我还是没有切掉新闻——就算作为一个独居且靠谱的成年女性，也还是需要保持与社会最基本的联系。

吃完蛋糕后继续看新闻——当然不觉得新闻有意思，但不觉得无聊就是了。

新闻栏目进入休息时间后我就开始玩PS5机里的游戏。大多数游戏是哥哥玩过的，他说这些游戏够我玩到下辈子了。

玩腻了就开始看书，从书架上抽几本书买来的书开始随意地翻几页。

中午，拿上钱去昨天去过的那家餐馆吃中国菜。

吃完了回家。

回家之后再打一会儿游戏。

游戏玩得累了睡觉。

睡醒后又觉得饿了。

于是拿上钱去外面找餐馆吃晚餐。

吃完回家。

看了眼时间，才5点整。

6点钟的时候会有警员上门，所以我得自行消磨掉这中间的一个小时了。

我坐到电脑前，开始冲浪。

假如哥哥还在，他也许会吐槽我今天一天都没有工作。

不过就算这么说，我也只能无奈地耸耸肩……

毕竟已经快要到圣诞节了，拒绝资本家压榨才是正常。再者，上个月收到的大量圣诞节插画订单也让我赚到了一小笔钱，所以还没有主动去找生意的必要。

一般来说，圣诞节应该回老家和家人团聚吧。

嗯。

今年我也是以不存在的工作原因推掉了。

我们家里不知为何除我以外都是工作狂，可能是因为哥哥把父母工作狂的那一面继承掉了，所以我只继承了父母懒散的一面。

如果是哥哥，无论什么问题都会正大光明地解决掉。而如果是我，那么无论什么问题都会无限制地拖后——至于什么时候解决，这个得看未来某个虚无缥缈的契机。

我和哥哥的关系一直不错，直到某个节点之后……我们的关系变得有些尴尬。

哥哥想必是想和我面对面好好地聊聊，但我则不太想和哥哥见面。所以从好几年前开始，我就没有回过家了。

总之，就是有点不知该怎么面对哥哥。

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也没办法不是吗？

“啊……又是这个都市传说。”

就当我无聊地注视着论坛的盖楼盛况时，我看见了一个有关都市传说的帖子。

大致内容是最近的连续自杀事件全是出自某个“都市传说”的手笔。

啊，又来了，完全没有可行度的东西。

虽然完全没有营养，但我还是开始浏览这个帖子里的内容。

其中有一条是这么问的：“昨天好像没有发生集体自杀事件，难道事件就此停止了？”

昨天12月22日，没有发生自杀事件啊……

倒是发生了一起与跟踪有关的事件呢，当事人（我）还差点遇难，呵。

这个条之后立刻就有回复：“就是因为神出鬼没所以是“都市传说”。”

这么说也没什么不对就是了。

我又重新看了一眼这个“都市传说”的内容，概括一下就是：

从前有个性格阴暗的怪物只能看见世界的本质，所以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变得丑陋无聊。这个怪物就这样生活在一个无聊的世界里，所以它决定戏弄人类。它向人类下达诅咒，告知人类他们会在零点的时候变成可怕的异形，也告知人类不能向其他人寻求帮助。那些人类无法承受起这种强烈的恐惧，所以纷纷自杀了……

大概就是这样的内容。

该怎么评价呢？

或是说该从哪里开始批判呢？

“首先，世界的本质就一定是丑陋无聊的吗？”

不一定吧，比如说无聊的分子可以堆积成一个漂亮的女孩，也许从微观的角度来看确实是只能看到无聊的分子，但所谓的“从微观角度看到的”也不一定就是“本质”。宏观上的美好和微观上的无聊，两个没有可比性，没有孰高孰低，更别提什么“本质”了。

“然后，为什么就决定戏弄人类了？”

一点逻辑都没有，深入去想的话只能猜测这是个极度反社会的怪物，不过既然都已经是怪物了，那么反社会一点反而是符合人设吧？总之，为什么怪物要戏弄人类这一点完全是莫名其妙不是吗？况且，这也根本不叫“戏弄”啊，想要杀人就直接杀啊！难道是因为普通的杀人狂已经不配成为“都市传说”了？那这个行业的竞争压力也是很大啊……

“最后，为什么人类就一定无法承受住恐惧了？”

只是变成异形而已，也没说变成异形之后会怎么样。因为胆小所以逃避现实的人，或是为了活下去甘愿变成非人之物的人，应该有的吧？为什么所有人都选择了自杀！明明自杀是件极其需要勇气的事，比如说我就绝对不敢自杀。人对死亡的恐惧，难道一定比人对“成为异形之物”的恐惧要弱吗？

分析完毕，得出结论——

这篇都市传说简直就是新世代的地摊文学，根本经不起推敲！

就连我这个非专业人士都能看出一大堆逻辑不通的地方，只能说明进步空间很大。

假如之后能通过广大网友的创作为这篇都市传说打上诸多补丁，使其逻辑自洽的话那就最好了。那样的话，这篇都市传说应该也能迸发出别样的力量吧。

我在心中默默为这篇都市传说加油，不过心里又升起了一个疑惑：

究竟为什么要出现这种都市传说呢？

所谓一切社会现象均有其深层次原因……

这个都市传说也有吗？

也有吗？

不知道。

想不出来，谁让我是非专业的。

突然，

叮咚——叮咚，叮咚——叮咚。

门铃在这个时候响了。

我看了眼时间，还有十分钟才到6点，不过来者应该就是警员了吧？

看来愉快的网上冲浪时间到此为止了，我站起身，走向门的方向。

开门前看一眼猫眼，外面一片漆黑……

为什么？难道是有人恶作剧往我家门上贴了什么东西，导致窥镜被遮住了？

电子门铃“叮咚——叮咚”地发出无机质的声音。

不知为何，有种心里毛毛的感觉，好像那个站在门后按门铃的人很危险一样。

这种奇怪的感觉我也不算陌生，毕竟要说起来的话，昨天晚上就遇到过！

“嗯！？”

我微微皱眉，往后推了几步。

门铃还在叮咚地响着，但总觉得毛骨悚然。

总之先打电话确认一下！

我拿出口袋里屏幕被刮花的手机拨打了报警的紧急电话，因为不知道C先生的电话号码，所以只能拜托接电话的警员了。电话接通后，我和接听的警员说我要找C先生。

一开始还担心对方会不会不知道“C”是指谁，结果对方立刻就说：

“哦，是艾米·道尔小姐吧？”

“嗯？……嗯，是我。”

“C先生特别交代了，如果是你打来电话的话，就立刻通知他。请稍等一下。”

电话被挂断了，连续不停的门铃也中断。

嗯？

C先生知道我会打电话给他？为什么……

我死命地盯着被刮花的屏幕上，那确切无误的通讯记录。

确实是警察总局的电话，接听的人也说了C先生——那么至少可以排除“C先生其实不是警察”的可能性了吧。

既然是警察的话，应该没问题吧？

自己没有干过什么犯罪的事情，税也有好好交，晚上出去散步时就算没车也不会闯红灯，连垃圾都有好好分类，不管怎么看都是一身干净的良好公民。

而且C先生也说了，昨天跟踪我的那个人已经被逮捕了。

没什么好怕的吧？

但这种感觉是什么？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可能是我太紧张了吧，也就是轻度的PTSD……嗯，应该是这样没错。”

然后，手机响了。

手机的电子铃声在屋子里响了不到一秒我就按下了接听键。

对面的声音也是C的声音没错……

“你好，艾米·道尔小姐，有什么事想要确认吗？”

“有是有……”

“你是想问现在在你家门口敲门的人是不是警员吧？”

“嗯。”

“请放一百个心吧，站在你家门口的那个人就是警员。不用顾虑，罪犯已经被我们逮捕了。”

“那好吧……”

我慢慢向门的方向靠近。

没有门铃，没有气息，简直不敢相信对面站着活人。

这大概是我的错觉吧，外面其实站着的是例行公事的警员，在做完该做的事之后就会离开。

咔哒一声，C先生挂断了电话。

我将手机放回口袋里，然后，一鼓作气，打开了房门。

“哦，原来如此。”

我看着眼前的人，陷入了沉思。

虽然与想象中的有点出入，但还不算惊讶。

正所谓，墙上的猎枪一定会击发。

眼前的人……外貌描写让我们一笔带过，简而言之就是那位“跟踪者”先生。

呜啊！（棒读.jpg）

真是好令人惊讶啊！（浮夸的演技.jpg）

好吧，如果要说到戏剧性的话，这样子反而是意料之中吧。

那么看到这里的观众朋友，有多少猜对……

“呜啊啊啊啊啊啊啊！”

男人向我伸出的手打断了我复杂的心理活动，我丢人地发出惨叫。

我赶紧向后躲闪，结果反而失去平衡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好了，这下彻底没救了。

再见了，爸爸妈妈还有哥哥，虽然推掉了和你们的圣诞节晚餐，但我还是很爱你们的（大概）。

男人再次向我伸出了手，看样子要这样拧断我的脖子。

要死了呢。

嗯，要死了？

啊，没死。

手停止了，被另一只手拦住了。

“啊？”

我呆呆地抬头，在我的正上方，是一张颠倒的脸。相当可爱的女孩子呢，但脸上却挂着柴郡猫一样的坏笑。要说我为什么会看到这张脸，用仅剩的一些脑细胞想想也知道……

这个陌生的女孩子，站在了我身后。

男人似乎如临大敌，急忙向后退，而那个女孩则一步步向前。

女孩越过瘫坐在地上不能动弹的我，站在了我的前面。

我迅速组织语言：

“你……你是谁？”

“正义的使者，现在正从事保护市民的夜间活动。”

“你从哪里进来的？”

“窗户啊，4楼的风还挺喧嚣的。”

“你从窗户进来的？”

“啊哈☆”

后面那个☆是什么鬼东西啊！

“还有一件事，我的名字是尼亚·安德塔，是个天才杀手，不是某个阴郁得要死还以拉克·拉斯特为名的说谎侦探。”

那个拉克什么的又是谁啊？

“好了好了，小姐你就现在那里坐好吧，我接下来要收拾这个家伙。”

说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名为尼亚（？）的女孩一个箭步向前，压低身子钻入高大男人的怀中。然后，在那个瞬间，那个尼亚挥动手臂的瞬间，我看清了尼亚手里拿着的东西。

漆黑的匕首。

男人对此迅速做出了反应，侧身闪开，并借势挥出拳头……

不，没有挥出，只是卡顿在了挥出的瞬间。

不知为何，好像机械突然产生了故障一般，高大男人的动作突然卡顿住了。

尼亚抓住这个空隙，挥下纤细的手臂。

下一秒，男人犹如一节一节倒塌的铁塔一般倒下了。

先是腿部，

然后是腰部，

最后整个人后仰倒地。

尼亚则是举起拳头，开心地喊了一声：

“完胜！”

我扶着墙壁，支撑起颤抖的身子，微微向前，这才看清了倒在公寓过道上的那个男人是什么状况。他的四肢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已经分别被插入了四把漆黑的匕首，应该是这四把匕首通过破坏肌肉成功限制了男人的活动，让男人倒下。

不，匕首甚至很有可能直接刺入了骨头间的缝隙。

也许是因为过道上亮度不够，又或许是那个男人本身穿着一套深色风衣，场面并没有特别血腥。连小说中常有的“铁锈气味”都因为冬日的寒冷没有什么存在感。

“小姐，你叫什么名字？”

尼亚挂着微笑向我打招呼，我这才看清尼亚的样子……黑发单马尾，黑色为主色调的衣服，点缀金属小挂件，脚踩靴子。

我突然想起了哥哥之前在墙上贴的某位摇滚明星的海报。

“艾米……艾米·道尔。”

“哦，艾米·道尔（Emy·Dor）啊，是do re mi三个音合并后（doremi）对半分（dor emi）再颠倒顺序（emi dor）。你或者你的父母喜欢音乐吗？”

什么……

原来当初我父母是这样给我起名字的吗？故意配合道尔（Dor）这个姓氏……  
“算了，不管这个了，艾米小姐。你能去楼下等等我吗，那里应该有一位长得很像幽灵的小姐，你就在她的车上等我吧。”

面对尼亚的指示，我只是木然地回应着。

“哦……哦。”

有一说一，我现在还不太能跟上剧情展开的速度。

不是，也太快了吧。

这就是小说里常说的“急转直下”吗？

但是，这不是梦境，而是真真切切的真实。

所谓“真实的急转直下”不就是“坠落”吗？跳楼，自杀，之类的。古人曰：“坠落杀不死夏洛克·福尔摩斯。”我显然不是福尔摩斯，这么说，我不就必死无疑了吗？诶，可怕。

此时，尼亚的声音再次传入耳中：

“喂——喂——呼叫，呼叫，听得见我在说什么吗？”

恐怕是看我没有要迈开脚步的意思，所以在确认吧。放心，我听到了。

我假装思考了一下（实际上脑内一片空白），然后点点头，转身往楼梯的方向走去。

尼亚看到我的反应不知为何很开心，对我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就在我走下楼梯的时候，我回头看见尼亚走向了那个男人，同时说着：

“接下来让我们谈点事情吧……”

是打算在询问几个问题后结果对方吗？这种情形在电影里很常见呢。

话说，尼亚是自称“杀手”的对吧……

那不是很危险吗？

要逃走吗？逃不掉的吧，不可能逃得掉吧。

那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

我要去哪里……

爸爸、妈妈、哥哥、朋友、同事、公司、辞职、插画、音乐、圣诞。

恐惧、餐馆、晚餐、警察、跟踪、罪犯、杀人、游戏、冲澡、草莓、蛋糕、窗户、冰箱。

可怕、杀手、匕首、黑色、夜晚、楼梯、月亮、十字、扶手、铁管。

神灵、艺术、画作、鸟笼。

旅馆、现金、手机、划痕、破碎、逃跑。

可能、死亡、悲剧、社会、电影、屏幕。

迷宫。

大脑中的词汇混合成了一团浆糊，填补了原本一片空白的思想。

我带着这浆糊一样的大脑走下楼梯，脑中突然想起了那个都市传说的“怪物”。

它真的应该被称为“怪物”吗？仅仅是因为具有能逼人自杀的力量吗？

事实上，拥有逼人自杀这种可怕力量的“东西”不也很常见吗？

比如说社会、人际关系、战争、无聊的自尊、悲剧、无解的真相、绝望等等，也全都可以逼人自杀。

方式也各不相同，凭什么只有这个都市传说里的“它”要被称为“怪物”？

没头没尾地思考着。

身体也随着思绪摇晃起来。

视野因为身体摇晃也变得扭曲。

“我究竟怎么了？还有……”

巨大的文字旋涡里，这个疑问被瞬间淹没。

还有……

还有？

从15岁起就束缚着我的“触感”在瞬间收缩，

我晕了过去。

3

【拉克】

现在是下午3时23分，还有7分钟就是我的工作时间了。

为了维持住生计和学费，我被迫干起两份工作内容大同小异的兼职——客观都是换着法子被当作廉价劳动力压榨而已。

据说流水线工作之类的单调、高强度劳动会摧残人的精神，卓别林的《摩登时代》里也有提到这个社会问题，但为了生活也确实没办法。

除了兼职之外，我还接受别人的委托，以“侦探”的身份去帮助别人调查某人某事。

正所谓生活除了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我的行动纲领也并非是金钱至上或委托人优先，只是粗糙的“按心情行动”而已。

比如说，昨天晚上我指示尼亚去找了幽灵，询问幽灵是否知道“连续自杀事件”的情报。

由于我不擅长应付幽灵，所以交涉交给了尼亚。

幽灵告诉尼亚，她昨晚找到了“莉莉·露露”，而这次集体自杀事件的受害者中似乎也有莉莉的“梦”。之后幽灵还提供了“莉莉·露露”的位置。

光是这些情报，就已经非常有价值了。

莉莉·露露，又称“点缀世界的梦”。以一人为百人，又以百人为一人。兼具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庞然大物，宛若某个盛大戏剧的观众代表一般突兀地盘踞在城市之中。

脑中想到的第一个词语是“跗骨之蛆”，不过倒是没有贬低莉莉·露露的意思，只是如同字面意思一般是“脑中想到的第一个词语”罢了。

“莉莉·露露”没有所谓的“本体”，所以“已经有所意识的梦”基本上就等同于“莉莉·露露”本身了。而幽灵提供的“位置”就是指向了某个“梦”。

在开始调查事件的时候，我并没有第一时间想到莉莉·露露的存在，这并非是没有原因的。莉莉的梦在这座城市的总人口中占比不多，全盛时期也就7%左右。理论上来说，因“集体自杀事件”而死去的二十多个受害者中有一个是“梦”的概率不算大。其次，就算得知了莉莉的梦也成了受害者，要找到“莉莉·露露”确实也是件难事。

幽灵说，前天晚上她出门时正巧目击了一起自杀事件，而这时刚好出现了一个女孩，如果让那个女孩看见自己和尸体在一起的话，自己就会被认为是目击者了。

被认定为目击者的话，会很麻烦。

以避免麻烦这个简单的理由为目的，幽灵将她自己和尸体一起“幽灵化”了。一般来说，那个女孩是注意不到那具尸体的，可是，她却“看到了”幽灵和尸体。

就连其他“都市传说”都无法看穿的“幽灵化”，为什么这个女孩能看穿呢？

然后，幽灵得出了结论——这个女孩和这具尸体都是“莉莉·露露”的“梦”。幽灵化的双方可以互相看见，而由于女孩和尸体的“联系”，所以在幽灵将尸体“幽灵化”的时候同时也将女孩“幽灵化”了。是故女孩能看见尸体和幽灵。

于是幽灵告知了那个女孩她就是莉莉·露露的事实，经过提醒，女孩意识到了自己是“莉莉·露露”的同时，成为了目前的“莉莉·露露”。

“梦”意识到了自己作为“梦”的事实，于是“梦”成为“做梦的人”本身。

成为莉莉·露露之后，那个女孩和幽灵闲聊了两句就分别了。

分别的时候，莉莉是这么说的：

“趁着还记得自己的名字，我得赶紧去和老朋友见个面了。”

而那个所谓的老朋友，就算幽灵不说我也能猜到。我也曾和莉莉、马卡龙杂居过一段时间，所以对莉莉的交际圈还是有所了解的。

在成为“莉莉·露露”之后可以同时获知所有“梦”的记忆和体验。那么，只要让莉莉回忆那个跳楼自杀的“梦”，至少能明白事情发生的具体经过。说不定还能直接确认那个“能逼人自杀的怪物”的真面目。

因为昨晚尼亚玩得实在是太晚了，为了补足睡眠时间，我只能花整个上午在床上。

起床的时候已经是下午1点多了……实在难以恭维是正常的作息呢。

既然要兼职的话，那么留给我去和莉莉对话的时间理应更加紧张，然而实际上并非这样。

要说为什么的话，那是因为莉莉口中的那位“老朋友”就是我目前要去做的兼职的老板。

“啊哈☆拉克（Luck）你真走运（lucky）……”

脑海里不知为何闪出尼亚的身影。

我看了一眼手表，距离3点半还有5分钟，应该是足够的。

已经打电话确认过了，莉莉现在就在老板的家中，现在过去刚好。

老板是一位十足的艺术家，精通绘画、雕刻、园艺、音乐，最近似乎是在琢磨各种奇怪的“艺术创作”——我的工作内容则是替老板搬运各种材料和作品（非常重）以及给屋子打扫卫生，时不时还需要充当一下实验品为艺术捐躯。

一言蔽之就是照顾起居的保姆类角色。

说到照顾起居……我的脑中又闪过了马卡龙凌乱的房间。

老板的身高在女性中应该是偏高的类型，金发碧眼，但为了创作便利所以剪了短发，戴着圆框眼镜，穿着衬衫和牛仔裤，围着一条浅色围裙，但就算围了围裙也还是能在全身各处找到彩色的颜料斑点。

看上去是个平易近人的艺术家，但实际上这位老板的性格非常恶劣，兼具艺术创作者的高傲和新世代年轻人的叛逆，能够很直白地表达自己的好恶。

虽说表里如一算是传统意义上闪闪发光的优点，但那如同宝石燃烧一般的闪耀却对适合生活在阴湿环境下的生物并不友好。所以，在我的眼里老板她是个难伺候的主。

“而且还住在这么诡异的地方……”

老板从来没有出过家门（至少我的认知里是这样的），这一点又让我想起了马卡龙。

据老板所说，个人的闭门不出是为了世界的和平。一开始我并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当初还是莉莉为我解释，才让我稍微理解了一点。

这位老板也是一个“都市传说”，据说有着能让内心有缺口的人疯狂迷恋上她的特质。如果她在闹市区走上一圈，就会有人为了引起她的关注而开始无差别杀人。

虽说如此……

“那我倒是只觉得你是个性格恶劣的家伙，没觉得你有那么大的魅力。”

有一次我对老板她这么说道。

“这么说还真是没礼貌，信不信我现在就炒了你，性格恶劣的小鬼？”

“对不起，老板。”

“不过，能迷上的人得有‘内心存在缺口’这一前提条件，莉莉不会迷上我是因为人格健全。至于你的话，大概是因为你的内心已经千疮百孔到‘非人’的范畴了吧？”

即使我自认为是个无可救药的人渣，被这样直接点明也还是颇为郁闷。

总之，正是因为老板她的这一特性，她将自己软禁在了她的房子里。假如不出意外的话，她的下半生应该也是在她的房子里结束的吧。

换言之，那栋房子就是她的坟墓。

要到达那栋房子首先要进入一片类似于“迷宫”的区域。

这片区域的房屋很没特点，几乎可以用“千篇一律”来形容。房屋与房屋间的道路又像是人类的毛细血管，光是走进去十分钟不到就让能人分不清前后左右。也许就是因为这迷宫一般的布局，这里几乎没什么居民。

由于之前来过这里好几次了，所以我还是勉强能分辨道路并向正确的方向前进。

老板的房子在一个隐秘的角落，那里乍一看是死胡同，但实际上是利用人的错觉隐藏起来的一条道路。可能是当局考虑到老板的“特性”，所以就算开启手机上的地图导航也是看不见这条暗道的。

拐进这条暗道之后的路就变得很简单了，千篇一律的房屋逐渐稀少，视野也逐渐开阔，达成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效果。继续往前走就能看见那个和老板有着同等级怪异的建筑。

老板称这栋建筑为“鸟笼”，但建筑的上个主人对其的称呼似乎是“噩梦馆”。

简要介绍from老板：

“这栋建筑从外面看的话是圆柱体上方加一个半球，也就是所谓‘鸟笼’的样子。屋里的装饰有很多‘鸟笼’的元素，地下室也是一个天花板上挂满鸟笼的空间。还有很多没什么用的机关，比如画框后的暗道。把这里作为软禁自己的地方，我的品味相当不错吧？”

这栋建筑的设计者是个很有名的日本建筑师，姓氏是式崎，名字是千织，其设计特色就是一些华而不实和孩子气的机关。

好了，事前介绍到这里已经不知不觉间占据了2500多字的篇幅了，让我们快速切入正题吧。

“刚好是3点半啊，你这家伙还真是当代社畜的杰出代表，但凡一个不小心都会早到一分钟呢。不容易不容易，要不要我给你一朵小红花？”

我刚到达“鸟笼”就听见了老板对我的冷嘲热讽——这就意味我的工作开始了。

“老板你今天好闲啊，亲自来门口迎接我。”

“‘哼，才不是为了你才这么早过来迎接你呢！’假如我这么说，你会有什么反应？”

我恐怕会立刻饮弹自尽。

“这算什么傲娇的万能句式……靠这种公式化的东西是塑造不出深入人心的角色的，真正打动读者内心的角色应该是自然而然出现的。”

“好了好了，别在那里耍嘴皮子了，拉克小哥。如果你不立刻开始工作的话，我的创作可是要陷入停摆危机了。”

说着，老板指了指门前那些摆在地上的形态各异的纸箱子。

由于老板她的“特殊性”，为她派送各种物品的人员基本上都会被当局明令禁止进入屋内，以避免与老板相遇。听说在我出现之前，都是老板和莉莉合力将各种物品搬进屋内的，不过也正因为是和友人亲自搬运，使得老板在创作过程中会束手束脚。

但自从遇到我这个同样不被老板影响的存在后，老板就以金钱为诱惑开始使唤我。

比如说现在……

“全部帮我搬到工作室，谢谢。”

全部搬到工作室，说得倒是轻松……

我先挑了一个扁平的纸箱子开始搬运，心想着这里面大概装着什么油画吧——既然只是画的话，也应该重不到哪里去。

事实并非如此。

就像出色的捕食者会伪装成毫无防备的猎物一样，扁平的纸箱凝聚了超乎想象的质量。

“呜哇……哈哈……这是什么？”

没想到我刚将它举起，就差点整个人连同纸箱一起倒地了。

“这个啊，是画而已啦。”

“究竟是什么画，难道你的画框是用黄金做的吗？”

“没有画框啦，画框在另一个纸箱里。”

“那这个画究竟是什么妖怪？”

“用钢管、水银和撬棍做成的平面画。”

没错，正是因为有了我这个廉价劳动力，老板才愈加大胆地使用这种重量级（各种意义上）的材料。

“话说，老板……”

“怎么了，你这样突然和我搭话很恶心诶，想扣工资了吗？”

老板双手抱胸，靠在门框上，不高兴地皱着眉。

“我来之前也在电话里和你说过了，我有些事情想找莉莉·露露，她现在就在屋内对吧？”

“她现在正在我的卧室里睡大觉呢——昨天晚上开女子派对开得太晚了。”

莉莉的出现往往是突发状况，她们不可能提前筹划，所以说她们是当场决定开派对的吗？

当机立断，随性而为。真有老板的个人特色呢。

“就你们两个人？”

“还有‘白昼’咖啡馆的那几个人。拉克，你不觉你问题有点多过头了吗？”

这语气怎么那么像是高中里的不良少年在勒索钱财……

嘛，算了，无所谓。

我继续开始搬运起纸箱。

莉莉·露露在快要5点半的时候才揉着惺忪睡眼出场，我则是因为肌肉的乳酸堆积而不能动弹。叹气……下次一定得说服尼亚也来帮我。

“辛苦了，这是给你的饮料。”

老板递来一个杯子。

我有气无力接过，然后动作僵硬地开始吞咽。

“说是饮料……不就只是冰水吗……”

连进一步吐槽的力气都没有了，我一口气喝完了冰水，然后瘫坐在了老板为我拉来的一把椅子上——顺带说一下，老板让我坐椅子是因为她不想让我身上的汗水污染她家的沙发。

“拉克好久不见啊，你今天看上去很虚弱呢，明明尼亚那么有活力。”

穿着水手服的短发高中女生向我打招呼。

而且不要擅自把脱力的我和尼亚那个柴郡猫比较！

“好久不见……莉莉……上次见面的时候你还是个大学女教授来着……”

虽然我现在确实虚弱，但依旧有力气可以对话。

“哦，那个啊……那个‘梦’的结局是因为肾病早早死掉了。”

“抱歉让你回忆起不好的东西。”

“啊哈哈，没事没事，反正这些死法我早就体验过了。毕竟上一个‘梦’不达到结局的话，我也没法进入下一个‘梦’。”

高中女生打着哈哈，完全没有上次以女教授见面时的稳重。

大概是因为“梦”醒之后对上一个“梦”的体验就像看一部电影一样，所以当某个“梦”成为“莉莉·露露”之后，性格上也几乎不会有什么变化。

就算演员发生变化，角色也不会偏离剧作家撰写的人物设定。

回到正题。

“所以呢，拉克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希望你能告知我有关‘连续自杀事件’的情报。”

“哦……是从幽灵那里听来的啊。”

“最好能直接告诉那个‘怪物’的真面目。”

“可以啊，因为之前的那个‘梦’正好也是看见了那个‘怪物’的真面目。”

“嗯？看见了吗？”

“是的，之前的那个‘梦’是一个大学男生，结局则是大学男生因为遭遇‘怪物’而被迫跳楼自杀。拉克你应该知道这个‘怪物’的‘都市传说’吧？”

“嗯，能够逼人自杀的怪物，这真的变成现实了吗？”

“大概是，因为‘梦’的遭遇完全符合这个怪物的‘设定’呢。怪物在图书馆的门口抓住了‘我’的手腕，让‘我’看见了人变成异形后的样子，接着告知‘我’如果不在零点前自杀就会变成那样，还警告我不能向他人寻求帮助。不过我也有一个疑点……”

“什么疑点？”

“那个异形啊……顶多就是B级片的水平啊，现在的‘梦’去回顾上一个‘梦’所见的异形，也只觉得‘有点恶心，有点可怕’而已。但反常的是，上一个‘我’似乎很害怕，害怕得愿意通过自杀来逃避。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确实，最初在阅读这篇都市传说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会那么害怕？

我所能想到的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是那个‘怪物’施加的‘诅咒’本身就有让人恐惧的属性，就像EW小姐的那样。”

“哼……EW啊……”

老板轻蔑地哼了一声。

EW是名为“魔女”的“都市传说”，与老板的“特性”完全相反，拥有能让“内心有缺口的人”感到恐惧的特性。如果是EW小姐在闹市区走上一圈的话，估计就会有人因为过度恐惧而陷入疯狂，进而将自己的肠子扯出来（B级片的那种）。

老板和EW两人不仅在“特性”上完全相反，性格上也完全相反，所以老板才会那么讨厌EW。填补缺口的“圣女”与撕裂缺口的“魔女”，两人可谓是水火不容。

联想到EW的特性，对“怪物”的属性有这种推测也相当合理。

莉莉对此也点头表示肯定，说：

“嗯，这么想也很有道理——然后，还有什么可能性呢？”

“第二种可能性，也许那个‘诅咒’让受害者体验到的不仅仅是‘看见异形’这一点，还有其他更难察觉的东西。比如说对受害者进行‘如果你不自杀，你就如何如何’的心理暗示，让受害者不得不自杀，而这个暗示不一定是‘会变成异形’这么简单。但又因为是心理暗示，所以受害者不会意识到，从莉莉你的角度来看就自然而然会认为是受害者因为害怕‘变成异形’而自杀，事实上受害者可能连自己在怕什么都不知道。”  
虽然提出了这两种可能性，但却依旧无法解决问题，我只能希望这个“问题”对事件的最终解决没有什么直接影响吧。

“都很有道理啊——真厉害，不愧是大侦探！”

莉莉对我竖起了大拇指，露出了赞许的微笑——至少比尼亚那家伙的“微笑+大拇指”有诚意。

“我不是什么大侦探……嘛，算了，无所谓。我们赶紧来讨论一下最关键的问题吧，关于那个怪物的‘真面目’。”

“那个……拉克，我能问个问题吗？”

“请说，莉莉同学。”

“你要调查这个事件，找到那个‘怪物’的正体，是打算杀了它吗？”

“如果我估计它的危险性过高的话，我确实会杀了它。”

“是为了马卡龙吗？”

大概……应该……

至少……可能……

姑且……表面上……

是为了马卡龙……吧？

“没错，是为了马卡龙。”

虽然心里很犹豫，但说起话来还是那么自信——不愧是我这个人渣。

听见我的回答，莉莉自顾自地点点头，说：

“哦，话说回来，那个‘怪物’的样子还挺显眼的——高大的男人，深色风衣，很凶的眼神，大概就是这样。上一个‘梦’中的‘我’似乎是因为太恐慌所以没看清，但现在回顾的话就能清楚地看到了。”

高大的男子，深色风衣。完全符合马卡龙的目击报告。

既然已经有两份情报指向这位风衣男的话，那么“怪物”应该就是他没错了。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寻找”了。

寻找，找到，对话，理解，然后杀死。

除了“杀死”之外完美符合传统推理小说的侦探形象。

不过将杀人的罪犯交给警察也可以说是一种“杀死”吧，社会层面上的终结。

“莉莉，你能找到他吗？”

“两个小时前我在市中心看到过他，虽然身材高大，但做什么动作基本上都不会发出什么声音，实际上在人山人海里没什么存在感呢。”

两个小时前啊……至少知道他还在这附近，这就够了。

既然都已经锁定嫌疑人了，那么寻找也不用急——前提是他没有再对马卡龙产生什么威胁。

“嗯，非常感谢，莉莉——这次就当是我欠你一个人情了。”

“我呢？”

在此时试图趁机进一步压榨我的剩余价值的人是老板。

“老板你就算了吧……”

体力此时也恢复得差不多了，我支撑起身子，打算就此告别。

“那么我先告辞了。”

“拜拜，下次见，拉克。”

“下次记得早点来干活，拉克。”

走出“鸟笼”的时候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下来了，看了一眼手表。

“5时45分啊……”

虽然我和莉莉这次的谈话只有二十分钟左右，但收获很大。

实际上，二十分钟，用社交软件通信或者直接打电话就可以了吧。但因为莉莉每次进入下一个“梦”都是对电话号码、社交媒体账号的一次大更换，而且她也不想设置什么“莉莉·露露专线”，所以也不行。

肚子差不多有些饿了，毕竟因为起得太晚，早餐和午餐是合并在一起吃的，下午又从事了大量体力劳动，会觉得饿也是意料之中。

接下来，该去吃什么呢？

伸了一个懒腰，我慢悠悠地走出了“迷宫区域”，走到了正规的道路上。

吃什么呢？

啊……

刚才，从我眼前走过去的那个人。

高大的身材，穿着风衣，虽然看不清脸，但想必也是有着凶恶的眼神。

我寻找的目标，就在一秒前从我身边走过去了。

脑海中又浮现出了尼亚的身影。

“啊哈☆拉克（Luck）你真走运（lucky）……”

闭嘴，不要再玩这个梗了。

我叹了一口气，

慢慢地跟上了那个男人。

“嘛，算了，无所谓——首先得通知尼亚，让她赶紧登场。”

视野内，男人进入了一栋公寓楼。

然后，

视野内，男人按下门铃。

#### 语言和世界的本质（12月24日）

0

逻辑充满世界；世界的界限也就是逻辑的界限。

1

【尼摩】

直到正午12点的时候我才开始吃午餐，这次我按照正确的路线到达了美食城，并在一家快餐店点一份汉堡——虽然听说一直吃快餐不能算是健康的生活习惯，但我也懒得烦想这么多。

话说啊……

为什么每次轮到我做第一人称出场的时候我都在找吃的东西或者正在吃东西！

考虑到小说发展的节奏，不觉得我这个人物形象有些过于跳脱了吗？

算了，也许我就是作者出于一时兴起随意加入的吧。

不过这真的是有可能的吗？在创作小说的时候，作者真的会一时兴起地加入一个没有作用的角色吗？不会吧……这势必会破坏整个作品的统一性。

所以创造者在创作时最好遵循“如无需要，勿增实体”的原则。

那么是否也可以理解成，如果有实体，那么就一定是有所需要的呢？

这也不对，这个逻辑前提的条件是“有一位创作者”吧？如果要想让“如果有实体，那么就一定有所需要成立”成立，就必须首先证明这个世界上存在一位“创造一切的神”。

而要想证明神的存在，首先得给“神”下一个定义。

比如说，神是全知全能的。

比如说，神是三位一体的。

比如说，神既是全，又是一。

如此这般，

但这些定义又并不完全。

全知全能的一定是神吗？

三位一体的一定是神吗？

既是全，又是一的一定是神吗？

还是说，具备了以上所有条件的就一定是神了吗？

所以还需要进一步证明。

但想必最后的最后也是没有结果的。

因为无法证明，所以让我们姑且先把“神是否存在”这个问题高高挂起，忽视这个问题。

不过既然已经忽视了这个问题，那么思考“如果有实体，那么就一定是有所需要”这个结论是否正确也变得没有意义了呢。

总而言之，就算我这个角色存在于此，但也不能清楚地明白我这个角色是否真的是“必需的”。

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我也许是必需的，也许不是必需的。

“废话啊……”

我将手中的纸巾揉成了一团，丢在了空餐盘上，然后离开了快餐店。

按照之前的计划，我优先得处理掉住所和收入两个问题，不过如果能找到记忆，那么这两个问题也许能立刻解决。

昨天我花了一整个下午的时间在街头游荡，凭借大脑中模糊的感觉驱使双腿到处走动。希望能走到一个“啊……这地方应该是我失忆前的家吧”的地方，或是遇到一个能一眼认出我的人。但很可惜，就结果而言，我只是花了好几个小时像个无业游民（事实也确实如此）一样在这座城市瞎转悠了一个下午。

如果能知道我当初“醒来”是在什么地方就好了……

因为那时候的记忆非常模糊，等我有意识的时候我已经走了好一段路。但如果能找到我发生“失忆”这一事件的地点，那么想必也能找到和自己有关的线索。

总不可能我是在模糊中从虚空世界靠步行走进这个世界的吧？

昨天晚上7点的时候我在便利店里买了一点面包和饮料，一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像流浪汉一样吃完。接着考虑到各种原因，我决定打电话给幽灵。

和幽灵说明了自己想要回去的意愿后，幽灵问了我在哪里。过了一会儿，幽灵指示我去公园旁边的一个小巷里，在小巷的尽头，是一扇与环境格格不入的木门。

酒吧还是和我早上离开的时候一样，爵士乐慢悠悠地回响在温暖的空间里。

幽灵坐在吧台前的椅子上手拿一本袖珍本在阅读。看见我进门，幽灵放下书，用没有温度的眼神看向了我，被那双眼睛盯着，总觉得自己像是犯了什么错一样。我向幽灵打了一声招呼后就往楼梯的方向走去，结果在那个时候……

“尼摩，今天来了一位客人。”

“嗯……”

我原地站定，咽了一口唾沫。

虽然是幽灵酒吧，但也还是酒吧，有客人应该不是什么特别要和我说的事情……难道今天来了一位可能与我相关的客人吗？

“是位女士，现在就住在你旁边的房间。”

“嗯……”

我点点头。

结果幽灵在说完这句后，又拿起了袖珍本开始读了起来，一副“我的话已经说完了”的架势。

“说完了？”

“说完了。”

幽灵甚至都没有放下书，只是冷淡地回答道。

“嗯……”

“因为怕你被吓到，所以姑且先和你说一声，那么晚安。”

“嗯……”

只是想告诉我隔壁多了一个邻居而已，也不是不能理解。

叹了一口气，走上了楼。接下来的时间就得在房间里消磨掉了。我登上二楼走道的时候，还特地往隔壁看了一眼，门下的缝隙确实透着光。与其说这里是酒吧，不如说是旅馆了吧，专门接待各种怪人吗？

“嘛，虽然最后都没有见到那个邻居。”

后来尼亚还专门敲了我的房门，我刚开门就被她挤了进来，她丢下一叠书后就去了隔壁——看来只是顺路来看望一下我，不过也多亏了这叠书让我能消磨掉睡前的时光。

书的类型倒是多种多样，有绘本，有文学评论集，有诗集，还有一本推理小说集，感觉不像是尼亚那种类型的人会看的书。而且这家伙到底有没有看书的习惯也是个问题。

总之昨天算是安然无恙地度过了，没有找到什么，也没有失去什么。

没有发生不可思议的事，只是发生了理所应当的事。

今天早上七八点就起床了，下楼之后竟然发现幽灵一个人在吧台前吃早餐。

也是那时候我才知道这家酒吧是有厨房这种东西的，不过似乎是“要吃的话请自己做”的原则，所以我又去便利店买了几个面包。虽然就味道而言相当无趣，但考虑到人所需要的物质成分，面包已经完全足够了。

接着就是继续昨天下午的闲逛，但依旧一无所获。

硬要说的话，我唯一的收获就是发现了一片很有意思的区域。

一开始是误打误撞走进去的，结果发现里面的建筑单调得可以用诡异来形容，不管走到哪里都只能看见几乎一模一样的风景，要不是靠着手机上的导航软件，我估计就要饿死在里面了。

等我走出那片区域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一点了，于是我随意找了家快餐店吃了午餐。

接下来就是更大一圈的寻找了，不过说是寻找也只是漫无目的地乱走而已。要找的东西没有具体形态，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已经错过了好几个关键的机会。

不过总比一个人待在公园的长椅上发呆好，于是我又迈开脚步，通过煞有介事的动作来为自己赢得一些微不足道的安心感。

我是谁未知，

我从哪里来未知，

我要到哪里去未知。

简直是噩梦开局。

如果进入游戏后还能调整难度该多好。

又或者系统AI检测到我无法行动所以自行降低难度，将答案送到我眼前。

“如果答案真的送到我眼前……”

如果那个“盒子”真的摆到我面前，最正确的选择是稍微拆开一点然后向内窥视吧。

算了，现在想这个也没用。

答案是靠自己得到的，只有问题才会主动找上人。

现在的我与其说是去寻找答案，倒不如说只是为了不被新的问题追上罢了。

我一个人在街头走着，看着四周的行人——他们有些人和我走着相同的路，有些则是拐去了不同方向，有些从前方走来，和我擦肩而过。我的“状况”想必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能理解吧，因为人类是无法真正知道别人在想什么的。

所以人类才会寻找各种方式去传达自己的想法，去理解别人的想法。

我想起了昨天看的某篇文学评论，作者所评论的那本书叫《尤利西斯》，是本我不仅没看过，甚至都没听说过的书，所以在看这篇评论的时候会试着通过评论去猜测《尤利西斯》这本书讲了什么。

我记得这篇文学评论好像就有这么一个句子，大致意思是只有文学才能让一个人类去了解另一个人类的所思所想，就算是再怎么抽象的意识，也可以用文字表现出来。

但也仅仅是表现出来而已。

就像是架起了一座桥，但要走完这座桥到达彼方也要求读者必须具备一定的能力。

现在的我站在人行横道的一端，旁边是保持红色的信号灯与同样在等待的人们。

那些人们知道他们自己要去做什么，要去完成什么……这样吗？我不知道。

思绪随风飘舞，然后在现实与思考的交织中，那个身影一闪而过。

如同漆黑刀刃一般地，一闪而过。

我急忙从无休止无意义的思考中回过神来，发现旁边的信号灯已经变成了绿色，人们也开始往前走去。不过这些倒不是重点，重点是那个身影。

还有一天就要圣诞节了，天空是白色的，灰色的，青色的。在这片天空下，那个身影显得非常自然，又极其具备攻击性。

那个身影从人行横道的那头走来，走向了站立在原地发呆的我。

来者我当然认识，因为我刚刚的思考就是源于她，或是说源于她送来的书。

“Hola！尼摩船长啊，好久不见。”

说是好久不见……明明昨天晚上才刚见过。

“嗯，尼亚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来找你啊，要不然呢？”

穿着打扮上像摇滚明星一样的尼亚走过来，抓起了我的手。我下意识想要抽回来，但没想到对方握力惊人，像工厂里的液压钳一样冰冷地抓着我的手腕。

一般来说，被女生突然抓起手腕是一件浪漫的事情，但前提是那个女生与你是同等的生物。

“好了好了，船长先生，不要试着挣脱了，在深海世界里探索亚特兰蒂斯时这可是你的救命绳索啊，哈哈。”

不怀好意地笑着，尼亚轻松控制着我的手腕，以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轻松语气说道。

假如正如她所说，我的救命绳索是这样被她抓着手腕，那我还是宁愿切掉它然后选择死亡。

周围经过了几个年轻人，他们看见抓着我手腕微笑的尼亚，纷纷投来了或羡慕或嫉妒、或冷漠或仇恨的目光。喂喂，不要误解了我和尼亚的关系！硬要说关系的话，应该认为尼亚是绑架犯，我是被绑架者吧。

“所以到底找我有什么事？”

“少年，这里人多眼杂，我们去适合聊天的地方聊吧。”

为什么突然用一种很低沉的声音这么说……

不过她这么说也没错就是了，当街站桩大谈人生这种行为还是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外。

而且本来我也没有打算去哪里一说，所以被这样拉着和尼亚走也无所谓。

于是我保持着被她拉着手腕的状态，来到到了一家名叫“白昼”的咖啡店。虽然一路上姑且有在反抗，但正所谓人类徒手是比不过工业液压钳的，所以最后我只能无奈地被她拖着走到了目的地。

店门口，尼亚很认真地转过脸，保持着微笑，

然后，如同随口一说：

“进店之后不要和除了我之外的人讲话，否则就砍了你。”

她在和我说话。

语气相当普通，像是朋友之间的玩笑话。

但那背后是真真正正的杀意。

轻巧、精细的杀意。

真的会被杀的。

会被刺穿、碾压、剁碎。

寒意让我的肌肉紧绷。

在这种杀意的压迫下，我只好点头同意。

这家店该不会是什么黑帮干部的秘密聚会场所吧。一边这样想着，一边被尼亚领着进入了咖啡店。

实际进入咖啡店就会发现这里的客人很多，整体氛围让我想起了幽灵酒吧。但也许是因为幽灵酒吧基本上没有什么客人，所以没有这家咖啡店那么有亲切感。

简而言之，这家咖啡店看不出一点“黑帮干部秘密聚会场所”的感觉。反而，很正常？

那尼亚让我不要和别人说话是为了什么？

尼亚拉着我走到了咖啡店的角落，那边的桌子中央摆着“已预约”的牌子，我刚想说这个位置已经被人预约了，尼亚就已经提前一步将牌子推到了桌子一边，然后大大方方地坐下了。

“干嘛突然用看不良少年的眼神看我？这个桌子是我预约的。”

直到坐下，尼亚才松开了她的钳制，实在难以想象那条纤细的手臂可以爆发出那种“咬合力”。

我只好在尼亚的对面入座。

我刚坐下，就看见尼亚对着前台的方向招手，一位女服务员立刻来到了桌边。尼亚快速地说了一串也许只有她自己听得懂的数字代号，结果服务生心领神会地点点头，然后退回到了前台。

“你们刚刚是在对暗号吗？”

我下意识地发出吐槽。

“哎呀呀，船长先生，就算失忆了你也应该知道去医院看医生是个什么事情吧？”

“知道是知道……”

“船长先生，你想想看，医生在写病历的时候不是就划了两笔吗？结果另一个医生也能识别出这两笔所蕴含的信息，从而实现工作上的信息对接。这个你也知道吧？”

“你是想说你刚刚说的那串数字是这家店的特殊语言系统吗？”

比如说第一个数字代表种类，第二数字代表量，第三个数字表示额外信息之类的。

“嘛，可以这么说。不过我真正想说的是，你不觉医院里那帮医生在这方面很像机器人吗？他们将信息压缩成几条线，然后再由其他医生读取，这不就像是机器人将信息压缩进一个二维码，然后另一个机器人通过扫描得知信息吗？”

“怎么突然提到机器人了，刚才的话题不是这个吧……”

尼亚突然夸张地显露出失望的表情，连连摇头，像是在说“孺子不可教也”的高中老师，说：

“就好比要论证一个结论，需要从最原始的定理开始一样，外行人确实无法理解这两者的联系。但是，老师我说话一定是很有条理性的，现在说的话表面上是话题跳跃，实际上都是为了给最后的结论做伏笔。”

说着，尼亚老师摊开手，像是在表达“这么简单的定理你还不能理解吗”地耸耸肩。

啊。

怎么办，好想吐槽。

忍住。

不行，忍住。

算了，不忍了……

“你一开始也没有什么结论想表达的吧！”

说到底，最开始还只是我想调侃一下她那说暗号一样的点单方式。

“怎么会？我刚才试图以工作人员的特殊表达方式为切口，和你大谈特谈资本运转对社畜的异化。列宁先生就说过‘无法理解某一社会现象深层次原因的人，注定成为这一社会现象的牺牲品’嘛，我正试图在社会的污浊中保护你这朵高岭之花呢。”

谁是高岭之花啊……

“列宁肯定没说过这句话吧。”

“好像说过，好像没说过，我们不妨先假定他确实说过（笑）。”

尼亚再次露出了那种不怀好意的坏笑，我立刻就知道了她是在拿我寻开心。于是我面无表情地保持了沉默。

“尼亚看见尼摩不继续吐槽了，露出了‘变聪明了啊’的扫兴表情。”

“喂，旁边还能直接念出来的吗？而且你也知道你的表情很具体啊！”

结果还是接了她的话。

尼亚前倾身子，用手撑住半边脸，说：

“还是尼摩小哥聊起天来有意思啊。拉克那家伙啊，我稍微延伸一下话题就开始和我说‘闭嘴’，幽灵对我的东拉西扯也没有反应，只会简单地敷衍两句……诶，就是因为我身边的这帮人都太聪明了，所以我才不容易掌握话题的主导权啊。”

“这意思就是说我太笨了喽！”

“相对来讲呢。”

呃……

感觉话题越来越偏了，不知不觉间就已经注水了将近1000字了。

两杯黑咖啡如期而至，被摆在了我和尼亚的面前。

我喝了一口，很苦，但也没有苦到面部扭曲的地步。

“呜哇，好苦……”

结果说出这句话的还是尼亚。

这么苦就别点啊。

尼亚又喝了一口，然后皱着半边脸说了一句“好苦……”

然后又喝了一口，然后又皱着半边脸说了一句“好苦……”

然后……没有然后了，尼亚清了清喉咙，说：

“那么，开始谈论正事了。”

确实，尼亚在大马路上把我抓住就是为了和我说些什么。

我也放下咖啡，摆出专心聆听的样子。

“那么，先说结论了，尼摩小哥，因为这是和你有关的，所以请认真听好。”

卖着关子，不过按照尼亚的性格，说出来的话可能只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尼摩小哥你啊……”

尼亚用手指枪（她真的好喜欢这个手势）指向了我，说，

“你是新的都市传说，特性应该是能让与你交谈过的人失去记忆，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语言将他人的记忆从‘最宝贵的记忆’开始破坏。”

嗯？她说了什么？

“拉克的一位朋友稍微去调查了一下昨天你的出行，发现和你有过交谈的人全都出现了症状不一的狂乱状态，并且都是因为记忆丧失造成的。”

啊……她是这么说的。

啊？

她刚刚说说什么了？

“进店之前我警告你不要和别人说话也是因为这个——毕竟这家店是我朋友的，如果这里的客人或服务生突然发起疯了，也是相当麻烦。街上的人倒是无所谓啦，反正都是陌生人……”

尼亚说了。

“按理来说我和幽灵已经被你深度侵蚀了，但幸好我和幽灵的‘特性’可以免疫你的‘特性’。诶，早知道就不捡你去酒吧了，让你在街头自生自灭就是了。这不就相当于我好不容易发善心做了一件好事，结果不小心触发了核弹爆炸吗……”

尼亚说了。尼亚说了。尼亚说了。

“这是我最近在调查某个事件的时候发现的，没想到那个事件竟然能牵扯到你，真是不可思议。看来你还在这个故事中担任了不小的角色，毕竟再怎么简单的事件一旦和记忆缺失牵扯上关系也会变成‘惊人反转’。”

尼亚说了。

尼亚说了。

尼亚说了。

“好了，总之希望你能立刻打电话给幽灵，然后回酒吧好好待着。尽量不要和别人讲话，当然，幽灵和我和拉克除外就是了。”

尼亚说了。

尼亚说了。尼亚说了。

尼亚说了。

“好了，我要说的就是这些。嘛，就当是友情提醒了。还有，咖啡就当我请你的了。别客气别客气，以后记得还这个人情就好了。”

尼亚说了。尼亚说了。

尼亚说了。尼亚说了。尼亚说了。尼亚说了。尼亚说了。尼亚说了。

尼亚说了。尼亚说了。尼亚说了。尼亚说了。

“诶？怎么不说话……喂，尼摩小哥？表情也变得呆滞起来了……糟糕了，是中暑了吗？也不至于啊，毕竟明天就圣诞节了……该不会是因为打击太大，大脑宕机了吗？”

尼亚说了。尼亚说了。尼亚说了。尼亚说了。尼亚说了。

“真是的，真脆弱啊。该不会还要我扛起来带回酒吧吧……我之后还有事情要做啊。”

尼亚说了。

“诶，真是麻烦。”

尼亚说了。

然后，尼亚打了我一巴掌，

我能清楚地看到，

我能清楚地感觉，

我能清楚地思考，

我能清楚地理解，

我能清楚地体验。

于此同时，我也脱线地意识到了一个无足轻重的点……

尼亚和我的闲扯，以及尼亚对我说的“正题”，分量竟是如此的相近。

那个瞬间，我意识到了——意识到了什么？

原来，所谓的真相竟然能和那没头没尾的闲聊画上等号……

原来，伏笔揭示是这么一件无足轻重的事。

“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没有？”

尼亚皱着眉，用明显不耐烦的语气问道。

“先不妨……假定我恢复过来了吧……”

我断断续续地回答道，如同故障的机器人一般。

听到我的回答，尼亚露出了些许惊讶的神色，但那惊讶也不过是“原来猫咪的肉球长这样啊”这种程度的惊讶而已。

2

【艾米】

如果要描述梦境，首先得有“素材”，也就是所谓的“比喻”。

因为没法理解，所以才需要比喻。

脑中的构思是无法被别人理解的，只有通过比喻这一手法才能传达。

现实是梦境的“素材”，现实是梦境的“比喻”。

生是死的“素材”，生是死的“比喻”。

对于诗歌来说，比喻尤为重要。

比喻的恰当与巧妙是诗歌质量的一种表现……

毕竟人类比不上博闻强识的富内斯，只有通过比喻才能联系概念，才能理解世界。

我的意识沉入了无限的混乱中，又感觉自己好像漂浮在空中。

然后我意识到了，我现在在梦里。

用比喻来形容的话……

就像是两辆装满沉重货物的大卡车高速对撞，我则是站在其中一辆卡车的车顶，因为强烈的冲击而飞了出去。正因为飞了出去，正因为还没有落地，所以才觉得自己漂浮在空中，所以才“没有醒来”。

我能清楚地感受到头部的重量，我能清楚地感受到空气的重量。

也能清楚地明白我正在做梦。

“为什么还不醒来呢？”

我一个人在空旷的梦境世界里自言自语。

这个世界没有其他人，空旷得只靠“语言”就能搭建起来。

“因为不想醒来吧……那个世界的一切都一成不变。如果世界是一成不变的，那么醒来又能如何呢？不醒来有能怎样呢？”

另一个声音回答我，从我的背后传来，声音相当陌生。

我试图转头，但发现头颈根本无法动弹——想必是因为现实中的我正躺在床上吧。

我说：

“不能算是一成不变吧，社会上总是发生着各种事，所以才有新闻这一行业。正是因为世界永远在运转，所以生活也被裹挟着运转起来了不是吗？”

声音说：

“物理你总学过吧？相对运动的原理很简单吧，如果两个物体的相对位置不变，那么以其中一个物体为参考系，另一个物体就是静止的。你刚刚也说了，世界的运转裹挟着生活的前进，那么是否可以理解为世界与生活的相对位置不变呢？”  
我说：

“你说的话还真是矛盾……明明都说了是物理学定律，但不论是‘世界’还是‘生活’都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物质’，这些只是纯粹的概念而已。对于概念来说，本来就没有‘位置’这种说法。”

声音说：

“所以说这只是一种比喻而已，一种对你的精神状况的比喻。你看，连你自己都在不自觉中对‘世界’和‘生活’用了‘裹挟’这一词语。那么将物理学的定律用在这上面也没有什么不对的，所谓的比喻本来就没有‘对错’，有的只是‘美’和‘不美’。”

我说：

“比喻有的只是‘美’和‘不美’而已，美的东西不一定是对的，不美的东西也不一定是错的，所以比喻没有‘对错’一说。”

声音说：

“人没法感知其他人的心理，所以每个人都被迫以自己的生活为测量世界的参考位点。生活是‘世界’的一部分，所以当世界运转起来时，生活也会跟着运转起来。因为‘世界运转’是因，而‘生活运转’是果，所以两者必然存在一定的联系。”

我说：

“一定的联系……”

声音说：

“两者的运动必然存在一定的联系，这一联系可能是变化的，也可能是不变的，而如果这一联系是变化着的，那么这一变化也一定存在着‘规律’。简而言之，两者的联系是固定的。”

我说：

“为什么一定是规律？也可以是毫无意义的混沌状态不是吗？没人可以预测下一步运动，没人可以理解下一步运动，我们也无需去预测，我们也无需去理解。”

声音说：

“所谓的混沌不也是一种‘规律’吗？名为‘没有固定规律’的规律……这也是比喻的一种，用‘规律’去比喻‘无规律’。就像‘虚无主义’一样，明明不去认可一切，不去确认一切，但这种状态却也一种‘确认’，一种对‘不认可一切’的‘认可’。人类对比喻的运用可谓是相当厉害，靠着比喻，人类可以理解一切，可以将一切都收纳进自己的脑海里。”

我说：

“我们的头脑比天空更加辽阔……我们的头脑比海洋更深……我们的头脑正好有着和上帝相同的重量……”

声音说：

“好了，既然已经肯定了‘世界’与‘生活’之间的固定联系，那么假如有这么一个空间，我们先将这个空间比喻成直角坐标系吧。这个直角坐标系的每个点都对应了一个概念，这并非是‘物理空间’的坐标系，而是另一种的坐标系。名为‘世界’的概念在这个坐标系中可以被‘比喻’，名为‘生活’的概念也可以在这里被‘比喻’。”

我说：

“我们已经知道了‘世界’与‘生活’之间存在着固定联系，那么是否可以在这个坐标系中表现出这两个‘点’的‘位置’关系呢？因为联系是‘固定’的，所以‘点’与‘点’的位置也是‘固定’的。既然如此，在这个空间中，‘世界’与‘生活’是相对静止的。而人类又是只能以‘生活’为参考系的卑微生物，所以人类要去观测世界必然是基于‘生活’这一点。进而得出结论，对人类来说，‘世界’是一成不变的。”

我说：

“进而得出结论，这个世界不值得醒来，所以我现在还在睡梦中。”

声音说：  
“Q.E.D.”

我说：

“虽然勉强得出了这个结论，但在逻辑推演过程中存在了太多‘想当然’的情况。如果作为思考游戏，那么这个推理还勉强算是有意思。但如果是想借此探究世界的话，那么还是太天真了。”

声音说：

“没错，整个推演过程中有相当多的漏洞。比如说那个特殊空间，既然它能容纳所有的‘概念’，那么这个‘特殊空间’自己的‘概念’呢？一个本身就是概念的东西又如何能包括其他概念呢？如果真的能包括，那么这种关系又该如何‘比喻’呢？”

我说：

“还有对固定联系的那段推理更是漏洞百出……总之，业余人士的思考也仅仅到此为止了。要不然还需要专业人士干什么？”

声音说：

“那这一大段语言有意义吗？那这一大段的比喻有意义吗？”

我说：

“意义这种东西也没法确认不是吗？只能说可能是有的，可能是没有的吧……”

声音说：

“那么你愿意抛弃生命、生活，去寻找这个意义吗？”

我说：

“不要，抛弃一定存在的生命，去寻找可能存在的意义……怎么想都不划算。”

声音说：

“那么，假如你找到了一定存在的‘意义’呢？”

我说：

“这种东西不可能在‘世界’中找到的吧？如果真有，那一定是骗人的把戏。”

声音说：

“没错，那东西的的确确是骗人的把戏。这个把戏是人类对‘意义’的‘比喻’，是人类去获取‘意义’唯一的手段。然而……”

我说：

“比喻就是比喻，无论如何，参与‘比喻’的对象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就算再怎么恰当，那也是不同的。有人会把‘去选择然后去承担责任’当作生命的‘意义’，但‘选择’与‘意义’之间最多只能画上约等号，两者并不一样。其他的概念也许可以通过‘比喻’的‘约等于’糊弄过去，但‘意义’这种东西是绝不能‘糊弄’的。所以都是谎言罢了……”

声音说：

“但如果真的存在了这么一个‘比喻’，虽然依旧是‘约等于’，但足够‘美’……这样的话，你愿意被骗吗？你愿意‘主动’地‘被骗’吗？”

我说……

我没说出口。

因为，在下一个瞬间。

我从这场被比喻成“对话”的梦镜中醒了过来。

我躺在陌生的床上，

上方是陌生的天花板。

“醒来了？”

陌生的人……或是说，陌生的幽灵向我打着招呼。

我说：

“我不知道。”

3

【艾米】

我扶着额头从床上坐了起来。

一位身材高挑的黑发女性站在床边，虽然面无表情，但那副半框方形眼镜倒是加了不少知性分。光是从气质方面来看，是一位很像“幽灵生物”的人。如果我认识的人中有这么令人印象深刻的存在，那我应该不会忘吧……

相反，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所以绝对是不认识的人。

“艾米·道尔小姐，是吧？”

诶？

“是我没错……”

不认识的人突然叫出了我的名字，这种上一次经历这种事还是大学的时候，那次是因为我被女方误认为是她男友的情人——总之不是是什么好事。

“能回忆起来你是为什么到这里的吗？”

幽灵一样的女性问道。

“先问一下，这里是哪里，女士？”

“这里是我的幽灵酒吧，还有，你叫我幽灵就行了。”

还真的是幽灵啊。

话说“幽灵酒吧”算是这个酒吧的名字吗……

该不会真的是都市传说里的那个“幽灵酒吧”吧？

我试着回想我是怎么到这里的……

“尼亚……”

简单概括一下：

被一个高大男子跟踪——逃走——报警——回家——警方人员来敲门——打开门发现是那个跟踪我的人——一个名叫尼亚的女孩帮我制服了男人——让我下楼去找某人求助——下楼。

然后思考断片了，再就是梦里的奇怪场景，最后我就在这里了。

“唔……好恶心。”

就像是有人趁你睡觉的时候把你搬走了一样。

一般这种情况是因为人格分裂，再加上我最近总是记忆断片的现实……

“该不会真的诞生出第二人格了吧！”

幽灵突然说：

“是我看你晕倒在了楼梯口，所以把你搬过来的。”

“为什么会晕倒？”

“我怎么知道……”

“那为什么要收留我？我和你应该不认识吧……”

“因为尼亚让我把你带到这家酒吧里来避难啊。”

也就是乐于助人的志愿活动呢。

不过结合具体情况来看的话，当时的我确实是需要“救济”的状态。身上发生这种毫无头绪的事，就算让我回家我都不愿意了。

虽说不想回家，但待在这里也……

我抬头看了一眼站在床边俯视着我的幽灵，眼镜后的双眼透着无机质的光。当我与她对视的时候，一股不自然的寒意立刻让我再次抱住了身体。

就像一口冷水，寒意从牙齿到舌头，从喉咙流下食道，然后在胃部积累起疼痛。

相当不舒服的体验。从令人不寒而栗这一点来说，自称幽灵可谓是名副其实。

在这种陌生的空间里，和这样一个诡异的人在一起。我真的恨不得立刻跳窗而逃。

“那么，我记得尼亚小姐是杀手对吧？”

我战战兢兢地询问，要说还有什么东西能阻止我夺窗而走，那就是尼亚说的话。

她自称是天才杀手，我清楚地听到了，而且绝对没听错。

我想那应该不是什么年轻人之间的流行梗，再加上亲眼目睹了那位少女击倒了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所以应该是真的杀手吧？

不过既然是杀手这种非法职业，难道不应该秉持着隐秘行动原则吗？对着我直接报上名号是为了什么啊……难道是因为我马上就要暴毙了，所以才这么毫无顾虑地和我说吗？

该不会我真的在不知不觉间被卷入了什么不得了的大事件？不，应该说，是绝对被卷入了什么大事件吧！

跟踪、警察、杀手……

这些与普通市民毫无关系的词语接二连三地出现，究竟出了什么事？

全知全能的神就那么讨厌我这个人吗？

既然和那位尼亚小姐有关系，那么这位自称幽灵的女性，恐怕也是个相当可怕的……

“是啊，但尼亚和我只是朋友关系而已。”

“嗯？”

“你的想法都写在脸上了，如果你在顾虑我的话那大可不必，我不会把你怎么样。我收留你在这里住一晚，纯粹是因为尼亚的拜托。”

“只是这样吗？”

“还有人道主义关怀。”

幽灵面无表情地这么说。

虽然她的嘴上说着人道主义伟大事业，但我脑中不知为何冒出了一个能面无表情杀人的恶魔形象。

不过，假如她要封我口的话大可以在我昏迷的时候动手。虽然还不能确认是不是好人，但至少不是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吧？大概……

“那么我可以立刻离开吗？”

我有些惴惴不安地提出了这个请求。

“可以，倒不如说我巴不得你走。”

幽灵双手抱胸，看向了一旁的房门——那里应该就是这个房间的出口了。

“那么，我就告辞了……唔！”

想从床上下去，结果刚试着用双脚支撑起身子，脚踝就传来了一阵疼痛。

我的动作僵在了把双脚放下床的那个瞬间。

看到我的样子，幽灵补充说：

“昨天我看到你的时候，你倒在楼梯口，身上还都是灰，推测是在楼梯上昏迷然后滚下来了。虽然没有明显外伤，但应该还是会有一些问题。如果觉得走不出去，你可以在这里再待一会儿的……”

“不……虽然很痛，但应该没有问题。”

我缓缓抬起屁股，然后像是强忍着疼痛稍微转动了一下脚踝。

稍微习惯一下后也不是不能走路。

不过就在我站起身的时候，我意识了另一个问题……

相当严重的问题！

“那个，幽灵小姐……”

“嗯，怎么了？”

“我的衣服为什么是这件？”

一开始都没注意，我也是在低头观察双脚的时候才意识到的。有人趁我昏迷的时候把我的衣服换掉了，这已经不是“趁人昏迷把她搬走”这种程度的恶心了……鸡皮疙瘩在瞬间起了一身，离翻着白眼抽搐倒地并口吐白沫就差一步之遥了。

“哦，是尼亚帮你换的。因为我和她抱怨你原来那套衣服太脏了，所以尼亚就去了一趟你家，拿了几件衣服过来。然后在你刷牙洗澡之后帮你换掉了……”

“我！我……我可从来没有我刷牙洗澡的记忆啊。”

“那个也是尼亚帮你完成的。”

“呃……”

我感觉全身都在以肉眼无法捕捉的速度高速颤抖，就像一台功率全开的打点计时器。

不仅仅是衣服……还有洗澡……

也就是说我的裸体……

还有牙齿！

这已经超越厌恶感，直逼恐惧感了！

世界在这里毁灭算了，人类的历史在这里结束掉算了。最低！最低也让我炸了这座城市吧。

如果用漫画来比喻，那么我的眼睛里已经转满圈圈了……会有蚊子被我眼睛里蚊香圈吸引过来吗？不过现在是冬天所以没有蚊子呢，呵呵呵……

在天旋地转的世界中，我环顾了一圈四周，最后将视线落在了旁边的书桌桌角上。

撞死在桌角上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呢。

幽灵似乎不是很能理解我的痛苦，

“明明尼亚也是女性不是吗？”

“这种事情不是这么轻描淡写就能接受的呀！就算是女性，但基本的常识也得稍微懂一点吧。再怎么说，隐私权也得尊重啊，信不信我现在去考个律师资格证起诉你啊！”

我举起颤抖的拳头挥舞着向幽灵宣告。

发动革命吧！

断头台预备！

欢呼！新的国家就此成立！

但幽灵则还是……还是保持着面无表情（鬼知道这个形容词已经出现多少次了），冷淡地说：

“起诉不需要原告一定得是律师吧，律师资格证也不是说考就考得到的，而且你起诉我干什么……”

“这些都不是重点！而且……而且你刚才说用来替换的衣服是从我的家里拿来的？”

“嗯。”

“这是私闯民宅啊！为什么能这么肆无忌惮地在我的家里乱翻东西啊……现代人的法治精神呢？既然是现代社会的话，至少得理解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吧！”

不过，好像我离开家的时候没有关门吧。当时的我似乎还惊讶于尼亚和男人的战斗，所以没有关注关门这件事。但是，但是，但是这也不是随意进别人家的理由吧！

“算了，我要立刻走了，感谢收留！”

也许是被愤怒、羞耻、恐惧冲昏了头脑，我不再顾虑，直接往房门的方向走去。

幽灵正如她所说的那样没有阻碍我的离开，只是在后面跟着我。并在我为不知道往那边走发愁时，帮我指了一条路：

“走这边到酒吧一楼，从正门出去就好了。”

我按照她的指示走到了酒吧的一楼，虽说我对幽灵和尼亚的印象不太好，但不得不说一句这是一家很有情调的酒吧。假如不是以这种方式遇到，我大概会在成为这里的常客。

从正门出去，结果发现自己身处一条小巷。

我回头看向那家酒吧，结果在我身后的只有苍白色的墙壁。

明明刚才还从里面出来，结果转眼就消失不见了。

结果结果结果，没有结果了。

下意识地吃惊。

毛骨悚然。

所以才叫幽灵酒吧啊……看来是遇到真货了……

嘛，也许不一定是灵异方面的，而是类似于九又四分三站台的那种。

不过都和我无关就是了，这样想着，我立刻完成了心情转换。

外面的世界是白天，看了一眼手表，已经是下午1点多了。

昨晚我大概是晚上六点多的时候昏倒的，这么说我已经昏迷了十九个小时啊。明明是宝贵的假期时间，结果全被霸占掉了。

不过就算是假期，我也只是在房间里消磨时间而已。

这么想着，我走出了这条小巷，外面的街道直接通向了市中心。

人来人往的街道突然变得有些不真实了。

“在市中心的幽灵酒吧啊……”

既然是幽灵酒吧就好好出现在更加偏僻的地方啊，突然想起了我在中式餐厅吃披萨的情景。

接下来要干什么……

回家吗？不太想啊……万一我家附近围了三层警察或者门口还有血迹什么的。

尽量还是离这种离奇事件远一点吧。

我摸了一下口袋，发现里面竟然有我的钱包和手机。钱包里的证件一应俱全。

除了这些东西之外……

“纸条？”

我拿出口袋里折叠起来的便签纸，展开，读出了上面的文字，

“这段时期最好别回公寓了，现代生活所需的所有东西都给你了，提前祝你圣诞快乐。

BY尼亚小姐”

所以说现代生活所需的所有东西就是指手机和钱包啊，实在是深刻的见解。

而且我的其他衣服呢？

我将便签纸翻到背面，继续读了起来：

“你之前那套脏掉的衣服我送到洗衣店了，算上你身上的那套，应该足够在现代社会生活了，祝好运（Good Luck）！”

下面附了一个洗衣店的地址和一个Q版柴郡猫的大脸。

一般来讲，现代人的衣柜里无论如何都不会只有两件衣服。

而且说是这段时期最好别回公寓了，所谓的“这段时期”到底是指什么时候？我的工作到时候还是得在家里进行的啊。

而且还有那个高大男子的事情……

为什么警官会和那种犯罪分子勾结啊，难道我已经在无意识中窥见警局的腐败了吗？

嘛，不过看来我还是得找个廉价旅馆住下。

既然有了钱包和手机，那么起码的生存应该没问题了。

“总之，还是……先去吃饭吧……”

毕竟已经有十九个小时左右没有进食了。

市中心的话，我心目中有那么几家餐厅很想去试试味道，这次刚好有机会了。

虽然对未来不知何时会再度来临的袭击感到害怕，但客观分析的话，我现在能做的最好准备就是时刻警惕四周，并且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了。

脑内稍微规划了一下“先去餐厅吃饭，然后去找旅馆”的大致路线，然后……

“嗯？”

人群中有个相当熟悉的人影。

因为存在感太强烈，所以老远就看到了……

在这座城市会穿得像摇滚明星一样的少女，我只见过一个，而且就在昨晚。

人群中，名为尼亚的生物往这边走来。

我的脸部肌肉差点因为紧张而抽筋，不过我立刻发现尼亚并没有看见我。仔细看的话，可以发现尼亚正在和一位少年边走路边聊天。

少年明显有些魂不守舍的样子，是因为聊天的对象是尼亚吗？

啊，我懂我懂。

如果我的身边一直存着这么一个嘻嘻哈哈但又异常危险的杀手，我大概也会成那副表情。

我急忙躲进路边的一家衣服店里，装作光顾店面的客人，用挂在墙上的几面镜子观察着从我身后经过的二人组。

那个少年的衣着相当奇怪，外面套着一件不是特别合身的大衣，显然是二手货。本来这是不值一提的，但在瞥见少年的长相后，我有一种奇妙的熟悉感……

好像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遇到他……

很熟悉，我好像还和他聊过几句……

好像是，在街道上，稍微聊过些什么……什么呢？

还有，那件大衣，那件穿在少年身上的大衣，好像是我的。

为什么是我的呢？

什么时候？

突然，脑中一阵刺痛，我仿佛听见了灯丝被烧断的声音。

接着是记忆涌现：

那天我和往常一样回家，路上遇到了一位少年。少年穿着单薄的白色衬衫，眼神相当空洞，走起路来也有点不稳。一开始看见他的时候我甚至有些害怕，因为那副样子和丧尸片里的丧尸怪物一样。但随着我慢慢靠近，少年没有丝毫扑上来撕咬我的样子，于是我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和他搭了话。

大致地向他问了一下为什么他会穿得这么少，是离家出走还是怎么样……但那位少年只是空洞地注视着我的眼睛，一言不发。这让我有些害怕，但内心又生出了奇怪的亲切感。

也许是因为我也是自认为脱离社会的人，所以亲眼看到这种怪人后反而会觉得同情。

我脱下了自己的大衣然后给他穿上了，还在他的口袋里塞了一些钱。虽然很怀疑少年这样的状态是否真的能好好运用这些现金，但介于我只是个普通的路人，也不好再怎么提供更多的帮助。

最后的最后，少年才说出了一句话：

“谢谢……”

“嗯，不用谢。”

虽然脱下外套后身体很冷，但心里因为帮助别人所以十分暖和——实际上并没有，我才刚走出两步，就为自己因一时好心把外套送给别人而后悔了。

接着的事……好像就是我的记忆断片了。

像是被刻意剪辑过了一样，把和少年相遇的这段记忆给剪切掉了。直到我在这里偶然地与少年再次相遇，才总算想起了这段无足轻重的记忆。

所以为什么？为什么这段记忆要被剪掉？

我听说大脑的主动失忆是为了保护人类的精神，但当我恢复记忆之后，不管怎么想都不觉得这段记忆有什么值得被剪切的点。

而且，那位像是丧尸的少年目前似乎也已经恢复成人类，能和尼亚普通地对话了。

明明是和自己没有关系的事……但为什么会失忆呢？

从衣服店里走了出来，回头望了一眼二人远去的背影。

在随意的思考中……

没有任何预兆地……

头突然痛了起来，好像有一只沙虫在大脑内部用它的嘴器攻击头盖骨。

我的意识突然模糊了起来……这种感觉让我想起了昨晚。

昨晚我昏迷了……仔细想一想的话，虽然遭遇了许多难以理解的事，但也没到昏迷成那样的地步吧。大概也只有崇拜的神灵死掉了，人类才会因悲伤过度昏迷十九个小时吧。

最近到底怎么了……大脑里好像存在异物一样，让人抓狂……

我低着头，用手按住眼睛。

虽然这种疼痛不能算是“剧烈”，但却令我越来越烦躁。

越来越喘不过气。

为什么？我搞不懂啊……我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种烦躁感逐渐膨胀，进而转化成一种莫名的杀意。

杀意的对象直指我自己。

那是迫切的欲望，迫切地想要杀了自己的欲望。

我那只捂住右眼的手逐渐用力。

就这样……

就这样继续下去……

继续用力……

然后，手会挖出、碾碎我的眼球……

所以继续下去……

将眼球……像用勺子挖冰淇淋球那样……

慢慢地……

慢慢地……

仔细……

挖出……

“哈啊——哈啊——哈啊——”

胸口剧烈的起伏，强烈的杀意让我的脊背颤抖起来。

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所有景象都退化成了像素格的样子。

我继续行走着，漫无目的地行走着。

也许这样的我更像是丧尸……

不过没关系了，因为我马上就要挖出自己的眼球了……

从眼窝里……

没错，只要这么做就行了……

我坚信着这一点……

一切疑问就能解决了……

只要杀了自己……

从挖出眼球开始……

杀了自己……

用手指撑开眼皮……  
撕裂血管……

用指甲……

用……

嗯？

突然，我被绊倒了。

准确点说应该是我自己左脚拌右脚摔倒了。

戛然而止一般，

我脑中的妄想消失了。

所有的杀意在瞬间被消解成了满身的冷汗。

我急忙甩开右手，像是在甩开爬满手臂的蜘蛛。

我大口大口地喘气，长久地跪在地上，无法站立。

我的右眼还在，但指甲深入的痛觉却让我不停眨着右眼，眼泪丑陋地流下。

脑袋嗡嗡作响。

好想吐。

我的脸扭曲着，缓缓抬头。

不知为何，我已经走出了市中心好远，周围已经没有路人了。

而我的眼前，是一条道路。

这条道路很熟悉，因为这条路就是“迷宫”的入口。

似乎我在精神混乱的状态下走到了那片“迷宫”区域……

慢慢站起身，我走进了迷宫。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走进去……

我只是理所应当地走进了理所应当存在着的迷宫而已。

然后，被摧毁被碾碎被遗弃的记忆慢慢地复苏了……

我曾经来过这里，我却忘却了这份记忆……

明明是不能忘记的记忆……

12月18日……

在迷宫的深处，我遇到了一位名叫“菲斯”的少女。

我爱上了那位少女——这是我那扭曲的人生中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快乐”。

后来……我遇见了那个少年……

我忘记了菲斯小姐。

4

【拉克】

我的名字是自己起的，或是说，至少有一半是自己起的。

拉克·拉斯特。

至少前半部分是我自己经过深思熟虑、综合考察、慎重分析最后得出的。

尼亚那家伙也是，她的前半部分是她自己的，后半部分则是别人的。

虽然我和尼亚的相似性已经多到不胜枚举了，但连名字上都能保持高度的一致性也让一向见多识广的马卡龙发出了“很帅”的评价。

尼亚那家伙的事还是由她自己来说吧，我现在这里说一下我自己的。

拉克，Luck，幸运。

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呢？

那就不得不提一嘴某位与本故事无关的角色了。

在这里就不放出她的姓名，我通常也是叫她“老师”。

老师和我曾经有过一段对话，是讨论“幸运”的。

最初我们的话题是“英雄”，到底怎么样才能成为英雄，什么东西才是成为“英雄”的条件。大概就是这类相当基础的思考游戏，我提出的也大致是“勇气”“努力”之类的词语，我觉得这是非常正确的回答，而且正是因为这份正确实在是太过于显而易见，我甚至认为“怎么样才能成为英雄”这个问题相当没意义。

但是老师说了，说成为英雄需要的仅仅是一样东西——运气而已。

嘛，就算是当时的我也理解了幸运这也是一个人取得成就的必要条件。但如果要说这是唯一的条件，还是有点难以接受。

老师接着补充说……

不光是英雄，

还有恶徒，

还有天才，

还有愚者，

需要的也都仅仅是“运气”而已。

老师她说：

“试着思考一下吧，以英雄为例子。假如有这么一个人，他战胜了诸多挫折，他取得了大量成就，他开拓了许多，他创造了很多，他是洞悉一切的科学家，他是一往无前的革命家，他是感受世界的艺术家，他是不畏艰险的探险家，这样的他应该算是英雄吧？但请思考一下，这样成功的人是如何一步步走来的。”

我稍作思考，说：

“首先是个人的品质，还有就是周围的环境，最后才是适当的时运。”

就像小说里要塑造一个人物，无非是从内外两方面入手。

“嗯，概括得不错，但还并非是最简单的答案。比如说，一个人的环境，这不就是运气吗？”

“什么意思？”

“有些人出身贫寒，有些人出身富贵，有些人生于乱世，有些人生于和平。这些或多或少都会影响他的吧……而这些因素，是他不能控制的，是完完全全的‘运气游戏’。”

“可是也有些人就算是贫困家庭，但也能靠着强大的意志力赚取财富不是吗？既然如此，那么运气又怎么能被夸大成唯一因素呢？”

“但是，一个人的性格又是如何形成的呢？你仔细想想，人格的形成不也是因为外界环境的作用吗？一个人虽然出生于贫穷家庭，但假如有一对坚强且聪明的父母，那个人深受其影响，也获得了强大的‘品质’，最终成功赚取财富。最终发挥作用的不还是运气吗？”

“但就算环境相同，处境相同的两人也很有可能在未来走向不同的人生道路吧？”

“退一万步说，就算环境真的做到了一模一样，但人的思考方式也会不同，这种些微的不同也许还有遗传的因素。而遗传这种东西，不就是最看运气的吗？”

“老师，你的意思是说，实际上现在的所有人类都只是在比运气而已？”

“是这样没错的——那些历史上的伟人实际上与在街边饿死的乞丐没有什么区别，只是运气游戏中被选择了不同角色罢了。一个人的能力、品质等等，最后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推演下去。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思考，‘如何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的‘回答’就只能起到‘建议’的作用，实际上会怎么样谁也说不准。”

“因为不论是成为英雄，还是成为恶徒，究其原因都只是运气吗？”

“虽然我是这么说的，但可能并非如此也说不定。毕竟这些东西只是我自己的思考罢了，如果你能突破我这个‘唯幸运论’，那我也相当欢迎。不过啊……实际上我的这种思考游戏是非常没营养的。”

“为什么？”

“因为按照这个理论来看的话，一切关于人类的历史不都成了玩笑吗？将一切问题全数归零，这种‘技能’不觉得过于‘破坏游戏体验’了吗？所以这种思考实际上并没有太多必要，除了满足一下自己廉价的高级感以外，其实营养价值不大。”

“那老师你刚刚说了那么一大堆，是为了说明什么？”  
“在给你上课啊……毕竟你都叫我老师了。”

“所以说，说了一大段，然后又自说自话地全部否定掉，是为了教我要去分辨什么东西有营养价值吗？”

“我想说的是，世界上很多问题不是靠思考就能完美解决的。比如说，刚刚的问题，假如深入思考下去的话就会变成这样。还有人类存在的意义什么的，假如一直思考下去，就会变得相当可悲呢……嘛，也许是因为我的修为还不到家，只是自认为做到深度思考了而已。但我想‘世界上很多问题不是只靠思考就能完美解决的’这个道理应该是没错的……大概吧……”

“很没自信啊……而且既然你不想让我们依赖‘思考’，那我们人类还能用什么东西呢？”

“你看过卓别林的电影吗？”

“一部都没看过，太老了吧……老师你原来是老电影爱好者吗？”  
“《大独裁者》里就有这么一句话‘你们思考得太多，感受得太少’，我觉得这句话很帅啊！而且这句话也非常正确，就连一向冷静的我都稍稍躁动起来了！”

“啊……我尽量将你的教诲铭记于心……”

大致内容就是这样。

这段对话在我的记忆殿堂里占据了不小的一块位置，以至于后来我考虑名字时一下子就想到了老师的“唯幸运论”。也许正如她所说的，这个理论实际上非常浅薄且漏洞百出，但我倒是觉得这个理论相当有意思。

因为有意思，因为不想忘记，因为尊重，因为留恋，因为爱。

所以是拉克（Luck）。

顺便一提，老师在三年前死掉了，被我杀死后切割成了二十三份。

不过，过去的事与现在无关就是了。

我只是一个人在这里突兀地发发牢骚罢了，无须在意。

5

【拉克】

早上11点的时候，到达了作为目的地的高级公寓楼。

进入一楼大厅后，我理所应当地不被允许使用电梯。

为了见到那个人，我只能不情愿地给他打了个电话。

那个人只是简短地回答了一句“哦，那我下来接你吧”就挂了。

说实话，我虽然知道他住在这栋高级公寓，但也仅仅知道这些信息而已，具体在哪个楼层哪间屋子我倒是不清楚。既然愿意亲自下来接我，那也省去了不少麻烦。

一分钟后，他从电梯里走了出来。

瘦长的体型，严肃的穿搭，但却带着一副太阳镜。

“为什么室内还要戴太阳镜？”

“因为最近受了点轻伤，而且太阳镜比墨镜更有特色不是吗？”

C耸耸肩，示意我和他一起进入电梯。

C是个警察，之前由于各种原因和他有过几次接触，其中几次相遇还是以互为敌人的立场。他的假名就有好几个，为了方便我就随便取了个字母C称呼他，本来是打算调侃他，结果反而被他欣然接受。后来“C”也成了他的固定称呼。

在狭窄的电梯里，C发话了：

“所以呢，找我有什么事吗，拉克先生？”

“就算我不说你也知道了吧？关于你的傀儡，尼亚不小心杀掉了，抱歉。”

C隶属于警察总局的特殊部队，专门对付危害社会的“都市传说”，而他自己则也是“都市传说”的一员。就像吸血鬼猎人中也有吸血鬼一样，这种设定在诸多影视作品里我已经见过好几次了。

C是“傀儡师”，通过血液能操纵多个尸体的行动。

傀儡没有痛觉，也不会说话，但能完全解除人体肌肉的限制，所以就算是徒手也能做到高效杀人。昨晚在对那个高大男子的观察后，尼亚就得出了结论：

“这个家伙是傀儡，不管是刀刺进去的手感还是眼神的质感都不像是活人……”

而一提到傀儡，自然就想到了傀儡师。

根据现有线索可以推断出那名高大男子就是连续自杀事件的凶手，那么现在又得知了那个男子实际上是傀儡，真正的凶手自然就只能是傀儡师先生了。

而如果C是凶手的话，那么驱使他人自杀的手段也可以理解了。傀儡杀死受害者后，用注射器注入C先生的血液，将受害者变成傀儡，再指使他们在夜晚某个时间点自杀。至于网络上那篇有关“怪物”的都市传说，很可能是混淆视听的错误选项。

不过以上这些推测全部得基于所得的信息没有错误。

所以我得确认一下……

“C，我就直接问了——你该不会就是那起连续自杀事件的凶手吧？”

听到我的问话，C似乎愣了一下，过了一会儿才问：

“我现在就先不问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了，不过假如我是凶手的话，那我岂不是成为违法者了？就算我再怎么不靠谱，但好歹也是警察方的吧。”

“也许你叛变了……”

“哈！真是好笑，为什么我要背叛警察总局，为什么要背叛格林赛斯小姐（Ms.Glimces）呢？”

“这也不好说，没有背叛理由的人背叛了，这种事历史上一抓一大把。”

就算被我这么说，C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情绪，只是表示无奈地撇了撇嘴。

“那么，拉克，既然我都上了你的嫌疑人名单，你就不担心我现在杀了你吗？就算不用傀儡，杀死你这个手无寸铁的年轻人也不算难事。”

“尼亚在这周围待命，只要我有生命危险，首先死掉的一定是你。”

“啊……也对，还有尼亚那家伙在。看来现状对我来说是大不利呢，像我这种适合幕后算计的棋手被抓住了本体，那还真是一点都没办法解决了。”

虽然嘴上说着大不利，但却给人一种游刃有余的感觉。

叮——

电梯门缓缓打开。

“其实我早就想问了，上次见面的时候你也老是说尼亚在周围待命，但实际上她躲在哪里呢？该不会是‘隐身人’的‘都市传说’吧。”

“她现在在我的影子里，大概吧……”

“影子里啊……”

C玩味地哼了一声，估计他没完全相信我的说法。

我也确实说谎了，尼亚那家伙完全不是能耐心待在影子里的角色。

不久，C就领着我进了他家。

既然是独居男性，那么住房稍微乱一点也可以理解——但如果两眼所及范围内只有家具残骸，那就算是我也难免会大吃一惊。宛若被巨大搅拌机绞碎过一遍的场景，空气中甚至还漂浮着细小的木屑。

“首先排除自然灾害的可能性……”

听见我的自言自语，C不好意思地抓了抓刘海，说：

“实际上，昨天晚上出了点状况，我一下子没有控制住情绪。嘛，我没结婚真是太好了，不然我可能就成家暴男了。”

“你不是单恋你们警察总局的局长吗？如果是她的话，你估计会变成被家暴的那个吧。”

C随口回答道：

“啊哈哈，格林赛斯小姐啊……还真是难以想象我和她结婚的样子。而且她到底有没有结婚的意愿我也不清楚。虽然我确实单恋她没错，但我也完全不觉得能和她结婚啊。”

我重新观察起室内的惨状——被打成三块的电视机，被卸掉四足的桌椅，碎了一地的陶瓷、玻璃碎片，开膛破肚、棉花流出的沙发……

“就算是发泄情绪，这也太过分了吧。”

“这点说明起来比较麻烦呢……”

“那就先别解释了。”

C像考古学家一样蹲下身子从废墟中拉出两把椅子，拍掉灰尘后摆在了唯一幸存的玻璃茶几两面。我也配合地坐下了。

C又走到橱柜旁，从玻璃里挑出了两个茶杯。

“拉克小哥，要喝什么吗？有咖啡、红茶、牛奶。”

“咖啡就行了，别加糖。”

“你就不担心我下毒吗？”

“有下毒的可能性，也有不下毒的可能性，我觉得我‘运气’挺好的。”

半分钟后C就端来了两杯咖啡，放在虽然安然无恙但沾满了木屑的玻璃茶几上。

“首先，我作为犯罪嫌疑人，有资格知道你的推理过程吗？”

C率先开口切入正题。

于是我也简单地讲述了一下自己的思考过程。

首先是马卡龙的口述，她亲眼看见了“傀儡”袭击某个同学，而那个同学则在随后自杀了。接着是莉莉·露露的证言，作为当事人（死者）她的信息很有参考价值，她对犯人的描述也符合了“傀儡”的外貌。

就算莉莉·露露可能因为各种误会描述错误，但考虑到马卡龙的证言，“傀儡”先生自然就可以被认定是凶手了。但“傀儡”再怎么说也只是“工具”的一种，究其根源，“傀儡师”才是真正的“凶手”。

“嗯，因为我是唯一的‘傀儡师’，所以理所应当地认为我背叛警察总局了，嗯……就像逻辑三段论里，只要接受‘大前提’，就不得不接受‘结论’一样。但是呢，实际上你的‘大前提’是错误的。”

C用勺子敲了咖啡杯两下，咖啡杯里立刻荡起波纹。

大前提就错了啊。

嘛，算了，无所谓，这也是有可能的不是吗？

反正我也不是警察，只要马卡龙没事，我就有无限的时间去试错。

“C，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么请分别解释一下马卡龙和莉莉的‘证言’究竟是如何出错的？”

“嗯，这正是我接下来要解释的，也就是所谓的‘举证责任倒置’。首先，我得申明一下，马卡龙的所见，完全是误会。虽然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区别颇大。在解释这一点之前，拉克，你知道我最近在做什么工作吗？”

工作？

C的工作一般是处理危害社会的“都市传说”，而要说最近……

“你该不会是被派遣调查‘连续自杀事件’以及那个‘只能看见世界本质的怪物’的故事吧？”

根据目前线索推理的话，就很自然地能想到这一点了。

“不是，这个什么‘连续自杀事件’，在你和我讲起之前，我都快忘记它的存在了。毕竟我也没有网上冲浪的习惯，不会去关注这种东西。还有，这个案子是我的一个同事去调查的，和我没关系。”

“那你最近在调查什么？”  
“是与‘连续自杀事件’完全没有关系的事……菲斯这个名字，你应该很熟悉吧？”

菲斯？

我当然记得这个名字。

圣女、艺术家、神、鸟笼、迷宫……

不就是老板吗？

“老板的话，她最近不是在鸟笼里待得好好的吗？”

“相对运动嘛，就算菲斯宅在家里，别人也可以主动进入她家与她接触。”

“这不太可能吧？那片迷宫区域不仅有多处视觉陷阱，而且就算是找到了鸟笼，最外围的铁门如果没有钥匙也进不去不是吗？”

当然，如果是有人极具目的性地想要与老板见面，以上困难甚至都称不上是阻碍。但考虑到老板的特性，那个人多半会因为迷恋上老板而忘记之前的“目的”。

就算那个人因为种种原因抵抗住了老板的特性，老板也绝不会让别人利用自己。

而一般人基本上不会有可能和老板见上面……

“是啊，一般来说呢，但这种事情一年也偶尔会发生一两次。而我的工作就是定期和菲斯通话，让她报告一下最近有没有见过什么‘陌生人’，如果有我就得出面杀死。”

“你就不会被她的特性蛊惑吗？”

“在短时间内隔着傀儡和电话线就可以了，不过每个星期都得去做心理评估。”

“老板还真是配合啊……”

这也可以理解，毕竟我也经常听老板抱怨被人迷恋上是件多么麻烦的事。

如果有人能帮她清理粉丝，那老板想必也会同意。

“总之，最近我在处理的就是这种工作。根据菲斯所说，最近有两个人前后通过了迷宫，并翻越了铁门，原因似乎都只是好奇心太重了。总之，就结果而言，这两人成了危险分子，所以我要杀死他们。”

C用手指在脖子前前后划了两下，示意这算是某种意义上的“脏活”。

“其实我早就想问了，为什么要把老板关在这么一个迷宫里？实际上造个地下监狱把她抓起来不就行了吗？”

“这个啊……实际上，光是把她抓起来这点就很有难度了。目前已知的几位能免疫其特性的人都不是当局的人，如果是普通士兵去执行抓捕，那就相当于给她送了一支军队。大多数人心里都有缺口不是吗？只要是正常意义上的人类，那就一定会迷恋上菲斯。不仅是声音，就连网络上的交谈都可以让‘特性’发挥作用。还有EW也是，能把这两人的危害降低到这个程度已经完全可以了，不过也因此需要‘祭品’就是了。”

原来如此，假如当局不惜一切的话也是可以监禁或是杀死“圣女”和“魔女”的，但考虑到成本，维持现状也还可以接受。而每年那几个因为各种原因而见到“圣女”与“魔女”的人则会被当做祭品。

当局也应该做好了充分的后手准备，可以在老板或EW暴走时进行强行镇压。

啊……感觉也不对……

假如那么危险的话，当局完全可以使用AI技术对两人所在的位置进行轰炸，一劳永逸。难道当局有什么不能杀死这两人的理由吗？

嘛，算了，无所谓，还是先专注眼前的事吧。

既然C都这么说了，那么事实就是……

“你该不会是想说，马卡龙那位被‘傀儡’杀死的同学实际上就是‘祭品’之一喽？”

“没错，事实就是如此。我驱使‘傀儡’杀死了其中一位‘祭品’，因为我的工作需要秘密进行，而当时恰好出现了‘连续自杀事件’，所以我试着伪装成那样了。”

在杀死那位“祭品”后用注射器注入C的血，接着就可以控制其身体。

“你也没伪装到位啊，明明所有‘连续自杀事件’的受害者都是在逼近零点的时候死去的。”

“啊？”

我的话似乎超出了C的知识范围，他的表情像正在算高数的马卡龙，

“原来是这样吗？我还以为只有跳楼这一个共同点而已。哦，这么说来，那个‘怪物’的都市传说里也有提到是‘零点’呢，一开始都没注意到……”

确实，这种说法可以在“C没有背叛警察总局”的前提下解释马卡龙的话。

“那么还有莉莉·露露的话呢？她说她从受害者的记忆中看到了你的‘傀儡’。”

“这个的话理由就多了，比如看错了之类的，再说这几天我的‘傀儡’为了搜寻目标可是一直在街头游荡呢。简而言之，拉克先生你的‘大前提’全是误会呢……”

这么说也不算错。

考虑到没有更多证据，我只能做出让步，说：

“假如你说的是对的，那我手里的信息误导性也太强了……”

我喝了一口咖啡，泡得意外不错。

“那也不一定啊，拉克小哥，也许我在骗你也说不定。”

“目前情报还不足啊。最理想的情况是，这个事件的凶手能被我抓个现行，这样就能省去不少麻烦了。”

叹了一口气，我也不是为了享受“寻求真相的快感”才参与调查的，如果能毫不费力地破案自然是谢天谢地。若是像福尔摩斯一样天天期待着有趣案子，这才是反人类吧！

“明明是侦探，完全没有寻求真相的激情啊。”

C也吐槽了我的状态。

“在这个时代太过有特色可不算好事。那么，C我记得你之前也有提到过想让我帮个忙吧？”

我早在昨晚就和C通过电话了，告知了今天早上会前来拜访的消息。

C极其爽快地答应了，整段对话大概只有四句：

“C，好久不见，明天有些事想问一下你，有空吗？”

“拉克小哥啊……你明天可以来我的公寓，我正好也有个忙想让你帮。”

“可是我不知道你住在哪里？”

“哦，地址到时候会用电子邮件发给你的。”

好了，对话结束了。

不得不说，虽然和C在某些问题上有诸多异议，但和他说话却相当放松心情——和尼亚那个话痨不同，我更喜欢用最小限度交流获得最大限度情报。

“我要你帮的忙就是这个……”

C指了指曾是家具的废墟堆。

“你不会是想让我帮你打扫吧？”

这个打死也不要。

为什么我要帮除了我和马卡龙之外的生物无偿清理栖息环境。

“不是，我只是让你帮我解决一下造成这个的源头。”

“源头……是指你的脑子吗？”

这样的话，还是直接叫尼亚出来进行斩首行动比较方便吧。

“差不多……但也有区别。实际上啊……”

接着，C开始和我讲述起昨晚的经历。

一开始是C在家里一边远程操控“傀儡”，一边用吸尘器在家里打扫卫生。那个时候，尼亚应该正好在与“傀儡”进行对决。本来一切都没有异常，但在某个瞬间之后，C的脑子突然被一堆无意义的词汇塞满了，接着是长时间的狂乱状态。

在此期间，C脑子里只有“杀了自己”这一个念头，些许的理智让他将这种不知名的杀意转移到了可怜的家具上。进而造成了目前的惨状。

在情绪完全平息之后，C感觉自己的记忆出现了极大的空缺。于是他花了一个晚上时间把目前为止所有的日记本都浏览了一遍，结果发现他对“格林赛斯小姐”的记忆空缺格外严重。

虽然C陈述事实时的语气，还是像他的太阳镜那样没有丝毫严肃性，但这时候我也注意到了，C的脸色很难看……恐怕，即使是他，对这段经历也相当恐惧。

不过最令我惊奇的是，似乎C从十多年前就有记录日记的习惯了。

顺带一提，我和尼亚都是那种坚持写日记不会超过三天的类型。

“嗯，相当可怕的经历呢，格林赛斯在你心中的地位应该相当高吧……”

“嘛，毕竟从‘战争年代’开始我就是她的手下了嘛，和她还有她的弟弟关系都不错。”

不过我也立刻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接着说：

“这显然是人为造成呢，假如是新的‘都市传说’诞生了，那么就得确定他是有意还是无意。”

记忆是人格的基石，任何记忆上的错误都会对人格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而如果一个人的记忆被完全清零了，就相当于是将这个人在“角色层面”上毁灭了。

“关于这个我已经调查好了——要提调查速度，警察当然比业余侦探有效率不是吗？”

说谁是业余侦探啊。

既然尼亚都能以“天才杀手”自居，为什么我就不能以“天才侦探”自居呢？

啊，不行……

太丢脸了……

“那么，你这个专家得出了什么结论吗？”

“是这样的，我昨晚在思考这件事的时候列出了不少猜测。接着又根据情报排除了不少可能性。我今早又去调查了一下，大概可以确定犯人了。”

这办事效率完全对不起他在吃的税金饭啊……果然私人恩怨和切身利益才是提高工作效率的最直接手段。

“既然你都已经知道犯人是谁了，那么我这个侦探还能为你做什么吗？”

“那个犯人是尼亚和幽灵的熟人啊。所以希望你出面警告一下，毕竟无论幽灵酒吧还有白昼咖啡店都算是绝对中立地区。”

熟人？

尼亚和幽灵的熟人？

“是不是穿着一件不合身的大衣的少年，很瘦的那种？”

“嗯，是这样没错……”

接着，C从口袋里拿出了几张折叠好的打印纸和一个录音笔。开始详细地和我讲起了他的猜想和具体调查经过，一开始听倒是还觉得很新奇，但当讲解时间超过半个小时之后，我就已经处在满脸黑线的状态了。

我曾经和马卡龙就推理小说的各种模式进行过讨论：

推理小说里侦探在进行最终推理的时候，不一定所有人都好奇推理过程吧……尤其是那种极其复杂的长篇推理故事，要将所有伏笔一次性收拢，就算是群众演员也会有不耐烦的时候吧？

就像所有人都知道“相对论”的重要性，但不是所有人都想详细地了解其推演过程的。

虽然很重要，但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

所以会产生“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听他长篇大论”的想法，进而引出了对生活的迷茫。

没错，世界上大多数的东西，其实都是“重要，但转念一想也不是那么重要”的东西。

综上所述……

“综上所述，这位少年就是新出现的都市传说了，其特性应该是能破坏所有与他交流过的人的记忆，进而破坏其人格。并且，这种破坏是从人脑中最具有影响力的那段记忆开始的。Q.E.D.”

就在我感慨生活时，C好像在不知不觉间说完了……

虽然基本上没听，但我还是给予了高度评价：

“嗯，相当有说服力的结论啊。这样的话，就连我都不得不承认你的正确性了。”

毕竟正确的东西从来都只是“看上去是正确的”这种程度的东西罢了。

C好像也看出来我的敷衍了，但也只是向我摊了摊手，说：

“那么这家伙就拜托你了。虽然我和他有一面之缘，但既然已经知道了他有这种可怕的特性，我也不想再和他有交集了。”

“感觉你在把我往火坑里推啊。”

因为太危险了所以自己就不去了，C想说的就是这个吧……

“没关系，毕竟尼亚和幽灵也没有什么反应不是吗？就像你、尼亚和幽灵能免疫菲斯和EW的‘特性’那样，说不定你们对这次的‘特性’也可以免疫。”

“这个倒是……”

尼亚已经与那个被她叫作“尼摩船长”的少年交流过好几次了，但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如此推测自然也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忙才需要我帮啊。

“拉克小哥，对你来说，这个应该是小忙吧。能不让他惊动当局就别让他去到处惹麻烦，减少一下我们的工作量不也挺好的吗？”

“行吧，我会尽量的。”

我姑且是这么答应下来了，但与那个少年的交涉恐怕得交给尼亚了。

那么，今天的谈话就到此为止了。

我将已经冷掉的咖啡一饮而尽，站起身说：

“我先走了，谢谢你的情报。”

我刚往门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

开始整理起脑中的情报。

等下……

感觉好像忘了什么重要的东西没问。

“怎么了，拉克你该不会学会了警察那种‘哦，还有一个问题’的审讯方式吧？”

“有一件事忘了确认了……”

没错，有一个角色被忽略了。

艾米·道尔。

“艾米·道尔，她是你的追杀目标对吧？既然如此，那么她也是老板的‘祭品’之一喽？”

没错，之前一直在考虑C是凶手的可能性，都忘记了这个人物。

“嗯，她是菲斯报给我的两个名字之一。我也按计划袭击了她，不过看来她被尼亚救下了啊。所以，拉克你欠我一个人情。”

为什么尼亚那家伙妨碍你，得让我还人情啊！

“那么据你对‘祭品’的了解，这个艾米·道尔像祭品吗？”

我回忆起尼亚救下艾米的场景，在那个场景中，艾米像一个普通市民一样瘫坐在玄关处，不能动弹。要说我的印象，艾米她简直就是一只无害的猫咪。

祭品之所以要被消灭，因为祭品的本质是“狂信徒”，而且还是“被神（菲斯）抛弃的狂信徒”。

他们的人格已经崩坏了，所作所为也因此往往是极端且暴力的。

前往地狱的路是善意铺成的。

他们已经因为对老板的“爱”而丧失理智了。

但是，在记忆中，我只看到了艾米眼中的迷茫，那是完全没有方向的空洞。

那是在“那种状况”下非常“正常”的眼神。

没有一丝狂热，没有一点激情，没有一点觉悟。

这样的她，真的是“狂信徒”吗？

“这个的话，确实在外在表现上来看完全不像……她曾经有一次逃过了‘傀儡’的追捕，结果她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报警。出于兴趣我让‘傀儡’观察了她半天，发现她的日常可谓是无趣，完全没有‘祭品’的感觉。但我几次和菲斯确认，菲斯都清晰地告诉我艾米·道尔确实见过并迷恋上了她。”

为什么？

难道老板说谎了吗？不，这个可能性太低了。那个对谎言深恶痛绝（所以讨厌我）的老板，怎么可能在这种无聊的事上说谎。

“嘛，算了，无所谓……反正与我无关。”

艾米·道尔如何都与我无关，只要知道“艾米有可能是危险分子”这一点就足够了。

接着，我离开了C的废墟堆。

出门我立刻打了个电话给幽灵，结果幽灵告知我艾米她刚刚已经自行离开店面了。

真不巧呐。

接着我又打了个电话给老板。

“拉克啊，找我有什么事快说？我现在要做饭了，希望你说的话不要太恶心。”

相当熟悉的毒舌。

完全搞不懂为什么会有人对这种属性的家伙爱得死去活来。

“你认识一个叫艾米·道尔的人吗？”

“啊？怎么又是这个名字啊，我感觉这周已经是第四次听到了。”

“前三次是C警官吧？”

“嗯，原来你知道啊。所以呢，你要问什么？”

“既然她迷恋上你了，那她有对你说过什么话吗？”

“哈啊？为什么我要记住她说的话啊？那个骚扰狂，我没把她拿去为我的艺术事业添砖加瓦就已经很不错了。”

所谓的添砖加瓦很可能是字面意思吧……

诶，真是个极端反社会分子。

不过既然是老板的粉丝，艾米如果真的被拿去添砖加瓦，应该也会很开心吧。

“艾米有给你发过电子邮件吗？”

“有是有……啊，你提醒我了，我现在就立刻删了。一百封电子邮件怪占内存的。”

“等等，老板，请你先发给我好不好？最好再附上她的手机号码……”

“啊？你要这个垃圾干什么，是打算靠吃垃圾变成变异人吗？”

“侦探不就应该翻翻垃圾桶……老板，就当我欠你一个人情，可以吗？”

听到这个请求，老板出乎意料地犹豫了。

原以为她会气势汹汹地说“为什么我要你的人情啊”这种话，

但是没有。

三秒钟过后，老板说：

“行吧，这些垃圾会打包丢给你的。”

“谢谢……”

挂掉了电话。

身后不知不觉传来了人的呼吸声。

这个呼吸声相当熟悉，而且能像这样突兀地出现在我的背后，那就只能是尼亚了。

“尼亚，你有什么高见要发表的吗？”

我转过身去，身后果然是那位摇滚明星一样的尼亚。

她还是一如既往地带着柴郡猫一样的微笑，说：

“没有没有，既然是大侦探你的决定，那一定是正确的！”

这个回答已经不是敷衍了，而是阴阳怪气。

“所以呢，到底有什么事？”

“别那么警惕嘛，我只是想问一句而已：连续自杀事件不是已经结束了吗？已经有这么多天没有出现新的受害者了。”

从12月22日起就没有再出现新的受害者是事实，网络上的那些人也开始认为这起事件就将以这种不了了之的状态结束了。

结束了，

遗忘了，

无视了。

尼亚继续说：

“而且你参与调查这个事件最开始不是为了马卡龙的安全吗？既然已经得知那个高大男子实际上是‘傀儡’，而且也没有杀害马卡龙的理由，那么按理来说你已经没有继续调查下去的理由了吧？”

“嘛，虽说如此……我还有最后一个想法要确认一下。”

“什么嘛，还有什么可以确认的吗？”

仅剩的猜想。

“嗯，我觉得艾米·道尔可能就是‘连续自杀事件’背后的‘怪物’。”

实际上，虽然我是侦探，但远远没有推理小说那些解密大师那么厉害。

是侦探，但不是“侦探角色”。

所以我只能耍一点小聪明。

去胡乱猜测，然后以此为基础搜寻证据。

是啊，我这个人渣才不是“侦探角色”那种强大的存在，以后也成为不了。

说到底，现实中的侦探大多是负责偷拍或者找猫这类工作吧。

“嘛，算了，无所谓……”

我自言自语着，离开了这栋高级公寓。

6

【艾米】

如果人类是知晓一切的“光线”，那么便只能按照某个规律运动，这时候人类就失去了自由。所以才会有人说，人类的愚蠢无知才给予了人类自由的权力。

人类有追求自由的本能，恰如有一些鸟注定不愿被关在笼子里，因为它们的每一片羽毛都闪耀着自由的光辉。

但人类又同时兼具了追求智慧的本能，为了真理能不断质问自己与他人，以至于被当成嗡嗡乱叫的蚊子最终死于巴掌。

这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就好比人类既有孕育、求生的本能，也有毁灭、死亡的本能。

为了自由舍弃智慧，为了智慧舍弃自由。

但都只是“趋向”或者“向量”罢了。

然而，虽然人类有着这种强大且纯粹且伟大的“本能”，但在现实中都只能是“半吊子”罢了。

哥哥曾问过我：

“你觉得‘智慧’和‘自由’哪个更重要？”

我不假思索地说：

“对我来说智慧更重要。”  
哥哥继续发问：

“你觉得‘生命’和‘生命的意义’哪个更重要？”

我犹豫了几秒之后才回答道：

“对我来说，这两者是等同的。我并不是说这两者在‘重要性’这一方面是‘等同’的，而是在‘所有方面’都是‘完全等同’的。”

对我来说是这样。

恐怕也只有对我来说才能是这样吧。

因为我就是这么一个存在。

当我在摇摇晃晃中穿过迷宫，在死角中重新找到那条路，并再次见到“那个人”时，我再次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我就是这么一个存在啊。

“所以说……你来这里干什么？视情况而定我完全可以把你赶走。”

那个人，站在鸟笼形状的诡异建筑前，没好气地对我说。

身穿衬衫和牛仔裤的金发碧眼少女紧皱着眉，像是在面对不可回收垃圾一样盯着我，她的身上围着一条沾满各色斑点的围裙。

这个人我认识。

菲斯……

“那个……是菲斯小姐吗？”

眩晕感逐渐减轻，大脑中齿轮逐渐开始转动起来。

“你看上去状态不太好啊，艾米·道尔小姐。”

菲斯慢慢靠近，随着她越来越接近，过去被摧毁的记忆也逐渐重组起来了。

被遗忘的事，

包括我曾经与菲斯见面然后爱上她的事，

都慢慢变得清晰起来了……

“有点头痛……能让我在屋里稍微待一会儿吗？”

我接着说道。

菲斯在我面前大概五米的地方停住了，用手托着下巴，像是在为油画估价一样盯着我，过了一会儿才说：

“假如是普通的‘粉丝’，我倒是会把他们赶出去。但是……你今天好像和之前有些不一样。”

“我有哪里不一样吗？”

“嗯，总感觉你对我冷淡了好多。虽然吃了一惊，但这是好事。”

菲斯的态度出现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她走上前拉住了我的手，轻轻地领着我走进了鸟笼一样的建筑中。

“要喝什么吗？有各种咖啡和各种酒。”

菲斯让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美式咖啡就行……”

“就是不那么浓的浓缩咖啡嘛。”

在菲斯准备咖啡时候，我好奇地环顾了一圈四周。

虽然第一次遇到菲斯的时候也稍微瞥见过室内的装饰，但当我真正进入室内的时候才能感受到这栋建筑的不寻常之处。抬头看的话，能看见不少悬挂在头顶的鸟笼状电灯。客厅的角落里也摆了许多空鸟笼……一旁的茶几上还摆着一个鸟笼形状的鱼缸，金鱼在笼中像鸟一样左顾右盼。

整个建筑都以“鸟笼”为主题啊……

设计师真是个性十足。

突然，我的手机响起了来电铃声，

屏幕上显示的是我不认识的号码。

虽然有些困惑，但我还是接通了电话，说道：

“请问是哪位？”

没有回应。

就在我以为是信号不好的时候，对方挂断了电话。

呃……

这就是传说中的无声电话吧。

是打错了，还是单纯的恶作剧呢？

没多想，我将手机放回了口袋。

没等多久，菲斯就把咖啡端了上来，不过她倒是只给自己倒了一杯加冰块的水。

“连咖啡杯和勺子上都有鸟笼的元素啊……”

“毕竟式崎家的那位设计师小姐是个强迫症呢。”

式崎……那是设计师的姓氏吧……

手中拿着普通的玻璃杯，菲斯在我的旁边坐下，说：

“在开始谈话之前能稍微问一个问题吗？”

“如果我能回答得了的话……”

“我记得前几次的时候，你还是我的‘狂热粉丝’对吧？”

“现在回忆起来还有点不好意思啊……每天往你的电子邮箱里塞垃圾什么的，还时不时来这边偷窥你……”

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默默地把脑袋压低。

“这种事情我都经历过了，还有拿着一堆钞票上门的呢，说如果我不收下就把那些钱烧掉的。”

“所以烧掉了吗？”  
“我说不要，然后第二天就传来了某个男人在家里用斧子杀害妻女后自焚身亡的新闻了。这些人还真是麻烦啊。我也和市长那家伙说了好几次了，就不能在我家门口这里安个国家金库级别的门吗，结果那家伙就是死活不同意。”

菲斯半是不满半是无奈地啧了一声。

“菲斯你相当讨厌那些……嗯……‘狂热粉丝’是吧？”

“相当讨厌，擅自把我当成神什么的……一开始还好，但后来真的很烦人！”

“那之前我来敲门的时候你为什么还要和把你的邮箱地址告诉我？”

记忆中，我偶然间看到了在院子里写生（好像是在画云）的菲斯，接着我便无可救药地迷恋上了她。我不顾铁门的阻拦，翻越之后直接跑向了菲斯的方向。

我情绪高涨地向菲斯询问她的名字还有联系方式——这还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如此积极地去做什么事情。

本以为不会她不会答理我这个突然出现的陌生人，但菲斯却很认真地询问了我的姓名并告诉了我她的邮箱地址。

“因为有个警察天天打电话给我，向我确认有没有危险分子。”

“这么说你也把我的身份告诉那个警察了？”

“当然了，不过能看到你还活着真好……”

说起警察，

我脑子中闪过了那个追杀我的高大男子和电话那头的C先生。

在他们看来我这边才是会对社会造成危险的人啊。

“那个……请一定要记得帮我求个情，我不想死！”

“可以啊，毕竟你现在算是我的客人了。”

“这就算是客人了吗？”

明明只是喝了一杯咖啡，

明明之前还用看不可回收垃圾的眼神看着我，

倒不是说我对菲斯的态度转变有什么不满，只是单纯地觉得不可思议罢了。

非常不可思议。

“要不就直接进化成朋友吧，我一个人在这里其实还挺寂寞的。”

“会寂寞吗？”

因为印象中菲斯要么是充满神性的毒舌圣女，要么就是比起人类更热爱自然的艺术家。

完全想象不到菲斯会因为寂寞而心情低落的样子。

“当然了，半年以来能和我聊天的就只有某个警察、某个打工仔、咖啡店的熟人和某位老朋友了，两只手都数得过来。就算是我也会因为没人聊天而消沉的啊。”

“但是直接进化成朋友还是……”

完全迷恋上菲斯的时候反而会被讨厌，

像普通人一样对待反而具备了成为友人的条件。

“那回到原来那个话题吧，我其实是想问为什么艾米你为什么能摆脱我的‘特性’呢？我想不光是我，就连读者朋友都相当好奇这个，毕竟你的存在从根本上动摇了我的设定呢。”

明明第一次见到菲斯的时候是那么“狂热”，但如今却可以把她当成正常人，这种状况的原因……

是因为中途因为不明原因（但好像和那位少年有关）失忆过一次吗？

当然不是这样的。

在已经恢复了大部分记忆的现在，我已经知晓了那个原因。

“啊……抱歉，这件事不想让菲斯你知道……算是我的秘密。”

“不能吗？”

“是的，抱歉。因为只是不太想让熟人知道的事，如果是陌生人的话反而可以倾诉一下……毕竟如果知道了这件事的话，以后再交流会有很多尴尬的地方。”

不想让熟人知道，

只有以“不再来往”为前提时可以倾诉一下。

那是涉及到我这一存在“本质”的事。

就连生下我的父母都不知道，

就连生下我的父母都不知道我的本质是何等的“异常”。

知道那件事的熟人就只有哥哥了。

不过也正是因为知道了我的“本质”，所以哥哥……

虽然那只是细微的“偏差”，细微到从小到大也就只有哥哥意识到了。

恐怕即使用我的第一人称去体验一遍我的生活，也不会发现那微不足道的“偏差”。

就连我本人也是在15岁的时候才意识到了。

但当“偏差”逐渐积累，快速奔驰的火车就会脱离轨道，最后从悬崖上滚下，粉身碎骨。

总之，这是只能向“不会长时间相处的人”诉说的事。

“原来如此啊……”

菲斯若有所思地看着手中摇晃的冰块，说，

“熟人啊……哈，原来我们已经是熟人了呀，多一个能陪我聊天的人也不坏。”

菲斯轻轻地笑了一声，看来并没有继续追问的意思了。

“原来在意的是‘熟人’吗？”

“谁说朋友之间一定要毫无保留的？倒不如说，假如做到‘毫无保留’的话，反而就会失去成为‘朋友’的‘乐趣’了。假如你不想说我也不会追问，毕竟你自己都说了，是熟人嘛。”

就这样，

我和菲斯不着边际地聊着天。

她是“圣女”，是“神”，是单单存在就能让人获得等同于“毁灭”的“救赎”。

结果并不遥远啊。

反而更像是领居家偶尔毒舌的美术系女生。

真是不可思议的体验。

晚上五点半的时候，对话结束了，我向她挥手告别：

“那么，再见了……”

“嗯，如果可以的话下次常来。”

就这样，我轻描淡写地离开了迷宫区域。

本来想回家的，但想到尼亚塞给我的那张纸条，最终我还是决定再住一晚廉价旅馆。

在路上提防着可能出现的跟踪狂——就结果而言并没有出现。

“虽然恢复了记忆，但感觉要做的事还是一样啊……”

独自一个人走在圣诞节前夕的街道上自言自语着。

一成不变的生活，即使获知了所谓的“真相”也不会有丝毫动摇——是因为那种程度的事实根本算不上“真相”，还是我们的生活本来就该如此。

我随意地找了一家廉价旅馆，开了一个单人房。

天空逐渐暗了下来，人造的路灯积极履行了作为太阳代替品的使命——明明是人造之物，却已经知晓了自己的使命，然而作为造物者的人类则还无法参透自己存在的意义。

这也没办法，因为路灯是在人类“要照亮黑夜”的期待中诞生的，而人类这一种族的诞生却没有受到任何已知的期待或者祝福。但也不能就这样认定人类比路灯低一等，正如前文所说的，人类虽然不具备路灯那样的“智慧”，却也因“无知”而获得了路灯不具有的“自由”。

所以说，人类对自由的追求可能只是出于“这是我原来就有的东西，所以我要拿回来”的心态，而对智慧的追求也可能只是出于“为什么我没有的东西那家伙（路灯）却有，不公平”的嫉妒。

在廉价旅馆里，我站在窗前无聊地凝视着街边的路灯。

当我凝视路灯的时候，路灯也在凝视着我。

我试图向路灯发问，路灯试图回答我——但是都失败了。

因为我不具备向路灯发问的“智慧”，路灯也不具备回答我的“自由”。

最后的最后，我们只是互相看着，打发着时间。

渐渐地，困意让我哈欠连连，而路灯的灯光也开始微微闪烁。

视线逐渐模糊。大脑渴望着柔软的床铺。

我也丝毫没有违抗大脑的意思，衣服没脱就直接倒在了床上。

明明今天一天都没有吃东西，但却感受不到饥饿，只有逐渐积压的困意。

接着，我睡着了。

而当我再次醒来时，耳边已经充斥着熟悉的音乐——我的手机铃声。

我看了一眼手表，已经是晚上8点了，可能睡了两个小时吧。

手机上的号码没有印象，从数字排列来看也不是在菲斯家接到的无声骚扰电话。

我按下接通键。

“是艾米·道尔小姐吗？”

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最近已经听过好几次这个问题了。

“嗯……你是哪位？”

电话那头是个年轻男子的声音。

“我叫拉克·拉斯特，是尼亚·安德塔的朋友，你的电话号码是我从菲斯那里要到的。”

“嗯……有什么事吗？”

“有几个问题想向你确认一下，可能会占有不少时间，你方便吗？”

既像是某公司的客服，又像是找犯人问话的警察。

我一下子有些搞不懂对方的身份了。

“那你能告诉我你是什么人吗？”

“你可以理解成私家侦探。”

“这么说，我完全没有义务继续回答你的问题，对吧？”

考虑到被C警官坑害的经历，我现在可不想和陌生人打交道。

“的确，就算艾米·道尔小姐你现在挂断这通电话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但是我不是警察也不是杀手，只是耍耍嘴皮子的家伙罢了，不具备任何危险性。嘛，算了，无所谓——总之，我希望明晚能和你见一面。”

“听上去很危险……”

“当然也有回报。”

“回报啊……”

沉默。

滴答，滴答——

在沉默之中，有节奏的细微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

滴答——

是挂钟的读秒声吧。

滴答——滴答——

原本被说话声音掩盖住的声响。

滴答——

有规律的节奏像是在催促。

我忍不住询问：

“这个滴答滴答的是什么声音？”

“这个声音啊……十分抱歉，我现在正在熟人的钟表店里修手表。”

“这样啊……”

“那么能稍微回答我几个问题吗？”

“如果我能回答的话……”

“第一问，你是不是在12月22日遇见过一个少年，随后便失去了部分记忆？”

滴答——滴答——

在问答的间隙，就会听见。

“嗯……不过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送给那个少年的大衣，在你家有同款式的，然后我稍微调查了一下。”

说起来尼亚曾在我昏迷的时候帮我拿过换洗衣服呢。既然电话那头的男子认识尼亚，那么这个消息也是从尼亚那里听来的吧。

停顿了不到一秒，名为“拉克”的私家侦探继续说：

“第二问，你现在恢复记忆了吗？”

滴答——滴答——

滴答——

“姑且是吧……”

滴答——

“第三问，你是连续自杀事件的幕后黑手吗？”

滴答——滴答——滴答——

滴答——

滴答——滴答——

“嗯，是我。”

滴答——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滴答——

拉克说道：

“我们来做个交易……嗯，也不能说是‘交易’，准确点说应该是‘约定’。”

#### 格里高尔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12月25日）

0

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

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中不是自己人。

作为说德语的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

作为劳动保险公司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

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

但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作家。

但就作家来说，他也不是，

因为他把精力放在了家庭方面。

而在自己的家里，

他比陌生人还要陌生。

1

【尼摩】

昨天，尼亚好像和我说了很多事。

说完之后还嘱咐我尽量不要离开幽灵酒吧……

被尼亚带回酒吧之后，我就上了二楼，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随意地将大衣丢在一边，把自己裹在被子里。

还有些无法接受。

无法接受什么？

大概是无法接受自己是这样一个“不被需要”的存在。

没有自己的记忆，所以没有“过去”。

拥有夺去他人记忆的特性，所以亦不会有“未来”。

这种时候我最应该做什么？

假如身上携带了足以毁灭人类的逆转录病毒，自己作为0号感染者是否应该自杀？

当然，也不一定非死不可。尼亚就说过让我好好待在幽灵酒吧里，不要试图与外面有所交流。这就好比将0号感染者的我丢在了一座孤岛上，虽然在生物学意义上来讲不会死亡，但可能在社会学意义上已经死亡了。

假如有家人，假如有朋友，假如有恋人，他们也许会通过无线通讯工具与我联系。

这样也不失为一种生存方式——一个人在孤岛上一直到死亡，靠着拥抱名为“过去记忆”的“灰烬”去获取一点“余热”。

虽然“灰烬”不会增加，但也不会减少。

不过，这种生活方式对我来说行不通，

对我这个“没有过去的人”来说行不通。

被流放在孤岛上的我，没有与任何人建立“联系”的可能。

只有一个人。

虽然目前看来，尼亚还有幽灵都可以免疫我的特性，但她们两人都有各自的生活圈。

难道我的孤岛人生只有自己可以作伴了吗……

“怎么想都觉得可怕……”

意外的是，幽灵在晚上7点的时候过来敲了门，让我去一楼吃饭。

似乎是幽灵亲自下厨做的，菜色是相当平常的居家系。

我吃饭的时候她一直坐在吧台前那个固定的位置看书，完完全全把我当成了空气。

我吃完饭后打算一声不吭地离开，结果我刚站起身就被幽灵叫住了：

“尼摩，稍微有一些事要和你说一下。”

幽灵将袖珍本收好，将身子转向了我，我也只好重新坐下。

“怎么了？”

“尼亚把你的情况大致和我说了一下……”

所谓的“我的情况”毫无疑问是指我的特性了。

将记忆侵蚀殆尽，将人格完全破坏的“特性”。只要我试图与他人交流，他人就会被轻描淡写地侵蚀。虽然幽灵可以免疫这种“特性”，但无论怎么想都不会有人想把这种人留在身边吧？

“说的也是，我本来就是被好心收留在这里的。如果添麻烦了，立刻走人也没办法啊……”

我叹了口气，苦笑了几声。

“的确很麻烦，但也并不是特别紧急——我只是想和你说，你不用担心住房的问题。之前的协议目前还奏效，你可以在这里吃软饭吃到明年。”

幽灵摇摇头，冷静到冷漠地说道。

“啊……”

我抓了抓头发，完全没想到幽灵会这么说。不过考虑到幽灵的性格，她这么做似乎也没什么好惊讶的。

但她为什么要突然叫住我和我说这件事？

是防止我担心吗？

“还有一件事，明年你从这里出去之后，如果找不到容身之所……”

幽灵突然在这里不自然地停顿了一下，甚至眼神都开始有些飘忽不定。

幽灵这种态度很不自然。

我下意识地猜测幽灵可能想说“如果找不到容身之所，可以回到这里来”这种台词。

两秒后，幽灵的视线回到了我的身上，继续说道：

“如果因为找不到容身之所所以要自杀的话，请到一个我看不到的地方安静地死掉。”

结果是这么一句话。

“啊……是……”

听到我明显有些不在状态的答复，幽灵便将身子重新转向了吧台，将袖珍本拿出来不动声色地看了起来。一般这种行为就等于幽灵在说“我已经说完了，你可以离开了。”

如果因为找不到容身之所所以要自杀的话……

这个前提倒是相当现实呢。

没有过去，没有未来，不能被任何人期待的我，大概也只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走吧？

不过既然拥有了这种特性，其实可以做的事也很多吧。

比如说……

比如说制造世界混乱，引发国际战争，破坏社会稳定等等。

但说实话，我也不想沦落成这种自暴自弃的人，就算别人对我没有任何期待，那么至少我自己也得给自己一点期待吧。

再说我也没有那么恨这个对我不管不顾的世界。

实际上，在知道自己的特性之后，要做的事情没有多大的改变，还是“要找住处”“要找工作”“要找回记忆”这三条而已。

顶多再算一条“想办法消灭自己身上的‘病毒’”。

要做的事情太多。

可能就是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甚至抽不出时间去憎恨世界。

但是，为什么？

我会一边想着“抽不出时间”一边无所事事地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着。

我到底想要干什么呢？

不知道。

无法知道。

更有可能，知道了也没有意义。

要做的事没有改变。

要想的是没有意义。

于是，昨天在思考带来的头痛中迎来了结束。

今早六点就起床了，下到一楼后发现幽灵保持着同样的姿势在同样的位置看着同样的书。

唯一的不同是那本书就页数而言逐渐接近了尾声。

看见我下楼，幽灵放下书对我说：

“需要我为你准备一点吃的东西吗？”

“不用，现在还不饿。”

“哦……”

“那个我能问一下为什么幽灵小姐突然要给我做饭吗？”

其实我昨天晚上就想问了。

“你不是不能去外面的餐厅了吗？”

“话是这么说没错……”

“而且人类不吃饭的话会危害身体健康。”

“话是这么说没错……”

“那么你有什么疑问吗？”

不知为何，幽灵说这句话的时候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感觉，像是在说“你到底要怎么样？”

“因为你突然亲自动手为我做饭，感觉不像是你会做的事。”

虽然说出来有些失礼，但幽灵确实给人这种感觉。

“说是‘为你准备一点吃的’，但也不是自己从头到尾亲自做。只是把做好的菜拿出来热一下而已。”

这样吗？

“做好的菜……是餐厅里买的吗？”

“不是，是拉克做的。”

拉克？

感觉是个很重要的人。

察觉到我的疑惑，幽灵说：

“拉克是尼亚的……影子吧？”

“为什么是疑问句？”

“尼亚相当喜欢你，所以拜托拉克为你做了饭。我的任务只是把食物放到微波炉里，然后把你叫下来而已。”

原来如此，这么一来也算是符合逻辑。

不过……

尼亚相当喜欢……

呃，感觉自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不论怎么讲，这种表述也太奇怪了。

也不知道是这是尼亚的原话还是幽灵自己理解成这样的。

虽然依旧非常不愿意和尼亚打交道，但也不能否认尼亚给予了我极大帮助。从一开始把我从街头捡回来，再到告知我关于“特性”的事（勉强也算帮助吧），最后又在食物这方面照顾我。

所以为什么呢？该不会尼亚其实是那种助人为乐的好人……

不，怎么想都不会。

再怎么想也想不出来尼亚这么做的理由，既然如此干脆别想了。

优先考虑我自己能够解决的事。

犹豫片刻后，我对幽灵说：

“幽灵小姐，我想出去一趟。”

尼亚肯定嘱咐过幽灵尽量不要让我外出。考虑到我的“危险性”，这是绝对正确的决定，但我也有自己的考量。不过虽然说是“考量”，但只是粗糙的计划而已，总之我不愿什么都不做地待在酒吧里。

不愿什么都不做。

至少让我能用“已经尽力了”来安慰自己吧。

如果幽灵阻止我外出的话，我就必须说服她，甚至强行逃走。

当然，既然是幽灵的话，她更有可能是什么都不会做。

“哦……如果要回酒吧，请提早打个电话。”

事实上，幽灵也确实什么都没做。

没有阻止，没有提醒，只是像往常一样这么说。

因为是幽灵，所以对人类的事情基本上没有兴趣吗？

也许吧。

我冲着幽灵点点头，走出了酒吧。

从酒吧的外面是另一条陌生的小巷，出门后身后的店面也自然而然地不自然消失了。

走在和昨日没有任何不同的街道上，与一成不变的日常生活擦肩而过。但总有一种违和感，这种违和感一直在提醒我不要试着与其他人交流。

我和其他人之间仿佛隔着一面矮墙，虽然可以轻易翻越，但却又好像是不可逾越的。我的视线越过矮墙，所见景物经过光线折射，呈现出微不足道的扭曲。

不要试着和别人交流……

必须不断地提醒自己，否则自己可能会忘记。

总之，先把这座城市逛完吧，今天就是最后一块区域了。

假如我在走遍整个城市后都没有什么记忆复苏，那就只能先考虑一下这样的我能干什么工作了。不与别人交流也能做的工作……而且说到“交流”，也不知道手写或者肢体语言会不会触发“特性”。

总之，先去把最后一块区域走完吧。

我沿着人行道慢慢走着。

走了一段路后，我进入了一条商业街。

周边的店面都被装饰成了圣诞节风格，在青白色的天空下，那些五颜六色的装饰物都像是结了一层似有似无的冰霜。

一位年轻女人从我身旁的店面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至于摇摇晃晃的理由，看一眼就可以知道——她怀里抱着的东西太多了。

一个礼物盒推在另一个礼物盒上，手指费力地勾着装了许多东西的袋子。

为了躲避迎面走来的行人（我），她小心翼翼地挪动起了身体。

然而在经过零点几秒的停顿后，她怀里的某个礼物盒还是飞了出来。

撞在了我的头上。

我不动声色地承受下了这一记飞来横祸，心里默默庆幸这个礼物盒没那么重。

年轻女人露出有些尴尬的神色，连忙对我说：

“对不起，不小心……”

慌张的道歉让她怀中的礼物又飞出了一个。

看着她狼狈的样子，反而让我有些不好意思。

我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不，不用在意……”

然后，

我的身体僵住了。

思考的齿轮卡顿住了。

心脏的搏动停滞住了。

年轻女人没有看出我的情绪变化，再次道歉后重新抱着大包小包离开了。

我站在原地。

年轻的女人迈着摇晃但是轻快的步伐走远了。

刚刚，只有一句话，但确实，我和她产生了“交流”。

一下没注意。

只是下意识地就说出口了。

等我回过神时我已经跟在那位年轻女子的身后了。

无意之间造成的伤害尚可以无知为借口，但若是因为自己的大意而毁了别人的生活，那我除了道歉还能做什么。不对，连道歉这种程度的交流都不能做。

我应该做什么？

理性告诉我这时候最该做的是立刻转身离开，然后忘记她。

但脑海中的声音却告诉我：

“也许，不会有事……”

没错，也许不会有事！

就算尼亚再怎么和我说，但那只是说说而已，也只是理论而已。我没有亲眼看见过，所以可能是假的。但尼亚为什么要对我说谎呢？我不知道，但一定是有理由的吧！

再说了，当初在尼亚说完后就立刻相信了的我才是最奇怪的吧？为什么当时就相信了？因为冥冥之中的预感吗？不对，不对，那种预感并不靠谱，只是错觉而已！

因为我失去了记忆，所以急切地想要了解自己，这种情况下，我不自觉地相信了尼亚详细的说明。对，这样也说得通。

为什么要相信那种东西？

任何与我有过“交流”的人都会丧失一部分记忆……

毫无逻辑，

毫无铺垫，

毫无必要性。

这种东西，我为什么要那么相信？

就像在推理小说的后半部分突然乱入了魔法相关的设定，之前也没有伏笔，简直莫名其妙。

太不自然了！

还有幽灵，还有杀手，为什么突然冒出这些设定！

起承转合呢？

对，还有“都市传说”的设定，为什么一定是“都市传说”？还有这种随意到不能再随意的设定解释……

一切的一切，都有问题。

这一切都疯了。

我到底活在一个怎么样的世界里？

我紧咬牙关，将冰冷的空气吸入，将体温呼出。

慢慢地跟着那个年轻女子。

不知不觉间我已经忘记最初的目标了。

年轻的女子走了一小会儿，她的迎面又走来了一位行人。就像历史重演一般，年轻女子笨拙地往旁边挪了几步，接着礼物盒像弹射出仓的飞行员那样飞向了那位倒霉的行人。

行人敏捷地接住了礼物盒，然后微笑着还给了年轻女子。

年轻女子连忙道歉，行人笑着摆了摆手。

到目前为止，没有异常的状况。

你看，这个年轻女子不是很正常吗？

就算和我有了交流，也不会因记忆丧失而陷入狂乱状态。

这才是理所应当的。

这才是一成不变的。

到目前为止，

没有问题。

但是……

“嗯？！”

就像终于倒塌的空中楼阁那般，女子怀里抱着的各种东西陆续在地心引力的作用下坠落。

礼物盒散落在人行道上，袋子则倒在她的脚边。

那个年轻的女子像是突然看到了什么恐怖事物那样开始剧烈颤抖……

年轻女子的腰慢慢弯了起来，脊背呈现出痛苦的形状。

接着，她的膝盖终于承受不住颤抖，直接跪在了地上。

她看上去很痛苦。

她看上去痛苦得想要自杀。

而我……

我的四肢仿佛结了冰，由内而外的寒冷让我无法动弹，完全无法做出除了颤抖以外的动作。

这就是现实。

是我害了这个女子。

已经没法再逃避了。

既然被摆在了眼前，那么无论多么荒诞的东西都只可能是事实了。

因为我与她有了“交流”。

理性开始嘲笑我：

“看吧，这就是真实……年轻的女子因为你的无心之举而受伤了，这道伤将烙印在她的人格、她的灵魂上。她会因这道伤的痛而抓狂，但却不会知道是谁刺上这么一刀的。她会隐约感觉到有那么一个人存在，是那个人伤害了她，所以她会愤怒，她会疑惑，她会憎恨……究竟那个人是有多厌恶她，才会给予她这种可怕的诅咒。然而，她却不会想到，那个人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甚至只和她说过一句话，甚至只是‘不小心’而已……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个冷笑话真是太有意思了！”

我的意识大声尖叫起来，

尖叫声无法传达到头颅之外的世界，

所以声音在头骨内不断回荡，

所以不断交织，

所以必然将我那可怜的理性完全绞死。

哈！

我要死了吗？

哈？

我要疯了吗？

失忆了，在寻找记忆的半路上，我就这么轻易地被自己自己的罪恶感杀死了。

实在是不像样的落幕方式呢！

但是，无所谓了，尊严、统一性我都可以舍弃，让我逃走就行了。

“嘿，你怎么了？脸色那么难看……”

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声音传入耳中。

我勉强抬头看向了前方，

让眼睛与现实对焦。

是那位行人，那位与年轻女子迎面相遇的行人。

一位不认识的女性。

她的身高比我高一些，金色的长发，穿着一身白色大衣。

我沉默地打量这眼前这个行人的模样，进而得出了“确定是不认识的人”这一结论。

“哦，是你啊……”

看到我的脸，穿着白色大衣的女人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

是我不认识的人，但她好像认识我……

她难道认识失忆前的我吗？

是线索！

但……

我应该开口询问她吗？

我应该和她“交流”吗？

是为了线索去和她交流，还是立刻逃走……

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她……

不要再试图交流了！

不要再试图交流了！

不要再试图交流了！

假如再来一次，再一次那种体验。

亲眼看着别人因自己而受伤的体验。

我一定会疯掉的。

但线索就在眼前……

只要有了过去的记忆，我就能逃离我现在的状态了。

也许在失忆前我有家人，有朋友，有恋人。

也许因为我的特性，我注定在孤岛死去，但至少还有余热。

所以要选择。

所以要立刻做出选择。

但是我做不到……

好想死。

这样看来不是无论如何都必须死吗？

那干脆死掉算了。

死……

穿着白色大衣的女人上前一步，

从正面抱住了我。

温暖。

首先感受到的是温暖。

不是寒冷。

干涩的大脑没有立刻理解发生了什么。

几乎停滞的心跳被慢慢解冻。

慢慢地。

我伸出僵硬的手，也抱住了这个陌生的女人。

她把脸靠在我的肩膀上，说：

“之前一直都没有好好聊过呢。我的名字是艾米·道尔，你叫什么？”

短暂的拥抱之后，我们各自退后了一步。

“实际上我也不知道我的名字。”

“那称呼呢？”

“叫我尼摩就行了。”

“尼摩船长啊……这个地方聊天不太合适呢，要不要去我的公寓？”  
“假如你不介意的话……”

“哈哈，怎么会怎么会。”

艾米笑着拉住了我的手，这一幕让我想起了昨天的尼亚。

但不知为何，我的内心很平静。

不再因为该怎么做而痛苦，混乱的思绪间得到了片刻的和解。

我们无视了那个跪在街边的年轻女人，往前方走去。

无视了因我而痛苦的人。

正是因为无视了，所以才能继续往前走去。

2

【尼摩】

艾米的公寓很简陋，经过门外的走道时还在地上看见了不知道是铁锈还是血迹的红色。

进入卧室客厅一体化的小空间后，艾米和我在茶几前的面对面坐下。

接着，我们开始了交谈。

虽说是“交谈”，但一开始的时候都是我在说。

我不停地说。

完全不顾后果地，

将自己的想法推给了这个叫艾米·道尔的女人，

不得要领地和艾米讲了。

讲到后面，我甚至都已经不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了……

话语不断从口中涌出，但大脑却完全没有运转起来。

与其说是倾诉，倒不如说是最原始、最粗糙、最低级的“发泄”。

她听得相当认真，就算听到了“都市传说”相关的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不知过了多久，我停了下来。

“我稍微总结一下，首先就是，和你有过交流的人记忆会被破坏。”

听完我的话，艾米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

“很难相信对吧……但刚刚那个女人，那个在你面前倒下的女人就是因为我才……”

“哦，那个啊。我想那个人倒下不是你的错。”

艾米相当冷静地说道，语言中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确信。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那个女人是因为我才倒下的，抱歉啊。”

艾米说道，耸了耸肩，挤出了一丝尴尬的微笑。

“那个……”

“好了，好了，这件事先放到一边吧。那个女人可能会失去重要的记忆，但一定会在今晚零点之前死掉。所以她应该不会恨你的吧……”

不容分说地打断了我的话，艾米站起身走向了厨房，不久后就端来了两杯咖啡。

“美式咖啡可以吧？”

“嗯。”

虽然我是这么回答着的，但实际上根本不懂什么美式咖啡。

嗯。

刚刚她说了什么？

那个女人是因为艾米才倒下的，并且还会在零点之前死掉？

我的脸部肌肉不自然地抽动了起来。

“那个不重要啦，省略省略。”

艾米看出了我的想法，立刻再次提醒。

“这东西不管怎么说都不能被省略吧！”

前后完全没有逻辑不是吗？

“那我稍微解释一下吧……该从哪里开始说起呢……”

艾米露出了“真麻烦啊”的表情，视线开始游离，说，

“最近发生的‘连续自杀事件’你听过吗？”

这个事件就连我都有所耳闻，不过似乎早在12月22日的时候就停止了。

“嗯，听过一点。”

艾米紧接着说：

“总之我就是这个事件的凶手，好了，就这样！”

什么“总之我就是这个事件的凶手”啊，这种事情是能轻描淡写说出来的吗？

艾米用指甲敲了敲咖啡杯，说：

“你只需要知道那个女人倒下和你没关系就行了，我们赶紧推进到下个话题吧。比如说，你的‘过去’……比起别人，难道不应该首先关心一下你自己的事吗？”

感觉再纠结这个话题艾米也不会再说更多了，我只得点点头，半是无奈地说：

“对，还是先关心一下自己的事吧……”

艾米满意地点了点头，说起她与我最初的相遇。

令人失望的是，艾米似乎并不了解我的过去。

不过她的讲述也稍微解答了一些疑惑，比如说我身上这套不合身的大衣是从哪里来的。

“也就是说，你在12月22日的时候遇见了我，但当时的我意识还不清晰。接着，你特地给了我大衣和零钱。”

“嗯，大致来说是这样。”

“但是……我还以为……我和你会更熟一点的……”

毕竟在不久前她还抱住了我。

那种温暖的感觉很熟悉，好像在更早之前就感受过了。

“对这个现实失望了？”

“有一点。”

“那么我来问你一个问题……”

艾米指了指我身上那件不合身的大衣，说道，

“你觉得我为什么会把这件大衣送给你呢？就算我看见一个陌生人再怎么可怜，我也不至于在大冬天把大衣送给对方吧。我才不是那种大善人，甚至可以说是相当自私冷漠的人。”

哪有人会说自己是自私冷漠的人……

“因为同情吗？”

“都说了，我可是相当自私冷漠的人，同情这种东西怎么可能会有？我的人生信条就是那句话：比起别人，自己的事永远是最优先。”

“相当简单粗暴的利己主义呢。”

艾米左右摆了摆脑袋，不知是对“简单粗暴”还是“利己主义”表示否定，继续说道：

“我光是要忍住不自杀就已经够吃力了，哪里还分得出精力去关心别人？”

她相当冷静地讲述着，

讲述着“不应当被这样冷静地讲述着”的事。

平静地喝着美式咖啡，像随处可见的行人那样安静。

察觉到我的目光，艾米脸上再次出现了那种尴尬的微笑，连忙说：

“不用在意不用在意，只是年轻人的无病呻吟而已。比我更加痛苦的人在历史上一抓一大把呢。”

“这么说也不算错……”

“不过啊，实际上痛苦这种东西真的可以用来比较吗？就算全世界都觉得这个人幸福，但只要这个人觉得自己痛苦那就他就是痛苦的。所谓的痛苦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肤浅深刻之分，有的只有‘接受度’的不同罢了。”

“但既然痛苦没有高低之分，那不就和你之前那个‘更加痛苦’的话自相矛盾了吗？”

“嘛，我比较的是‘接受度’啦。一般被广泛接受的‘痛苦’就是‘恰当且深刻’的，不被广泛接受的就是‘庸俗且肤浅’的。所以从相对客观的角度来说，我确实是无病呻吟。”

说着，艾米装模做样地大大叹了一口气。

怎么感觉话题越来越偏了。

“那个，艾米小姐……”

“哦，刚才说到我为什么会借你大衣对吧。你还有什么其他想法吗？”

“既然不是因为同情，那还有什么感情可以联系两个陌生人呢？”

陌生人之间的情感联系无非就是冷漠、关心、同情、好奇、期望这几种吧……

但感觉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无法解释。  
最终，我选择了投降，说道：

“不，我实在想不出来了。”

艾米对我的回答则是满意地点了点头，好像一开始就没觉得我能答出来一样。

沉思片刻，艾米说：

“实际上啊，直到昨天我也很疑惑，为什么我在那个瞬间会把大衣给你呢？不过今天的我稍微理解一点了——答案不是‘同情’而是‘共情’。”

“共情？”

“就是精神层次的共鸣，那种一眼就认定‘这人绝对和我聊得起来’的感动。打个比方就是母子之间的血脉联动吧，是人类的底层逻辑之一。”

“所以为什么是母子而不是父女？”

艾米似乎对我的关注点有些惊讶，但还是手托下巴一边思考一边说道：

“自然而然就这么说了，大概是……我年纪比你大吧。还有就是气质，你啊，完全没有大人的样子，以至于每次看到你都有一种‘哎呀，这个人以后走上社会一定会被骗光所有钱然后流落街头的’。设想一下，十年后，我在街上走路的时候会突然冒出一个衣衫褴褛的脏大叔，用沙哑的声音喊着我的名字，没想到这就是曾经的尼摩小哥！”

“你的妄想好具体啊！”

“开玩笑的，别生气。”

“我没生气……”

“真的别生气了，虽然是真实的第一印象没错。”  
“我真的要生气了。”

“对不起。”

艾米老老实实地低头道歉了——真想让某个姓氏是安德塔的人过来学一学。

道歉完，艾米继续说道：

“大概就是这种‘共情’，到了某个特定情景就会不自觉地做一些事。”

“那你之前那个拥抱也是因为‘共情’吗？”

“是的，看见你呆在原地的样子，虽然不是很懂具体状况，但脑海里有个声音一直在告诉我现在去给你一个拥抱是最‘恰到好处’的。现在，我就一点不想抱你。”

“然后，为什么要突然解释起送我大衣的理由呢？”

我记得这个问题是艾米单方面主动提出的。

艾米露出了一丝苦笑，说道：

“因为你说你对现实有一点失望了，所以我想向你证明一下，虽然我和你相处的时间不长，但我们之间的‘联系’可远不止这些。就这点来看，即使我没法帮助你找到记忆，不也是一次相当有意义的邂逅吗？”

即使没法帮我找到记忆，

即使无法改变现状，

但也是一次不错的邂逅。

过去的记忆固然重要，但也终究是已经终结的事物而已。

艾米她也说过，比起别人，自己的事情永远是最优先。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过去的我”和“未来的我”也是与自己不同的“别人”，所以“自己的事”是在说“目前自己体验到的和感受到的”吧。

她是想让我不要过分在意“过去的记忆”和“那个被我伤害的年轻女人”吗？

比起“别人”，“自己的事”永远是最优先。

她是在安慰我？

想到这里，我不禁苦笑了起来……

将话题绕来绕去就只是想让我舒心一点，还真是个奇怪的好人。反而不太像“母亲”，而是像爱闹别扭的“姐姐”。

我看着艾米的脸，完全无法想象这个人成为“母亲”的样子。虽然说这种话有点不太好，但我还是觉得她会一个人生活到死掉，不会结婚——她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样。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

也许是因为艾米的话语给了我些许勇气，我深呼吸一口气，慢慢说道：

“艾米小姐，我必须和你道个歉！”  
看到我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了，艾米也不自觉挺直了脊背，说：

“诶，为什么？”

“因为我会……”

“破坏我的记忆，这样吗？”

艾米像是才想起有这么一回事一样频频点头，但却也仅限于此了。

“对，是这件事——所以我得说对不起。”

从遇到艾米起，我的身心就被一种古怪的安心感给填充了。原本的不安和焦虑被更具有质量的感情推挤到了心脏的角落。我现在在道歉，似乎是想给这份安心感再加上一层保险。

因为我在内心不由得确信着，艾米一定会普通地接受我的道歉。

也许是一见钟情，亦或是艾米所说的“共情”吧。

艾米也确实如我所料地接受了我的道歉。

不过她说的是：

“哈哈，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吧——我不是和你说过了吗？你不用因为那个年轻女人的事太责怪自己，因为她今天晚上临近零点的时候就会死了。”

嗯？

为什么突然谈起那个人？

道歉的对象是艾米才对。

艾米静静地用勺子无用地搅拌着咖啡，说：

“因为我今晚大概率也要死掉了。”

原来如此……

她是想说因为她今晚也很可能会死，所以就算记忆被破坏了也没有太大关系。

“这样啊……”

对此我没有说什么。

并不是“随便啦”的那种“对此我没有说什么”，而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理解”。

看着艾米平静的样子，好像她只是在和我说她明天会去外地旅游一样。

“因为我已经和拉克聊过了，没想到他猜得那么准……真不公平啊，侦探随便一猜就猜到凶手什么的，而且这样的故事也不有趣，没有人会喜欢看吧……”

断断续续地自言自语着，艾米用左手撑着自己的脸，慵懒地继续搅拌着咖啡。

褐色的液体被细长的钢勺卷起微型的旋涡，零星点缀的泡沫慢悠悠地跟随着既定的轨迹。

我无言地看着艾米的一举一动。

接着，毫无预兆地，艾米放下勺子，像是突然想通了什么问题一样。

她看向了我，

“虽然前文说了我可能对你的寻找记忆之旅不会有太大帮助，但实际上我也确实知道线索。嘛，更准确地说，是知道‘可能会有线索的地方’在哪里。”

“什么意思？”

“你不是在和我讲述事情经过的时候提到过吗？你失忆之后似乎在无神的状态下走了好一段路程，导致你不知道失忆的最初是在哪里。而我恰好是在你没有清晰意识的情况下遇到你的，所以大致知道你是从哪个方向过来的。”

停顿了一下，艾米说道：

“车站大楼所在的那条街，你可以去看看。”

车站大楼所在那条街正是在我今天预定探索去看的“最后一块区域”中。

我在前天计划把这座城市分为三个部分逛完，结果真正有线索的是在最后一块区域。

完美地绕过了正确选项。

非常成功地失败了。

该说运气好还是运气不好。

不过总算是知道线索了，可能在那里找回自己的记忆。

当然也有可能一无所获。

“怎么感觉你好像不怎么开心啊？”

艾米的话让我从思考回到了现实。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你的表情没什么变化啊……”

艾米指了指她自己的脸说。

“是吗……”

“是的。”

“也许是艾米小姐你给的线索太突然了，我还没来得及消化。”

“这样啊……那你不如立刻动身去看一下如何？权威机构说，餐后散步有助于消化。”

这是默认人脑等同于空空如也的胃袋了吧。

“艾米小姐你已经没有其他事要和讲了吗？”

“大概没有了吧。”

艾米说着，站起了身。我也在她的催促下起身走向了玄关。

怎么感觉自己是被突然赶出来的？

“没有，完全没有那个意思。”

艾米突然这么说道。

“诶？”

“就是说，我没有把你赶走的意思。”

“那可是我的心理活动描写啊……”

“因为我刚刚也在想‘这样子是不是有点像赶人走’。”

在玄关处，艾米为我开了门。

“那为什么突然要我走……”

“因为确实没有话题可以聊了不是吗？你有自己的事要做，我也有自己的事要做。”

“真是率性到有些粗鲁的想法。”

“对象是你的话就没关系啦，我相信你！再说了，记忆虽然没有那么重要，但也算是挺重要的东西。如果能顺利找回记忆，那也是不错的结果。”

不那么重要，但也挺重要的。

这个描述虽然前后矛盾，但却意外的贴切。

我侧过身，举起一只手做了最后的告别：

“嗯，也对……那么，再见了。”

“再见了，以后不要成为我这种大人哦。”

门被关上了。

虽然搞不懂艾米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我还是按照艾米所说的那样，孤身一人走下了公寓楼，随后往车站大楼的方向走去。

其实我还特地去了一趟不久前和艾米相遇的那个街道，不过等我到那里时，那个年轻女子已经不见了，只留下地面上散落着的礼物盒。

后续不得而知。

也无法再得知。

这才是世界的常态——做了什么，却不会知道其结果。

总之，我最后到达了车站大楼所在的那条街。

我沿着街道慢慢地走着，不过脑中完全没有突然插入的回忆片段。

意料之中，情理之外。

一般来讲，艾米作为突然出现的角色，并和我有了一大段对话——这种情况下，她提供的线索却被认为是“无用的”或是“没必要的”，这种情况在小说中大概率不会出现吧……

就像在看完一些烂电影后，观众会吐槽说：“完全不觉得这个主角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着重描写艾米，结果对剧情没有推动作用——所以是情理之外。

我是一开始就不觉得记忆能这么容易找到——所以是意料之中。

“嘛，今天就到这里吧。在外面待太久也不太好……”

我拿出手机，打算联络幽灵。

然而，在这个时候，

我看见了……

在等待电话接通的那几秒内，我无聊地抬起了头，看着那青白色的冰冷天空。

这是自然而然的举动。

是完全的一时兴起。

但是在我抬头的时候，我看见了……

在车站大楼的屋顶，有一个人坐在了屋顶的栏杆上。

也许是因为不重视，这个车站大楼的屋顶并没有用高高的铁丝网围起来，只是用及腰高的铁栏杆做了最低限度的保护。

而如今，我抬头看到的那个地方，一个人若无其事地坐在了栏杆，面朝外地坐在那里。

虽然那个人现在稳稳当当地坐着，但我不禁想到只要来一阵风就会让那个人从栏杆上坠落。

我赶紧挂掉了还刚刚接通的电话（对不起了，幽灵），冲进了已经被时代废弃的车站大楼，在空无一人的大厅中找到了楼梯间。

以最快速度跑上楼梯。

随着我的高度越来越远离地面，周围的灰尘和铁锈也越来越多。

隐约间，我甚至误认为自己正在探索某个闹鬼医院。

最后，我气喘吁吁地跑到了屋顶的门前。

老旧的门锁已经被人为地破坏掉了——这种年久失修的门，应该只要踹两脚就可以把门踹开吧。

我握住没有灰尘覆盖的门把手，轻轻推开。

与身后那阴暗诡异的楼梯道不同，明亮的景色轻描淡写地在视野中扩展开来。

像是从高楼大厦众多的森林冲进了一片草原。

双眼逐渐适应周围的亮度，场景有条不紊地铺开。

在我的前方，一位穿着水手服的女孩子背对着我。

她用手扶着栏杆，远远地看着什么。

我环顾四周，发现并没有人坐在栏杆上。

难道是我看错了吗？不，绝对不可能看错。

接着我看向了少女……

她没有注意到我，依旧专注着她前方的景色。

我慢慢靠近，尽量不发出脚步声。

结果……

“呜啊！！！”

结果被立刻发现了，少女转过头的瞬间，她立刻被吓成了草稿画风。

我连连后退，差点被急促的大叫吓得向后倒去。

“你……你为为什么走路不发出脚步声！”

少女扶着栏杆迅速拉开和我距离，甚至从口袋里拿出了电击枪。

为了避免冲突升级成法律诉讼，我赶忙像花园鳗一样举手投降。

“转过身去！”

少女厉声说道。

我也只能按照她说的话做，心里想着她是不是会用什么东西把我敲晕然后逃走。

“你叫什么名字？”

我没有回应。

我没法回应。

“喂！我在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依旧没有回应——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开口会对这位少女造成怎么样的影响。

我侧过脸看向门的位置，想着就这样无视她立刻走人就好。

既然已经确认屋顶上没有人试图自杀了，那我也没有继续呆在这里的理由了。

于是我深吸一口气，快速转身，打算……

手机铃声响了。

那个放在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应该是幽灵回拨来的。不过这倒是无关紧要，总之先离开这里。我刚想跑起来，就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

不知从何时起，那个少女已经站在了我的身边，她在我即将逃离这里的时候用肩膀撞了我。

我的身体一下子失去了平衡，但毕竟只是少女的力量，我还不至于摔跤。

但紧接着，少女一脚踢在了我的左腿膝盖上。

我狼狈地摔倒在地，肩膀处传来与地面亲密接触时的疼痛。

少女蹲下身子，动作迅速地将电击器抵在了我的胸口上。

至此，我彻底被这个少女压制住了——简直就像大学男生去打架，结果被小学女生踩在脚下一样。不过考虑到我瘦弱无力的四肢，这种结果反而兼具了合理性与戏剧性的。

我和少女保持着这个不自然的姿势，像冰雕一样一动不动，只有我口袋里的手机铃声在这个空间里不协调地响着。

我突然想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手机的铃声。

貌似是摇滚乐？

过了一会儿，少女开口说道：

“名字……不想说我就不问了。但为什么我的手机会在你那里？我想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应该没人会用这个来当手机铃声了。”

光从铃声就可以如此断定了吗？

这个手机幽灵丢给我的，怎么可能是这位少女的……

就在我愣住的时候，少女快速地把手伸进我的大衣口袋，取出了响个不停的手机。

少女将电击枪放回口袋，解除了对我的压制。

“果然是‘我’的手机啊，甚至磨损都一模一样。”

少女一边像是检查假钞的银行工作人员那样仔细观察着手机，一边说道。

接着，少女看向屏幕上的电话号码，随即按下了接通键，

“幽灵，为什么我的手机会在这里？这个手机，不是上一个‘梦’的所有物吗？”

我缓缓站起身，努力思考起现在的局面。

少女自顾自地和幽灵聊了起来，看来她也是幽灵的熟人。

世界真小。

我突然想到，幽灵在把手机丢给我的时候说过，这是二手货。

二手货的话，那么这部手机的原主人是谁？

就在我思考的时候，少女结束了通话，转身将手机丢给了我。

“这个手机铃声是Radiohead乐队的《Just》，不过是我一个朋友的个人翻唱版本，所以是独一无二的。顺便一提，这部手机送你了，就当是刚刚的赔礼道歉。”

将原本就是我的东西抢走然后送回来，哪有这种赔礼方式……

“你就是尼摩啊，虽然我从幽灵那里听说过你的事，但实际见面也还是第一次呢。”

少女走到我的面前，半眯起眼上下左右地打量着我。

虽然看上去年纪不大，也会因为我的突然出现而失声尖叫，在对话的时候却又格外成熟稳重。

应该有很多人会和她说：“你很适合去当大学老师或者演讲家！”

少女突然说：

“哦，对了，你可以和我说话。放心好了，我对你的‘特性’也是免疫的。在这么一个全是对话的故事里，一直被禁言也没意思。”

我一时有些不知所措，但还是慎重地说：

“这样？”

“没错，就是这样。”

少女双手抱胸点了点头，说，

“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莉莉·露露’。本来想过一会儿去幽灵酒吧找你的，没想到在这个地方遇到了。颇有点宿命论的感觉，在这个你诞生的地方。”

“什么叫……我诞生的地方？”

名叫莉莉·露露的少女指了指脚下，说：

“这个已经被时代抛弃的车站大楼是你诞生的地方，在诞生之前你什么都不是，所以准确点说，你不是失忆了，而是根本就没有‘过去’。”

莉莉侧过头看向旁边，正如一开始那样，她的视线越过锈迹斑斑的栏杆，望向远处。

在那里是视觉的极限。

是大地与天空的交会。

但也是与平常别无二致的风景。

“尼摩（Nemo）啊，尼亚还真是取了个好名字。‘无名之人（Nemo）’这个描述还真是一针见血的准确。”

3

【艾米】

回顾我的一生，尽是些可耻之事。

追忆到最初，我明确认知到的第一个人是哥哥。

虽然在之前也有爸爸妈妈的模糊印象，但明确记住的第一个人名是哥哥的。

哥哥比我大三岁，经常会帮忙父母照顾我。

父母虽然是工作狂，但据说在我刚出生的那几年里，母亲没有去工作，父亲也从来没有加过班。只要在非常不凑巧不方便的时候，哥哥才会照顾我。

也就是说我看见哥哥的概率其实并不算高。

但十分戏剧性地，我最初记住的名字是哥哥的。

直到我15岁生日的时候，我都一直过着自诩为正常且普通的生活。

什么年龄段该有什么变化，该有什么问题……全都像科普文章里所说的那般精确。

说是精准到秒针都完全不为过！

父母对此非常开心，毕竟这从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我的健康。

而我那个哥哥似乎在七八岁好像因为什么病动了一次手术。

15岁生日那天，家里人给我办了一场惊喜派对。

出席人员是作为主角的我，还有爸爸、妈妈、哥哥。

这个惊喜派对……

说实话，我被吓到了。

我不像同龄人那样在意生日，所以当白色蛋糕对我发起突刺时差点反手把它砸掉。

接着，我收到了很多礼物。父母说是按照我的喜好给我挑选的礼物，但当我打开礼物盒时，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为什么会觉得我喜欢这个？”

至于父母具体送了我什么，我现在早就忘了。

哥哥送了我一本特别的小说——这个倒不容易忘记——因为哥哥在送的时候特别说了，这本小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书的内容是哥哥亲自执笔写的，书的封面是哥哥求他一个朋友画的，而打印排版则交给了父母。

只印刷了一本的，独一无二的故事。

父母很高兴地和我讲起了这本书完成过程中的各种事，比如说哥哥其实从两年前就开始准备写这本书了，还有就是在印刷过程中机器出现了故障。

爸爸滔滔不绝地在一旁讲着。

妈妈对其中细节进行拓展补充。

最后，爸爸又强调了一遍这本书的独一无二。

我看着手中的书，至少知道了一点——那就是父母很希望我能好好对待这本书。

但我又产生了些许疑惑，为什么会希望我好好保护好真本书呢？

独一无二的。

但为什么独一无二的东西，就应当被好好对待呢？

这些是我自然而然的想法，最开始我觉得没什么不对的。因为小时候学校老师就说过好奇心是人类最可贵的品质之一，经常思考“为什么”可以让人获得智慧。

没错，当时的我并没有觉得我这种思考方式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惊喜派对是在中午办的，那是因为父母在晚上都有工作要做。

下午的时间我们在客厅里用放映机看了一部电影。

晚上七八点的时候父母相继离开，客厅只剩下了我和哥哥两人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

然后，哥哥突然开口了：

“能稍微问你一个扫兴的问题吗？”

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哥哥是个相当厉害的人，无论是学习还是社交都不在话下。

而我则是哥哥的全方位劣化版本。

所以，大多时候我甚至有些在哥哥面前抬不起头。

而这样的哥哥如今却用一种我从来没有听过的语气在说话。

我大概可以感受得到哥哥有些“不安”。

“可以啊。”

我立刻回答道。

“你在收礼物时，你在想什么？”

“也没想什么……就是普通的感想。”

“那么那个普通的感谢，能和我稍微分享一下吗？”

“为什么突然在意这个？哥哥你这样我都有些不习惯了……”

与平常的开朗阳光不同，那种充满不确定的话语让我有些惊讶。

“因为我是你哥哥嘛。”

哥哥没头没尾地说了这么一句。

“是我做错什么事了吗？作为哥哥必须得指出妹妹的错误，但今天又是我的生日不想扫兴，所以相当不安……是这个意思吗？”

“不……不是，你怎么会这么想？”

哥哥的眼神飘忽不定，像是在琢磨该如何怎么表达。

我保持着手掌垫在大腿下的坐姿静静等待着。

大概半分钟的沉默过后，哥哥叹了一口气，似乎放弃了继续思考，说道：

“因为……我感觉你收礼物的时候，好像不太开心。”

“哦，原来哥哥你是在担心送错礼物了吗？”

“差不多……我感觉你在收礼物时，那个表情不是‘惊喜’，而是在想‘这个礼物让我说什么好呢’……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原来如此，哥哥这么失落是因为他辛苦准备的礼物没有发挥作用啊。

我摇摇头，说：

“没有，我只是在想问题而已。”

“想什么问题？”

于是我将我在收到礼物时想到的问题讲给了哥哥。

为什么独一无二的东西，就会被希望要好好对待？

为什么独一无二的东西，就是“重要”的？

“哈？”

在听我讲解的过程中，哥哥的表情从一开始的失落，再到中途的惊讶，最后止于不知所措。

“哈什么哈，不是哥哥你要求我讲给你听的吗？”

我不高兴地皱了皱眉。

“因为有些偏离预料。‘为什么独一无二的东西就是重要的’这还是真个大问题啊，我可爱的妹妹是打算以后专攻哲学吗……正常人一般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吧？”

正常人。

正常人不会这么想吗？

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说？！”

我不自觉地提高了声音，有些委屈地说道。

哥哥竟然被我的气势压了一头，慌张地说：

“就……就算会思考这种很深刻的问题，也不至于在收到礼物的时候啊。顶多在事后回想起来时才突然想到这个问题，这样才是一般人的常识吧。”

因为是常识。

所以是常识。

这是什么霸道的逻辑！

我被哥哥的话搞得有些恼火了。

但心中燃起的火焰又马上被泪水浇灭了。

无法理解的是哥哥啊！为什么能够这样强词夺理！

心脏拉扯着血管，血管束缚着肺部。

不安，加上一汤匙的委屈。

我将手放在大腿下面垫着，低着头。

微微蜷缩起身体。

眼泪直直地滴落在我的大腿的位置上。

连我自己都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会那么伤心。

这个问题真的至于让我产生这么强烈的情绪波动吗？

仿佛刚出生的婴儿那般，本能地哭，为了生存而哭。

“为什么要这么说我……什么一般人的逻辑……哥哥你是想说我不正常吗？为什么会这么想……明明我和普通人一样会觉得生气，会伤心，会害怕，会想要偷懒……也会像普通人一样讨厌学习，想打游戏……但又不想让爸爸妈妈失望……为什么啊……还有……我……”

突然，在因泪水而模糊视线时，我意识到了“偏差”。

我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了“偏差”。

意识到了一件本该在15年前就应该注意到的事情。

我从来没有因为什么事情感到快乐，仅此而已。

不过与脑内的飞速运转不同，我的外在表现相当糟糕。

眼泪的降雨等级不断抬高，大腿那部分的裤子不一会儿就被浸湿了。

哥哥在旁边似乎很着急，慌张地说着什么，同时在茶几上胡乱翻找着纸巾手帕。

但我的哭泣就是没有停止。

最后，我哭累了，亦或是玩累了。

就结果而言，我倒在沙发上睡着了。

后来我才得知，是哥哥把我抱回了房间了。

而第二天起床洗漱的时候，我看着眼前镜子里的我，第一次，明确感受到了一种奇怪的触感。

我看着镜子中的我自己，举起右手触碰了一下我的脸。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手摸的是我自己的皮肤，但却像是在触碰塑料膜。这层脆弱的塑料膜覆盖在我血肉上，让我无法和自己的身体直接接触。想要撕开它，但这层塑料膜已经完全和皮肤融为一体了。

非常不习惯……

当我洗漱完成后，哥哥像卡着点登场一样进入了我的房间，然后很直率地和我说了对不起。而我也接受了他的道歉。

总之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我回到了我再熟悉不过的日常，至少表面上如此。

而自从我在那场哭泣中意识到我的“异常”后，那种奇怪的触感就一直伴随着我了。

明明是人类，却唯独失去了“开心”“快乐”“热情”“爱”这类情绪，毫无疑问是不正常的。我越是去回忆15岁之前的生活，越是能够确认这一点。

为什么会在收到那本书时会冒出那种疑问。

因为不觉得快乐，所以才会思考意义。

我有个同学很喜欢看黑白电影，我有一次问他为什么会喜欢看这种类型的电影，他是这么说的：

“一开始是好奇，后来就觉得很帅，慢慢地就喜欢上了。”

但当我继续追问他为什么会觉得帅时，他又是这么说的：

“每个人喜好不同啦，比如我就特别喜欢这种类型，所以会觉得这种电影很帅气。”

因为觉得帅气，所以喜欢上了。

因为喜欢上了，所以觉得帅气。

这种前后矛盾的话语之所以会被人自然而然地接受，其原因就是“快乐”。

快乐是可以让人无视意义的东西。

幸福是可以让人超越意义的东西。

为什么我会在收到那本书的时候去思考其“独一无二”的意义？

仅仅是因为我并不因收到这份礼物而开心罢了。

因为不觉得快乐，所以才要思考意义。

正如哥哥所说，正常人不会在收到礼物的那时候去思考其意义，而当快乐逐渐消退，他们才会思考起这种问题。

我曾在某本书里看到过这么一种说法：

所谓的娱乐，就是从无意义中挖掘出意义，而你所用的铲子就是你的“快乐”。

看来我天生就失去了这把铲子。

失去了获得幸福的能力。

随着我越来越理解自己的异常之处，“奇怪的触感”越来越让我烦躁。

明明感知不到快乐，却会痛苦，会生气，会不安……

这让我开始埋怨起这个世界的神明。

父母和哥哥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异样，好几次他们旁敲侧击地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希望他们担心，更不希望他们知道我在收到礼物的时候其实一点都不开心。

而且我觉得，就算我告诉了他们我真正的感受，他们也不会相信这么扯的事情。

我不希望自己的“异常”被知道，我不希望自己被当成“异常”的状况。

于是我被迫装作平时的样子，尽可能地无视掉那逐渐明显的“触感”。

就像被装进了一个真空包装袋里，在气压的束缚下僵硬地做出各种名为“正常”的动作。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也试着做出了改变……

如果能将我的“异常”修正，或许就能将这种“触感”消除。

所以我在15岁之后尝试了很多东西。

钢琴、吉他是在那个时候学的。

绘画也是那个时候学的。

试着在学校里面交朋友，试着去做一些违规的事情。

做了很多尝试，但无一例外都是以失败告终。

倒数第二次尝试是高中的毕业考试。

我尝试着努力学习，尝试着以哥哥在三年前考上的大学为目标。

从小到大，哥哥的学习成绩一直都令我望尘莫及。要考上和哥哥一样的大学，就意味着我必须在学习成绩这方面赶上三年前的哥哥……

这是我写下的剧本之一：

原本成绩不算优秀的我通过不懈努力，成绩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但依旧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考上目标大学。在经历短时间的迷茫过后，我重拾信心，决定不去顾及最后结果，一心向前。最后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帮助下，创造了奇迹，考上了哥哥所就读的大学。我在得知录取结果后喜极而泣，与父母相拥，“奇怪的触感”也随之消失。

作为励志电影的大纲非常经典了，但经典之所以会成为经典，也是因为其优秀的底子。

周围人的反应，

考试前的气氛，

适当的天气变化，

恰到好处的BGM。

一切都进行得很完美，我出色饰演了“我”这个角色。

虽然有演技的成分，但我听说人类的情感是很容易被调动起来的，在一切完美的状况下我一定也能由衷地变得“正常”。

在录取查询前的几分钟，我骑着自行车到达了最后的地点。

那是我家附近的一座山，作为旅游景点之一广受好评，也是夜晚少数能看见星星的地方。

原本热闹的山顶现在非常清静，偶尔能听见鸟和昆虫的声音。

在这里结局毫无疑问是最合适的。

我停下自行车，走到护栏前面。

护栏才到胸口的高度，另一边就是陡峭的山崖。

虽然并没有实感，但在这个地点，我确实离天空更加近了。

接着，手机铃声恰到好处地响起。

一切BGM戛然而止，我拿起手机，按下接听键，放在耳边。

父母兴奋的声音从那边传来，显然，他们两人非常开心。那不仅仅是因为女儿考上了好大学，更是因为女儿考前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这是压抑了很久之后才得来的正向反馈，是经过繁琐仪式后召唤来的美丽奇迹。

我没有说话，这个时候不说话才是恰到好处的。

我默默地挂断了电话，闭上了眼。

接下来就是结局的时候了……

睁开眼后面向星空的豁然开朗将会让我收获只属于我的感动。

慢镜头下，

我睁开了双眼。

电影最后的镜头给到了星空。

这就是终结——

犹如亿万只萤鱿之光同时变成化石，沉入整个天空一般。

又如宝石商为了提高价格而把宝石隐藏起来，却不知被什么人打翻在地，恰如天女散花。

我从山崖边走开，骑上自行车原路返回。

在名为“星空”的“比喻”之中，我并没有找到夏季大三角。

在名为“山顶”的“比喻”之中，我没有坠落，也没有飞起来。

电影已经结束了，但世界并没有结束。

恰如在合上推理小说的瞬间，

故事被终结了，

一切的谜题与答案都变得无关紧要了，

但生活还在继续。

下山的路上，“奇怪的触感”开始缓缓收紧。

好多次，我都差点因为没及时刹车或转向而死于事故。

回家后，我意识模糊地和父母聊了会儿天。

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但似乎没有被父母注意到异常。

哥哥也来打招呼了。

啊啊，因为是暑假，所以哥哥也在家啊。

他说恭喜我考上了那所大学，我笑着说了谢谢。

两个小时后，我将自己关在了房间里。

平静的愤怒让我的耳朵嗡嗡作响……

我从抽屉里翻出一把新的美工刀，用医用酒精仔细地擦拭了刀刃。

我重重地将左手手臂按在了书桌上，像是把一只死掉的鱼放在案板上。

已经到极限了。

再这样下去呼吸都困难了。

必须在今天把那个包裹在全身的塑料膜切开，将“触感”用最直接的方式从我身体上剔除掉。

我仔细辨认着手臂上的血管，得注意不能切到动脉，否则就会死掉。

我不想死掉。

正是因为我不想死，所以必须在窒息之前把覆盖在我全身的“那东西”切开。

美工刀吐出刀身。

咔啦咔啦。咔啦咔啦。

刀刃划破皮肤的时机很完美。

切入血肉的深度刚刚好。

富有生命力的血液从切口中涌出，我闭上眼，满足地靠在椅子上，贪婪地呼吸着空气。

我垂下手臂，血液从指尖流下，滴在地板上，发出轻微的声响。

原本的紧张在瞬间烟消云散，随后困意席卷而来。

像是吸食毒品的瘾君子。

像是寿终正寝的老人。

在难得的轻松时光里，耳边传来了哥哥的声音。

哥哥大喊着我的名字，疯狂地敲打着已经锁死的房门。

随后，门被强行撞开了。

以下省略。

以下省略。

以下省略。

总之，我活下来了，毕竟只是皮外伤而已。

后来，我去读大学了，并且和哥哥同住一间屋子。

再后来，我哥哥成了我的男朋友。

再再后来，我们分手了，哥哥成了我的前男友。

再再再后来，哥哥因为工作原因搬走了，他把屋子和PS5游戏机留给了我。

4

【艾米】

“好了，回忆到此为止了！打住！”

“啊？为什么要把最后那一段一笔带过啊！”

我坐在公园长椅的一端，而某个穿着迷你裙圣诞老人套装的人影占据了另一端。

“接下来我和哥哥的回忆情节是付费内容，你必须先充值。”

“你怎么和拉克那家伙一样，喜欢把重要的事情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如果所有电影导演都按照你们的习惯来拍的话，那大银幕都不知道要被砸坏都少次了。”

穿着迷你裙圣诞老人装的尼亚象征性地摇摇头。

至于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和尼亚小姐with迷你裙圣诞老人套装畅谈……

要解释这个，就得先回溯一段时间。

我送走尼摩之后，本来是打算继续去街上寻找“目标”的，结果在路过公园的时候被一个红色的靓丽身影吸引了注意力。靠近之后才认出是形象大改的尼亚……

原本扎成单马尾的黑发被放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头顶的圣诞帽。迷你裙圣诞老人装虽然不像摇滚明星装那样帅气，但毛绒绒的质感突出了少女的可爱

我一边想着尼亚也还是“那个年纪”的女孩子啊，一边又同时回忆起了尼亚未经我同意帮我洗澡刷牙的事。再考虑到她的杀手身份，尼亚本人简直就是行走的戏剧张力。

就这样绕开走掉吧。

趁她还没发现……

刚产生这样的想法，尼亚就像是有所感应一般扭过头看向了我。

对上眼了。

尼亚向我挥手致意，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犹豫片刻后，我选择走上前搭话：

“天才杀手小姐，你在干什么？”

尼亚指了指脚边的鸽子，说：

“我在观察激烈的生存竞争。”

说完，尼亚从手边的纸袋里取出了半片面包，撕碎后丢给了鸽子。鸽子像是收到圣诞老人礼物的孩子一样咕咕咕地叫着，埋头啄食起从天而降的食物。

“为什么要穿成这样？”

“还问为什么，今天不是圣诞节吗？”

“话是这么说没错。”

就算是圣诞节，野生的迷你裙圣诞老人也太罕见了。

稀有程度完全可以类比百年不遇的神话生物。

“怎么？看不起cosplay爱好者吗？信不信我把你切成二十三段去喂我的麋鹿啊！”

这是cosplay啊……

还有为什么是23这么具体的数字……

再说麋鹿也不吃肉啊……

还有，就算你cos成圣诞老人也不会有麋鹿的……

短短一句话为什么能有这么多槽点……

我究竟为什么会在这里……

算了，先不管这个了。

“尼亚，我能在这里坐一下吗？”

“可以啊，毕竟是公共场所。”

尼亚平移到长椅的一端为我腾出了位置，我则在另一端坐下。

这时，尼亚将装面包的纸袋递给了我，说：

“要体验一下当圣诞老人的快乐吗？”

“快乐啊……恐怕有点难。”

嘴上这么说着，我还是接过了纸袋，拿出几片面包撕碎后丢在了脚边。

一部分鸽子立刻从尼亚的脚边跳到了我这里，继续重复着激烈的生存竞争。

“有点难，为什么？”

尼亚这么问道。

一开始我并不打算和尼亚讲这些事，毕竟无论是我的“异常”还是和哥哥的“关系”，就连我的父母都不知道（如果知道了，我应该无法四肢健全地活到今天）。但转念一想，正是因为尼亚和我不熟，所以她才最适合当一个聆听者不是吗？

反正我今晚大概率要死了，稍微完善一下我的人物形象也不错吧——就像在自杀之前将自己心爱的玩具送给某个恰巧遇到的陌生人一样。

于是我以“回顾我的一生，尽是些可耻之事”这一经典句子为开头和尼亚大致补充了一下我的人物背景设定。于是有了本节开头的那一段……

“你真的不打算透露一下你和你哥哥的故事吗？就算是我，也很喜欢这种禁断之恋啊。”

“容我拒绝，就当是给尼亚你的惩罚了。而且我才不想哥哥因为我而惹上麻烦。”

这里的麻烦特指眼前这个名为“尼亚·安德塔”的有机生命体（大概是有机生命体吧）。

“什么惩罚？我，尼亚·安德塔，一个坚定坚强坚决的博爱主义者，有什么需要被惩罚的！”

“在我昏迷的时候擅自给我刷牙洗澡。裸体啊，牙齿啊，什么的都被你看光了不是吗？！光是这一点，你就应该被配备消音器的雷明顿700狙击步枪近距离点射爆头！”

~~尼亚·安德塔被配备消音器的雷明顿700狙击步枪近距离点射爆头而死了。~~

~~可喜可贺，皆大欢喜！~~

“按照三流恐怖小说社区的设定，就算你再用MP5/10冲锋枪扫射我一通我都不一定会死。”

“竟然接住了这个梗，不可思议……”

“话说回来，艾米你为什么老是要强调‘牙齿’啊？这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吗？”

“当然啦！牙齿诶！这可是女生的私密处诶！只有最真挚的恋人才会互相展现的地方！光是想到自己的牙齿竟然被你玩弄了，我全身都颤抖起来了。”

“啊……比起裸体更关注牙齿，原来艾米你是这种人物设定吗……”

“什么时候轮到尼亚你来吐槽我了，明明这部小说里你才是‘被吐槽’的定位！”

“既然如此，那我也只能为我的无心之举赔罪了。”

“趁我昏迷的时候给我刷牙洗澡这哪是无心之举啊！”

是想说做出这一系列暴行完全是出于脊髓反射吗？

“既然我是坚定坚强坚决的博爱主义者，那么就必须承担起责任。”

“你怎么还惦记着这个假设定……诶？尼亚你又变成‘被吐槽’的定位了。”

尼亚收敛起柴郡猫一样的坏笑，

严肃、郑重地抬起了手。

“作为赔罪，也让你来看看我的隐私部位吧，能亲眼目睹那种地方的机会可不多。”

说着，尼亚脱下了毛绒绒的圣诞老人手套，白皙的手五指张开伸向了我，然后停在了我面前。

就像一位接受订婚戒指的女孩那样，将手停在了我的面前。

“好了，赶紧看吧，我的手。”

“什么意思？”

我东看西看，也看到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难道她戴了一枚只有聪明人才能看见的戒指吗？

“就算是我原来那套衣服，我也一直戴着手套不是吗？能亲眼目睹手without手套的机会可不多，你就心存感激地把这一幕烙印在心里吧。”

尼亚一脸严肃地说道。

所谓的私密部位是指这个啊。

“完全不懂这有什么意义。”

“对吧？哈哈……”

尼亚干笑了两声，重新戴上了手套。

过了几秒，尼亚又说道：

“那我们换个话题吧。明明我都警告过你不要回家了，但你还是回家了不是吗？”

尼亚确实给我留过一张纸条，让我不要在最近回家。

但现实是我刚刚还在家里招待过尼摩。

“那是紧急状况！”

于是我和尼亚说了，本来我是住在廉价旅店里，但在街头寻找目标的时候遇到了尼摩。出于好奇想和他聊聊，但也不能把他带到旅店里去……

“为什么不能？”

“我才不要把陌生男子带到旅店里去啊！那样百分百会被误会的。”

“带到你的公寓里不是更容易被误会吗？”

“总比旅店强吧！”

“话说你到底是在担心被谁误会啊？”

“这不是被谁误会的问题！这就像是别人不觉得牙齿被看到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如果是我的话就会浑身起鸡皮疙瘩。”

“怎么又绕回到这个话题上了……”

“嘛，再说了，虽然你说回家会有危险，但我实际上也没有遇到什么。”

“都说了是‘最好不要回家’，也没说回家一定会有危险吧。”  
“话说你又是为什么知道我回过家了，尼亚你该不会在跟踪我吧？”

“我猜的啦，没想到你真的回去过了，还真是神经大条的女人。而且你竟然还和尼摩小哥聊过天了。你知道和他交流意味着什么吗？”

“不就是记忆会被摧毁吗？”

我并非不相信尼摩的话，事实上我也体会过“最宝贵的记忆”被摧毁的感觉。

几天前，我遇到了菲斯，在看见菲斯的瞬间，我就爱上了她。

没错，我这个无论如何都不会感受到快乐的人，竟然在那个时候爱上了菲斯，并通过“爱”这个行为，感受到了仿佛找到人生意义那般的快乐。

连和哥哥相处的那段时间都没有感受到的名为“快乐”的情感。

也刚好是那段时间，我遇到了尼摩并给了他大衣和钱。我想也正是因为那个短暂的相遇，我当时最宝贵的记忆被消除了。我忘记了名为“菲斯”的存在，回到了之前的生活中。

昨天，我在路上偶遇了和尼亚一起的尼摩。在看到尼摩的瞬间，我的记忆产生了混乱，在混乱之中误打误撞地来到了“迷宫”，并再次见到菲斯，这才让我被摧毁的记忆再次复原。

经历过记忆被摧毁的我，理应不愿再与尼摩有所交流才对。

即便是“共情”，也无法以牺牲最宝贵记忆这种代价为前提。

“既然你都知道尼摩小哥的特性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和他交流？”

尼亚理所应当地提出了疑问。

“其实我这么做的理由还挺充分的，有三点。”

我竖起三根手指，说，

“第一点，我在今晚很可能会死，所以没关系。”

“是因为拉克那家伙吗，原来如此。”

尼亚赞同地点了点头。

“第二点，现在的我不一定会被尼摩摧毁记忆。”

“为什么？你在和拉克通话的时候不也说了你关于菲斯的记忆就是被尼摩摧毁了吗？”

“那时的我确实很喜欢菲斯，但现在的我就不喜欢了。简而言之就是腻了，厌倦了。”

尼亚吃惊得睁大了眼睛，说道：

“菲斯那家伙可是人形的精神毒品啊，你竟然还真的能觉得腻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果然很有意思呢！”

我斜了一眼大笑着的尼亚，清了清嗓子继续说：

“毕竟我本来就是感受不到快乐的人……可能对菲斯也有一定抗性吧。总之，我在最初遇见菲斯的第二天就感受到了，我对菲斯的热情正在消减。而一开始遇到尼摩的时候，我对菲斯的热情值应该还没有跌到零，所以对那时候的我来说，菲斯依旧是我最宝贵的回忆。但现在的我已经对菲斯没有任何感觉了，昨天去和菲斯见面的时候倒是把菲斯吓了一大跳。”

“你还把我吓了一大跳了呢。”

“总之，我回到最初的状态，已经没有什么记忆是值得特别珍惜的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的精神状态已经是‘怪物’的范畴了。尼摩应该无法摧毁这种空洞的人格吧。”

我苦笑了一下。

真是讽刺，一般人遇到菲斯会因为过度的“爱”而自我毁灭，但天生便是异常之人的我却因为菲斯而变得更加接近“正常”了。

但这种“正常”也转瞬即逝。

即使是超出人类容纳范围的“爱”也被我的“异常”消解掉了。

曾经喜欢的事物，如今却厌倦了。

我接着说：

“第三点，即便记忆和人格真的会被摧毁，我也想和尼摩对话，因为那孩子看上去真的很痛苦啊，像最初意识到自身异常之处的我一样。”

尼亚似懂非懂地发出了“嗯……”的回应。

于是下个话题由我抛出：

“哦，对了。我听尼摩说你还有幽灵小姐是不会被尼摩摧毁记忆的对吧？那是为什么？”

“就结果而言是这样没错，但我们还并没有找到准确的理由，只是猜测而已。”

“只是猜测吗？”

“这东西没法证明啊，打个比方就是树林在狂风之下摇晃起来，但我们无法证明‘风’和‘树木摇晃’之间的真正关系。科学就是建立在这种脆弱的猜想之上，不过虽说‘脆弱’，但目前为止也足够支撑起人类文明了。”

啊，总感觉她在胡诌。

我继续追问：

“那么你们的猜测是什么呢？究竟怎么样的‘特性’才能规避掉尼摩的‘破坏’？”

“正如艾米你所说的那样，我们也认为尼摩无法破坏‘异类’。”

“你的意思是说，无论是你还是幽灵都是我的同类喽。”

“光是从‘异类’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尼亚·安德塔，所代表的都市传说名为‘二重世界’（敲黑板）。一言蔽之的话，就是我和另一个名为‘拉克·拉斯特’实际上是同一个人的两个不同人格，切换人格的时候，包括外貌、衣着、随身物品在内的‘角色属性’会一同改变。”

“诶？”

我盯着眼前这个穿着迷你裙圣诞老人装的女生，同时回忆起昨晚和拉克通话时对面那个冷漠的男性声音。

感觉什么很重要的伏笔被轻描淡写地揭示了。

“很吃惊对吧。但实际上呢，我和拉克的记忆是完全共享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生长环境、身体、记忆等等全是一样的。而在这种情况下，造就的却是两个性格、性别甚至是‘定位’都完全相反的人格。人格既是一，又是二，所以是‘异类’。”

“原来如此……”

“还有就是幽灵小姐了。她的‘特性’说白了就是将某物的妄想投射到所有人类的脑中，从而创造出全体人类的‘共同幻想’，从而实现‘空想具现化’的结果。最初的幽灵只是一团只有本能的‘特性’而已，后来在某个契机之下才创造出了自己的‘人格’，简而言之幽灵整个存在既可以是零，又可以是无限。如果说我和拉克是1=2，那么幽灵就是0=1，反正都是超出‘正常’的‘都市传说’。”

“说是‘共同幻想’的话，那么幽灵的酒吧也是……”

“嘛，类似于缸中之脑吧。不过你不需要太在意那个，除了‘杀人’之外，你就用奥卡姆剃刀把幽灵的特性理解成‘凭空创造物品’就行了。”

“杀人？”

“这个你到时候自己去问幽灵吧，毕竟涉及到她的某段过去经历。总之，按照我们的这个‘猜测’，尼摩只能破坏‘正常’的人类。”

正常的人类。

无论是幽灵还是尼亚，都不过是“异常”，是“少数”而已。

但是所谓的“正常”又是什么……

从小无法感受“快乐”，被迫在痛苦中思考世界意义的我毫无疑问是“异常”的。

不愿死去的我是“正常”的。

坦然接受今晚我大概率会死这一事实的我是“异常”的。

在死前会和尼亚分享过去的我是“正常”的。

遇见菲斯后爱上她的我是“异常”的。

即使有人格被破坏的风险也想和尼摩对话的我是“正常”的。

所以，我真的是“异常”的吗？

所以，我真的是“正常”的吗？

如果对全世界的人进行筛选，完完全全是“正常”的人想必也不多吧。

毕竟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扭曲的地方，这一点我深有体会。

明明是那么完美的哥哥，却会爱上我这个无法爱上别人的人。

关系都只是停留在牵手的地步，甚至连“柏拉图式的爱情”都算不上。

我只会让他伤心而已。

他越是努力地想让我去爱上什么，失败时的表情就越是难看。

这样努力的他却比不上偶然间遇到的菲斯，可悲的戏剧性呢。

而每次看到他伤心的表情，我也会伤心。

我们还是恋人关系的时候，所能做到的也只有这样不断让彼此伤心而已。

这样的他为什么不放弃我？

明明过得那么痛苦，却又为什么会在最后搬走的时候露出那种依依不舍的表情？

哥哥这么做到底有什么意义？将大把时间浪费在我这个“怪物”身上到底有什么意义？  
不明白。

不明白为什么那么聪明的哥哥没有意识到……

意识到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

虽然快乐能让人无视意义，但他和我在一起的时间也并不快乐呀。

毫无疑问，哥哥也是“扭曲”的，至少在某一方面如此。

在哥哥离开的那一天，我意识到了即使是像哥哥那样完美的人也会有“扭曲”的地方。

每个人都有“正常”的部分，也有“异常”的部分。

那么，“正常”的定义究竟是什么？

如果是按“正常”在人格中的占比来决定，那么临界点又在哪里？

我不明白。

我不能明白。

但我又不得不去思考这件事。

因为我除了思考这种事之外，已经……

我看向了尼亚，她一如既往地微笑着，俯视着不远处在地面上啄食食物的鸽子。

我提问：

“尼亚，你想改变自己吗？让自己变得更加‘正常’之类的。”

她回答：

“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对我来说，现在的状态才是我的‘正常’。不过……”

“不过？”

“拉克那家伙倒是始终热衷于改变自己呢。不论是和马卡龙玩恋人游戏，去‘圣女’与‘魔女’的宅邸里兼职赚钱，还是坚持去上大学，都是为了改变自己呢。以至于他在寻求所谓‘完全的死’的东西，真是个可爱的孩子呢。”

恋人……游戏……

完全的死？

某位名叫太宰治的自杀狂好像说过，人类是为了爱情和革命而生。

爱情是补完。

革命是剔除。

想要补完缺少的。

想要剔除多余的。

拉克，是否在那位马卡龙身上寻求着什么，是否渴望通过死亡切除什么……

那么，与这位拉克互为表里的尼亚，她又是如何？

思考无从下手。

“虽然尼亚你经常提到拉克，昨晚我也和拉克通过话了，但没见过这个人也完全无法建立起具体印象啊。”

“要不我现在把他叫起来？”

还能这样吗？

“如果可以的话……”

“好，等我一下！”

说完，尼亚就闭上了双眼。

我也咽了一口唾沫，聚精会神，不想错过尼亚变成拉克的瞬间。

三秒之后，尼亚像是憋气结束一样吐出了一口气，睁开了眼睛。

“怎么样？”

“完全不行，拉克那家伙现在还在睡觉。毕竟昨晚他不仅做了很多调查，还和他的小女友折腾得很晚呢。”

尼亚摊开手摇摇头，仿佛在说“真拿这个小鬼没办法”。

“这样啊……”

我心虚地侧过脸，感觉自己好像听了什么不得了的事。

“顺便一提，昨晚的事是付费内容，就算你求我也不会和你讲的。”

“尼亚小姐，请别在这种地方报复心这么强……”

“不过，今天和你这么一聊，拉克应该能再次确定他的一部分猜想了吧。”

“拉克的一部分猜想？”

“是啊，他光是看了两个小时你发给菲斯的邮件就猜测你可能对菲斯厌倦了。”

这样啊。

还挺有默契。

虽然昨晚和拉克通话时，一直觉得对方是个冷酷无情的侦探，但也许我和他意外地能聊得来。

我将手伸进装面包的纸袋里，发现已经没有面包了。

尼亚从口袋里拿出手机看了一眼，说：  
“原来已经12点多了，时间过得还真快。”

我拍了拍大腿上的面包屑，从座位站起，

“嗯，要吃午餐了。”

“明明都自己说了今晚很可能会死，竟然还惦记着午餐呢。”

“是啊是啊，但哪有人会因为一百年后自己会死所以决定自杀呢。而且，我想活着。”

突然，我感觉有什么东西一下子搭在了我的双肩上。

不过半秒后我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尼亚从身后用手臂勾住了我的脖子，我们的距离一下子拉得很近。

尼亚坏笑着凑到我耳边说：

“想活着啊，这个回答满分，你是个好人呢！”

“放手，太自来熟了吧！”

我赶紧挣扎着推开尼亚。

尼亚倒是任由我甩开她的手臂，笑着说：

“我们一起吃午餐吧，我请客！”

“嗯……那也行吧。餐馆我来选。”

“听你的。”

我们并肩走着，同时保持着一段安全距离，就这样往公园出口的方向走去。

“话说艾米你也是‘都市传说’对吧？”

“是这样没错……不过是遇到菲斯之后才变成这样的，所以在被尼摩摧毁记忆后一并忘了。”

“所以连环自杀事件会在12月22日停止呢。”

“又会在今天12月25日重开，截止到现在，今天我已经和不少‘目标’接触过了。”

“其实我想问的是艾米你究竟如何是成为‘都市传说’的，我很好奇。”

“这个我不能说，我也有我自己的理由嘛。”

在经过一个公共垃圾桶的时候，我随手将空纸袋揉成团丢了进去。

纸团最后并没有丢进垃圾桶，像巨大的面包碎屑一样落在了地上。

我假装没有看见。

5

【尼摩】

车站大楼的屋顶并不是这座城市最高的位置，但其高度也足够让人类在坠落后死亡。

即使是正午12点，气温也没有明显的升高。

地球生命赖以生存的阳光被恰到好处地阻碍在云层上。

少女优先开口说道：

“所以说，你下定决心了吗？究竟想不想知道关于你的真相？”

少女曾说，我没有过去。

少女曾说，我是在这里诞生。

少女曾说，如果我给出肯定的答复，就能被她告知更加具体的真相。

真相唾手可得。

但是我犹豫了。

我说让我思考一下，于是我们就维持着这个状态一直到了现在。

盯着下方的街道，脑中不断模拟着坠落时的痛苦。

我在害怕。

非常害怕。

害怕知道那些所谓的“真相”。

因为就算知道了我是如何出生在这个世界中，也不会对我的生活产生一点影响。

无情、无用、无力的真相。

没有滴滴答答的时钟，也没有星空的旋转，时间流逝得悄无声息。

这段思考的时间让我痛苦，让我想要从这里一跃而下。

空中楼阁一般的理智在手中疯狂扭动，已经快要无法束缚内心的冲动。

渴望自我毁灭的冲动。

“莉莉，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可以啊，为后来者排忧解难也是我的责任嘛。”

莉莉平静地说着，像是一位倾听孩子烦恼的母亲。

“电影、小说还有戏剧都讲究‘统一性’对吧？就是说，好作品的故事必须完整，角色必须得到塑造，伏笔必须全部回收，真相必须被揭示，情绪的变化必须让人共情，其内核必须反映世界真理等等。但是，真正的世界是‘破碎’的，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烂片、三流小说还有失败作。那么，莉莉小姐，你能告诉我吗——这个‘真相’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为什么要去知道这个？”

“哈……原来你在思考这个问题啊……”

莉莉用手指甲轻轻敲打着脆弱且肮脏的栏杆，发出轻微且规律的节奏，

“接近真理不一定接近幸福。是因为尼亚和你说的那件事吗？她告知了你的‘特性’，告知了你根深蒂固的‘破坏’属性，这个真相让人你感到痛苦了吗？”

“是……”

“是因为节奏太快了吗？没有铺垫，没有伏笔，没有预兆，这个莫名其妙的‘事实’就突然降临了。你对这种‘不协调’感到愤怒了吗？”

“是……”

“因为感到了愤怒，所以想去反抗，但最终却以失败收场，连自我欺骗都做不到，便只剩下了无尽的痛苦以及对这个世界的憎恨。”

“是……”

憎恨这个世界。

我能明白，这确实是我的真实想法。

在电影和小说中，究竟什么样的情况下某个角色才会去憎恨世界？首先得有苦大仇深的背景故事，或是某种扭曲强大的力量，其次需要名为“巧合”的“折磨”，最后得事先给他预定好一个合理的结局。

那是好作品中的世界。

那是有统一性的世界。

但事实上，世界是“破碎”的。

所以憎恨世界的前提不需要那么“正常”。

理由的话，“我出生在了这个世界上”这一定就足够了。

但这种对世界的憎恨最终只能以“绝望”的形式表现出来，正如棋盘上的棋子无法违背既定的走棋规则一样，人类无法反抗这个世界。像是被绑在座椅上强行看一部全片时长无限、有超过70亿位主演、毫无重点、剪辑混乱的烂片。

“原来如此啊……”

莉莉点了点头，继续说道，

“那么假如你被迫看一部烂片，你会如何呢？”

我一下有些没明白她说的话，

“会如何……不是只能继续看下去了吗？再要么，就是用自杀式的行动逃离电影院……”

“诶，虽然这也不能算错，但也不是我想要的答案啊。”

莉莉扶着额头叹了一口气，像一位兼职家教的大学生为自己的笨学生而发愁，

“尼摩，请你再设身处地地想想，假如你被迫看一部烂片又不被允许中途离场，你会如何？”

“大概，会睡着吧。”

“Bingo！”

莉莉打了一个响指。

睡着……因为太无聊所以睡着了……但这又意味着什么？

“尼摩，一个人睡着之后会怎么样？”

从生物学意义上来讲，人类睡着之后会做的事有很多，比如打呼噜、眼球转动、梦游、心跳和呼吸的变化、大脑开始整理记忆。

但如果要提到睡觉，大多数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那个吧……

“会做梦……”  
“答对，天才！”

莉莉又打了一个响指。

“但是无论什么梦都会有醒来的时候，太过沉溺于梦的话也会饿死。”

“尼摩你该不会想说因为结果一样所以梦没有意义吧？”

“但……”

“好啦，听我说完，不要老是想什么东西有意义什么东西没有意义行不行？梦是浪漫的，也是真实的，就像树上的苹果一样既属于天空，也属于大地。用拉克的话来说就是，人类的大脑除了思考之外还有其他功能对吧？”

“除了思考之外……”

大脑除了思考之外还有什么功能？

“大脑除了能进行逻辑分析之外不是也还能产生感觉和情绪吗？我问你，尼摩，假如我现在往你的脸上打一拳，痛觉产生于你身体的哪个部分？”

“脸上？”

在我说出答案瞬间，水手服少女一个箭步冲到了我的面前，毫不犹豫地挥出拳头砸在了我的脸上。要不是因为男性和女性的力量差距，我就被她一拳锤出栏杆然后死于高空抛物了。

“你的学历是不是只有胎教啊！就算脑袋里空空如也，也至少要学会用脊髓和脚趾思考啊！给我记住，答案是大脑皮层，身上无论哪个部分受到外界刺激，‘感觉’全是由大脑产生的！”

莉莉不悦地皱着眉，双手抱胸，但随即又侧过身子，扶着额头叹了一口气，说，

“啊，抱歉，情绪有些过于激动了——现在这个‘梦’有轻微的躁郁症，而且沸点有些奇怪。”

我一时尴尬得有些说不出话来，只是傻站在原地。

莉莉则用力地抓了抓头发，稍稍拉远了和我的距离，继续说：

“总之，大脑除了思考之外还有名为‘感受’的功能，就这样，可以理解了吗？”

“不，不是很能理解……”

“说得再详细一点，梦始于困倦，终于忘却，所以其对世界的‘作用力’只能被描述成‘点缀’。正是因为是‘点缀’，所以也是‘可有可无’，所以也是没法用逻辑思考的，所以只能去‘感受’。”

莉莉说道，

“一开始你不是问我关于‘真相’的事吗？我的回答很简单，这个真相只是个可有可无的‘梦’，就像学习工作之余的电影、小说还有戏剧一样，并非是活着所必需的。所以，别再思考知道‘真相’后又会如何如何这种问题了，这又不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重大决策。”

“别去思考之后会如何……”

“对，不要去思考世界不世界的问题了，你关注的对象是‘梦’，而不是现实中的‘烂片’。在冷静下来之后用最直接的方式去‘感受’，告诉我你到底想不想知道。”

并非去思考“应不应该知道”。

而是去感受“想不想要知道”。

冷静下来。

调整呼吸。

冷静。

回想一下之前的事，我因为尼亚告知了“特性”相关的事而非常痛苦，所以开始害怕知道所谓的“真相”。但实际上，不论尼亚会不会告知，事实都不会改变。如果要问我在事实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的前提下，想不想知道得更多一点……

我的嘴角微微抽动，现在的表情想必非常难看，说：

“我想知道。”

打个比方吧，就像是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来到了天国，被天使告知我刚刚死掉了，而天使又询问我想不想知道自己的死因。

知道自己的死因。

直面自己的尸体。

接受那个憎恨世界的自己。

安静地埋葬自己。

听到我的回答，莉莉又是一个箭步猛地拉近了我和她之间的距离。

就在我赶紧抬手护住面门的时候……

啪！

“不错啊，这不是懂得很快嘛！”

啪！

莉莉看上去很开心，用手掌重重地在我的背上拍了两下。

一般来说，这种动作只会出现在死党朋友之间。

一般来说，只是开玩笑性质的轻轻拍打。

但这两个“一般来说”莉莉一个都没沾到。

莉莉爽朗地笑着，想再拍一下。

啪！

没躲过。

感觉再打下去就要从肺里呕出不是空气的东西了，所幸莉莉也没再打下去。

“然后呢？”

“那么请你听好了，从头开始解释的话不得不先补充一下我和幽灵的‘特性’了……”

名为莉莉·露露的存在是“点缀世界的梦”。

被称为幽灵的存在是“空想的具现化”。

在故事的开头，12月21日，一位男子从车站大楼一跃而下，坠落，然后死亡了。

没有悬念的致命伤。

幽灵在经过车站大楼的时候，刚好看见了那具极其惨烈的尸体，而此时，远处刚好走来了一个少女。秉持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幽灵将自己和尸体“幽灵化”了。

“幽灵化”的原理有两种：

第一种针对本身就不存在的事物，如幽灵和幽灵酒吧，幽灵通过直接调整“空想”的“参数”来使这些事物无法被认知。

第二种则针对并非是幽灵创造出来的东西，这种“幽灵化”实际上并非是将某物隐藏起来，而是通过“空想具现化”制造出一个“无法被认知的复制品”，再将这个“无法被认知的复制品”把真实存在的“某物”包裹住，从而使外界的人无法对其产生“认知”。

犹如诞生于空想的全息投影，隐藏了确实存在的某物。

幽灵的“空想具现化”无法创造有生命的存在，因为幽灵作为“有意识的规则”无法真正理解生命与非生命的区别。所以就算在使生命体“幽灵化”时创造出了这种“空想投影”，这个投影本质上也只是“空壳”而已。

在那个时候，幽灵对尸体所做的就是第二种“幽灵化”。

但出乎幽灵意料的是那个少女在最后认知到了幽灵和那个尸体的存在，并被尸体绊倒了。

一般来说，只有当人被“幽灵化”时大脑才能认知到其他被“幽灵化”的事物，但这位少女却在没有幽灵授权的前提下注意到了幽灵与尸体的存在。

幽灵一开始很惊讶，但随即就反应过来了——因为这种事之前也遇到过，所以立刻就意识到这是“莉莉·露露”的“特性”。

在将尸体幽灵化的时候，“空想投影”需覆盖住尸体的“全部属性”，其中也包括了“梦”。

莉莉·露露的“梦”既是包含和被包含关系，又是被包含与包含关系，当幽灵用“空想投影”包裹住“尸体的梦”时，同时也包裹住了整个“莉莉·露露之梦”，这样一来，同为“梦”的少女也就一起被“幽灵化”了。

于是幽灵通过在少女面前说出“莉莉·露露”这个名字，让她察觉到自己“梦”的身份，从而让这个少女意识到了自己是“莉莉·露露”这一事实。

模糊的“梦”因此转化成了可以控制的“明晰梦”。

少女因此回想起了自己是“莉莉·露露”。

于是，她成为了“莉莉·露露”。或者说，幽灵将“莉莉·露露”召唤到了这个世界上。

然而，也正是因为无数的“梦”既是包含和被包含关系，又是被包含和包含关系，所以“空想投影”包裹住“梦”的同时，也被“梦”包裹住了。继而，这个被幽灵创造出来的“空想投影”成为了“梦”的一部分，成为了一个徒有空壳的“死之梦”。

即便在后来幽灵解除了对尸体的“幽灵化”，这个“空想投影”已经作为一个“没有内容的梦”遗留在了“莉莉·露露”之中。

这种情况之前也发生过很多次，所以莉莉·露露并不在意。

因为没有意义的“梦”会逐渐被“忘却”，而对于“梦”来说，“忘却”就等于“消除”。

死胎是不被需要的存在。

这种忘却机制只会作用于“没有意义”或者“错误”的梦，所以有着名字、过去、死因的“梦的尸体（那位跳楼而死的大学生）”不会被“忘却”，而以“尸体”为模本创造出来的没有名字、过去、死因的“空想投影”会被忘却。

最终，错误将会被修正，空想将会被抹除。

然而，这次的“死之梦”没有被“消除”。

因为莉莉·露露在当时忽略了某个因素——那个能将人逼到自杀的怪物。

那个怪物能降下“诅咒”，让人看见“异形”，并变成“异形”。

从高楼跳下的大学生就是因为这个诅咒而自杀，变成了尸体。

在那个“空想投影”之中自然也包含了这个“诅咒”。

这个诅咒并不算很强，因为它所影响的只是“单一属性”而非“全部属性”。

但这个诅咒却让“点缀世界的梦”无法再理解这个“死之梦”。

空壳般的“人类之梦”中毫无违和地出现了“异形之梦”。

因为无法理解，所以无法判别。

因为无法判别，所以无法理解。

简而言之，名为“点缀世界的梦”的庞大系统出现了程序BUG。

于是，这个“死之梦”被“剥离”了，被流放了。

成为了“现实”的一部分。

幽灵提供实体，梦境确认存在，怪物破坏规则。

于是，无名之人诞生了。

“嘛，这是我和幽灵共同推理出来的结果。如果没有推断错误的话，我还算是你的三位母亲之一。”

莉莉·露露用纤细的手指勾起脸边的一缕头发，将它放到耳后。

风无声地随着故事从远处靠近，又回归远处。

“三位母亲……那个‘怪物’也是一位女性吗？”

“嗯，毕竟我的上一个‘梦’就是死于她的诅咒，所以还是知道的。不过我不恨她就是了，我甚至为了帮她一把向某位侦探小哥透露了假情报呢。”

“能告诉我，那个‘怪物’的名字吗？”

“那个可怜的怪物名叫艾米·道尔。”

艾米·道尔啊。

回忆。

她所给予我的是……

尺寸偏大的大衣，不翼而飞的现金。

时机完美的拥抱。

既然她是我的“母亲”之一的话，也可以解释她所说的“共情”了。

不过，还真是母子啊……

艾米她随口一说的比喻竟然这么恰当，戏剧性之神怎么这么闲？

“尼摩，知道自己是如何诞生的感觉怎么样？”

莉莉抬头看向青白色的天空，自言自语一般地对我抛出了问题。

起始，过渡，最终。

幽灵，梦境，怪物。

思考着这些名词，我说道：

“我不知道……”

明明世界是支离破碎的，却在这种时候展现出古怪的“统一性”。

6

【拉克】

12月25日，晚上11时整。

废弃的车站大楼顶部。

星星全数从天空坠落，

成为了城市中的灯。

抬头看去，

那些仅剩的闪光像是趴在黑色幕布上的虫子，

光滑的甲壳反射着太阳的光。

夜晚的天空看上去好脏……

一抬手，就能拍下数不尽的灰尘，

于是灰尘便以雪花的姿态在风中飘下。

偶尔会有疲倦的虫子一同落下，

带着太阳的气息，它笔直、快速又悄无声息地落在地上。

它也会成为城市的灯吗？

“下雪了……”

我喃喃自语着。

身后传来有规律的声响——那当然不是雪花砸在地面上的动静，而是人类的脚步声。

我转过头，那个向我走来的女人名为“艾米·道尔”，也是连续自杀事件的凶手。

同时还是都市传说中的“怪物”。

艾米慢慢靠近，最后在我前方大概三米的地方停住了。

“你是拉克吗？”

“嗯。”

说起来，这算是艾米和“拉克”的第一次见面才对。虽然我和尼亚是一体的，能够通过尼亚的记忆对艾米建立起初步认识，但用自己的人格亲自与之对话的感觉也不太一样。

“怎么说呢……”

艾米用手托起下巴，做出思考的表情，说，

“感觉你和我想象中不太一样。”

“在你的想象中我是怎么样的人？”

“大概就是那种，很酷、很帅、很不良的人，但亲眼见到之后发现你意外的很普通呢。”

很酷、很帅、很不良。

这不都是尼亚的形容词吗？

“辜负你的期望我还真是抱歉……”  
“对不起，因为尼亚小姐她太有个性了，所以没办法无视呢。”

“这也没办法，毕竟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相反的人。”

我可以听到到尼亚在我身后的偷笑——当我的人格上浮时，这家伙老是会以人格幻影的状态出现在我身后，那是只有我才能看到听到的幻影。

回归正题。

我开口说：

“那么，艾米小姐你应该还记得我们之前的约定吧？”

“记得，但那是要零点前几分钟再‘开始’吧？”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好好聊会儿吧，刚好有些事情需要‘确认’一下。”

“我是没问题……”

虽然嘴上说着“没问题”，但艾米还是用一种不安定的神色环顾着四周的情况。

虽然在屋顶上，周围都没有什么障碍物，但视野中还是存在大片大片的黑暗。

我和艾米在目前的距离下也才刚好能看清对方的衣着和长相。

“有什么事情吗？”

我问道。

“拉克，能让我开一下照明工具吗？”

“嗯，请便。”

接着，我才注意到艾米手上一直拿着一个自行车手电筒。

打开手电，被黑暗薄雾渗透着的屋顶相当突兀地出现了一道光柱。

她开始在屋顶上四处走动，小心地让白色的光柱扫描到周围的每个角落处。

大概两分钟后她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露出了“总算放心下来了”的表情。

“艾米你该不会上楼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吧？”

我的脑中不自觉地浮现出艾米一边上楼梯一边用手电紧张地照亮周围的样子。

“是啊，不然上楼的时候会摔倒的吧。拉克难道不是这么上楼的吗？”

“因为以前偶尔会来这边俯瞰城市，所以就算不用手电筒也大概知道楼梯的高度和位置。倒是你，为什么上楼之后还要确认一下四周？”

应该不是怕鬼吧，毕竟已经是这么大的成年人了。

“当然是担心阴险的拉克坑害我呀！最初和你定下那个约定的时候，我就在想你是不是和C警官一样想趁机抓住我。说不定我们在对话时候，就会有黑衣人冲出来把我压制住。”

“先不论我和C，你用手电在周围扫一圈就可以找出专业警员的埋伏了吗？再说了，假如我真的和C那样，你还没上楼就已经被一群人抓住了吧。”

“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

咔哒一声，艾米将手电从ON调到了OFF，周围再度陷入黑暗。

“无所谓啦，带手电筒上来只是为了安心罢了。至少现在你还没有背叛我，这份诚实真是时代难能可贵的品质，建议直接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阴影中，艾米露出微笑。

“竟然会一天被人说诚实……”

脑海中闪过老板的身影。

如果自己能有这位“圣女小姐”千分之一诚实，自己的生活想必会天翻地覆吧。

那是老板所特有的“才能”，是大多数人无法做到的，是我这个低于平均值的人渣所不能企及的“才能”。

艾米想必没有意识到我胸口处的苦涩，说道：

“那么，在开始那个约定之前，我们先聊聊吧。我也很好奇你是怎么突然就知道我是这起连续自杀事件的凶手？”

“嗯，这个我当然会说的。不过在开始回答之前，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吗？”

“请说。”

“艾米小姐你今天也有‘行动’吧？如今已经恢复了记忆的你，今天已经‘准备’了大量‘目标’。那些‘被选上的人’会在今天12月25日圣诞节的夜晚以不同的方式走向自杀，是吧？”

在作为圣诞节的今天会有人被“怪物”选为“目标”的人将会承受诅咒，以凄惨的形式迎接生命的终结。

“诶……”

艾米叹了口气，说道，

“是这样没错，今天有17人。”

艾米·道尔的脸上显露出隐约的悲伤，仿佛是为了求生而被迫剖开兔子身体的孩子。

但与此同时，我能感受到她投向我的视线。

如果一定要形容的话，那是比在深夜中翻滚的海洋更加粘稠的“视线”。

毫无疑问，眼前这个名叫“艾米·道尔”的女人早就已经疯了。

只不过她的“疯狂”更加宁静、稳定和温柔罢了。

大概也正是因为宁静、稳定和温柔，所以也是那么的“粘稠”。

嘛，算了，无所谓。

这些都与我无关，我只要完成我和她“约定”就好了。

“原来如此，那么接下来我就稍微讲一下我那完全不靠谱的‘推理思路’吧……”

昨天，也就是12月24日的时候。

在从C那里得知“艾米曾见过菲斯”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了“艾米·道尔”这个角色的异常性。任何人的内心都有缺口，除非有着极其偏离大众的精神状况，人类在见到老板的瞬间，就会无可救药地迷恋上她，然后陷入爱而不得的疯狂之中。然而，在尼亚的记忆中，艾米是个十分“正常”的人，一举一动都没有体现出哪怕一点的“疯狂”。

为什么艾米在见过老板之后依旧能保持“正常”呢？

接着，我想到了那个有关“只能看见世界本质的怪物”的都市传说。

因为是怪物，所以无法感知到“美”，所以无法被“圣女”救赎。

但假如艾米从一开始就对老板无感，那么老板为什么会将她的名字报告给C呢？老板虽然很讨厌那些迷恋上她的人，但却愿意和那些普通对待她的人交朋友，如果艾米从一开始就对老板无感的话，那老板为什么要将艾米的名字报给“负责杀死祭品”的C呢？

难道说艾米在最初和老板相遇的时候也和其他人一样迷恋上老板了吗？

于是便可以导出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艾米从来就没有摆脱过老板的“特性”，目前也依旧狂热地迷恋着老板，只不过她将疯狂藏得很好，我无法通过尼亚的记忆去对她进行正确的判断。

第二种，艾米一开始确实爱上了老板，但在最后却厌倦了，不再过分迷恋老板。

能够免疫老板“特性”的人我也不是没见过（比如说我自己），但在被其特性影响后还能逐渐摆脱的人还是前所未闻。

再加上我刚好也在调查“连续自杀事件”，所以自然而然地将艾米和事件联系在了一起，有了“说不定艾米是凶手”这样不负责任的假说。

这种结论已经无异于“妄想”了，但对于“假说”来讲，已经足够了。

既然已经得知了马卡龙遇到的那个高大男子并非是“连环自杀事件”的犯人，我也没有继续调查下去的理由了，所以在当时我只是抱着“最后猜一次”的心态开始着手对艾米·道尔的调查。

不过就结果而言，我那不靠谱至极的“猜测”竟然正确了。

真是哭笑不得的情节啊，让我想起了某部西部牛仔题材的电影——主角一直念叨着“干完这一票就金盆洗手”，结果又被各种原因重新拖入仇恨的沼泽。

总之，在有了那个猜想之后，我先打电话给了幽灵，想让幽灵帮我看住还在酒吧中的艾米，结果幽灵告诉我艾米已经离开了。所以我再打电话给了老板，让老板将艾米发给她的邮件全部转发给我。

我知道老板专门有个邮箱用来接收“粉丝来信”，她会通过这些来信获知一些基本的信息，如果哪位粉丝打算采取极端行动，老板会第一时间打电话给警察总局的人。但我也不知道老板是不是那种看完邮件就删掉的人，所以只是碰碰运气罢了。

单论结果，我拿到了艾米发给老板的一百多封电子邮件和她的手机号码。

邮件最早的记录是在12月18日，最后的记录则是在12月22日。而12月19日正好是连续自杀事件最初开始的日子，12月22日则是事件戛然而止的一天。

日期与连续自杀事件完全相符。

接着，我花了两个小时，以最快速度浏览了一遍这一百多封邮件。

虽然每封邮件基本上都有几千字的篇幅，但是其内容却相当无聊，大致就是表达了艾米对老板的爱意，以及希望能一直在老板身边的愿望。不过这至少证明了艾米确实也曾和普通的“狂信徒”一样疯狂地爱上老板。

但是，在浏览邮件的时候，我察觉到了一个现象，从12月18日到12月22日，邮件的数量在不断递减，12月21日的时候有20封，到了12月22日就只有2封了，而接下来的12月23日则连邮件都没有了。

就好像“艾米逐渐摆脱了老板的特性”一样。

虽说将邮件数逐渐减少这一事实直接转换成这一结论有些“强行”，但如果要说情感偏向的话，我更愿意相信这种结论。不过突然出现在我背后的尼亚却不这么认为，她更愿意相信无论如何要想在中招之后再摆脱老板的“特性”是完全不可能的。

我深知世界并非是按照我的意愿在运转，所以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确认”。

我想向老板问一下其他粉丝的来信是不是也会保持着逐渐递减的趋势。结果电话刚接通，只听见老板说了一句“现在我家里有客人，正在泡咖啡呢，没空”就立刻被挂断了。

看来拉克在老板心中的优先级非常低啊。

于是我打算过一会儿再打电话给老板，先思考一下“日期”的问题。

日期与连续自杀事件几乎一致这一点虽然可以支撑“说不定艾米的凶手”这一猜想，但除此之外无法得到更多有效信息了。所以我将重点放在了12月21日、12月22日、12月23日三个日期上。

12月18日到12月21日四天的邮件数虽然在不断递减，但也就是比前一天少四五封的程度，为什么从12月21日到12月22日邮件数量就呈现出了断崖式的下跌？

而在12月22日之后，艾米再也没发过邮件了。

如果一定要解释的话，可以说艾米在12月22日的时候遭遇了车祸，正在医院的病床上昏迷着所以无法编辑邮件。虽然很合理，但尼亚不也是在12月23日的晚上见到了生龙活虎的艾米小姐吗？

当然，还有一种解释的方法，也许艾米在12月22日一不小心把自己的手机弄丢了，于是只能用另一个号码向老板发送邮件，之类的。

要确认答案是不是这样的方法也很简单。

“尼亚，你用你的手机往艾米小姐的手机打个电话。”

“为什么不用你自己的手机？”

尼亚从我的背后慢慢走到前方。

“因为不想被当成骚扰电话，反正尼亚你也不喜欢用手机吧？”

“好吧，算你欠我一顿饭钱。”

接着，尼亚从她的口袋里拿出了她的手机——这是在我眼中的样子。客观上来看应该我这个角色突然被尼亚替换，然后尼亚再用她随身携带的手机打电话给艾米。

就像文学创作的话来解释，所谓的外貌、衣着、随身物品、人格等等都是“角色的一部分”，所以在我被替换掉之后，包括其随身物品在内的尼亚这一“角色”获得了实体。

电话不一会儿就接通了，尼亚保持着沉默不语。

“请问是那位？”

确认是艾米的声音无误后，尼亚果断地挂掉了电话。

接着尼亚就以“好累啊”为理由再度消失在我的背后了。

总之，可以再排除“手机丢了”的可能性了。

艾米在12月22日后摆脱了老板的‘特性’……

可以这么认定吗？

我在脑海中搅拌着和艾米·道尔相关的的记忆碎片，不放过每一个角落。

忽然，脑海中飞速旋转的碎片停顿住了。

我注视着其中一段非常不起眼的记忆碎片……

艾米在被送到幽灵酒吧后，为了帮助昏迷的艾米洗澡，尼亚那个恶趣味到极点的家伙去了一趟艾米的家中拿换洗衣物——顺带一提，尼亚会帮艾米洗澡除了因为她有这个习惯（隔几天就会拉着马卡龙一起洗），还因为她很想看看艾米气急败坏又羞愧难当的表情。

拿换洗衣物的时候……

在艾米的衣柜里，有一件款式和尺寸相当眼熟、唯独颜色等细节稍有不同的大衣。

几秒后我才反应过来，那是尼摩身上的大衣。尼摩在身高上比艾米要矮一些，所以穿艾米的大衣会偏大。而根据尼摩的叙述，他在大街上回过神来的时候身上就已经穿着那件不合身的大衣了。尼摩出现的那一天刚好是12月22日，如果说在那一天，艾米遇到了尼摩并把自己的大衣交给了他。

那么也许有交流。

也许艾米的记忆被破坏了。

这样的话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艾米会不再发送邮件，并在12月23日晚上与尼亚相遇时表现得那么正常。因为忘记了，忘记了自己最爱的那个人。

于是我立刻去了幽灵酒吧，结果在尼摩的房门前无论敲多少下门尼摩就是不开门。一开始我还以为尼摩因为受不了那个打击在房间里自杀了（阴暗的想法，我承认），于是我叫幽灵用备用钥匙开门。

开门之后发现尼摩一个人裹在被子里像是冬眠期的仓鼠一样，看来是睡着了。

我在床边的地板上发现了那套大衣，并用手机拍摄了大衣上的可以被认定为“有价值”的部分。就在我打算直接离开的时候，幽灵在叫住了我，我们移步到一楼进行对话。

“拉克，你不觉得你说的话对那孩子打击大过头了吗？”

“准确点说是尼亚。”

“总之，希望你能稍微赔罪一下……”

“最好能在短时间内解决好，因为我接下来有很多事要做。”

“这样吧，那孩子的晚餐和明天的早餐由你来做了……”

“嗯，那请把酒吧的厨房借我用一下。”

我立刻开始着手准备饭菜。

虽然严格来说这不是我的错，但考虑到我和尼亚的关系我也不会有什么怨言。

就算再怎么相反，我和尼亚在本质上也是一体的。

晚上6点的时候我才完成了所有的饭菜，离开了幽灵酒吧。

随后我去了老板的鸟笼。

我首先询问了关于邮件数量的事：

“是不是所有粉丝的邮件数量都会呈递减的趋势？”

“因人而异吧这种事。”

就在我为无法证明“艾米逐渐摆脱了老板的影响”而烦恼时，老板提起了一件事……

艾米·道尔的再度来访。

就像被调试得刚刚好的机器一般，艾米刚离开不久，我就来了。

还真是令人惊讶的运气（Luck）。

不过接下里老板的话才是更让我惊讶的。

她告诉了我艾米来之后的一系列反应。

老板的描述让我确认了“艾米摆脱了老板的‘特性’”这一假说，对此，老板也是这么认为的。

我继续询问老板艾米是否有透露过自己与“连续自杀事件”的联系，老板回答说没有。

既然艾米确实可以摆脱老板的“特性”，那么艾米在12月22日之后不再回复邮件就不用“因为接触了尼摩所以失忆了”来解释了。

不过在最后即将离开的时候我还是以碰碰运气的心态将手机里的照片给老板看了，结果立刻就得到了“12月18日第一次见到艾米的时候，她好像就是穿这件衣服”的答复。再加上老板在描述艾米来之后的反应时，也有提到过艾米的头痛……

这么一来，艾米确实很有可能在接触尼摩之后失去了记忆。

也就是说艾米在12月18日接触老板并狂热地迷恋上了她，但这份热情却也在逐渐减少。可在12月22日的时候，也就是热情存量还没有归零的时候，遇见了尼摩并因此失去了最宝贵的记忆。而对于当时的艾米来说，最宝贵的记忆就是和老板相关的一切。

12月23日，艾米受到C的傀儡攻击，我和尼亚则是在跟踪傀儡的时候顺手救下了艾米。接着艾米被送往幽灵酒吧，并于次日12月24日苏醒离开，机缘巧合之下再次来到了“鸟笼”并见到了老板，记忆恢复，但此时的艾米也不再迷恋老板。艾米与老板闲聊了一段时间后便离开了，紧接着我便来到了鸟笼……

在大致梳理好现状之后，我离开了鸟笼，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12月24日的回忆到此结束。

12月25日的故事继续。

“大致就是这样。”

我以这句话作为结尾。

“哇哦，不愧是侦探。”

艾米露出了佩服的神情。

我摆摆手说：

“都说了这根本算不上推理，不过是运气问题而已。假如不是在最后蒙对答案，我根本就已经放弃继续调查了。基本上也全是靠老板的信息才勉强拼凑出时间线的。并且，在最后我也无法确认你到底是不是凶手。”

“但8点钟你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你不是还说了要和我定一个‘约定’吗？”

艾米问道。

12月24日的晚上，从鸟笼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7点了，而我打电话给艾米的时候是8点，中间隔了一个小时，而这一个小时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

假如艾米·道尔是凶手，

为什么要逼迫他人自杀？

“一开始，我想从动机着手思考，但无论如何也无法得出有用的结果。于是，我将思考的重点转向了那个都市传说。”

为什么是这个都市传说，为什么是这个无聊的都市传说？

这个“都市传说”和名为“艾米·道尔”的女人究竟是否有关系？

我看向艾米·道尔，说：

“你还记得那个约定的内容对吧？”

艾米·道尔轻笑了一声，但那个笑声和她的疯狂一样的“粘稠”，

“记得，你告知了这里的地址后说：‘圣诞节晚上11点的时候请来车站大楼的屋顶，对我降下怪物的诅咒，如果在零点之后我依旧没有死去，那么我将杀了你。’应该没记错吧？”

“嗯，一字不差。”

现在的时间是11时29分，我们还有时间。

艾米·道尔不慌不忙地说道：

“然后呢，你是如何通过那个‘都市传说’确认我是凶手的？”

7

【拉克】

首先考虑的问题是，为什么那些人会感到那么强烈的恐惧。

被“怪物”降下诅咒后，会看见人变成异形的画面，并被告知自己也将在零点的时候变成这样……虽然亲眼目睹自己变成“怪物”的心情绝对算不上好，但也不至于恐惧成那样吧？

“那么，拉克你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恐惧了吗？”

“虽然是猜测，但大致明白了一点。”

在这个无聊的都市传说中，怪物因为其“只能看见世界的本质”这一属性所以看什么都是丑陋且扭曲的。在这个怪物的眼里，人类只不过是由各种有机物堆积程度呃会动的东西罢了。

人类会变成异形，这就是“怪物”眼中的世界。

而被降下诅咒之后，普通人会看见人类变成异形的样子，并被告知自己也会变成异形。那么，为什么在被降下诅咒之后会看见“画面”呢？难道是那个怪物通过脑内沟通直接展现给受害者看的吗？不，没必要那样。

如何才能以目前已知的条件解释这个现象呢？

“要解释起来意外的简单呢……”

我看向身后以落星为灯的城市，说，

“在受害者所见的画面里，那些异形就是这座城市随处可见的路人。”

怪物并不避讳在人多的地方给“目标”降下诅咒。

尼亚在12月22日晚上的时候去过幽灵酒吧（顺路捡了尼摩），为的就是得到关于连续自杀事件的情报。幽灵在谈话中透露了莉莉·露露的消息，并简单地和我讲了莉莉上一个“梦”的事。那个怪物在图书馆的门口袭击了那位大学生，完全没有避讳其他人，毕竟那个怪物若是要降下诅咒，只需“触碰一下”就可以了。

已知一，被诅咒之后，受害者会看见人类变成异形，会看见自己变成异形。

已知二，怪物眼中的人类都是异形。

问：这个“诅咒”是什么？

“很简单，怪物所降下的诅咒实际上的内容是‘让人变成怪物’。”

并非是把人变成“异形”。

而是将人类转化成自己的“同类（怪物）”。

当受害者被怪物降下诅咒，受害者首先会在短时间内变成“怪物”。在此期间，他眼中的世界将会和那个怪物所看见的一样，周围那些普通的路人就会变成所谓的“异形”。

在无法理解“价值”与“美”的怪物眼中，想必一切人类都是异形吧。

然而怪物不会恐惧，因为那是从小便经历的世界。

然而人类一定会恐惧，因为人类从未体验过那种世界。

受害者恐怕无法清楚地理解自己经历了什么，他所感知到的只有“恐惧”以及“眼前出现了异形”这两点而已。于是将这两点联系在了一起，以为自己是因为“异形”的诡异所以才感到恐惧。

实际上，真正让受害者恐惧的是“怪物眼中的世界”。

将一切价值全数否定的世界。

将一切幸福随意践踏的世界。

将一切秩序轻易击碎的世界。

展示死亡，直面死亡，畏惧死亡。

“接下来，我试图去思考这个怪物究竟是什么存在？”

不过，首先，有一点可以基本上确定——这个“怪物”是人类。

因为这篇无聊的都市传说中从头到尾都只描述了“怪物”所见之物的异常，而没有对怪物的外貌进行描写。再者，如果这个怪物不是人类的话，也不会在人多眼杂的地方对“目标”降下诅咒了。

这个怪物只能看见世界的本质，所以只能看见世界万物扭曲丑陋的一面。

一般来说，会将这句话理解成“世界的本质就是世界万物扭曲丑陋的一面”吧，但实际上，也还有另一种理解的角度——这个怪物被迫只能关注“世界最本质的真理”，无法看到世界万物的美丽，于是再怎么美丽东西也变成了眼中的扭曲丑陋。

所以这个怪物实际上只是一个“只能关注世界的本质”所以无法感知“美丽”的人类罢了。

这个“怪物”因为只能关注世界的本质，所以感到了无聊，所以决定戏弄人类。

明明外表上是人类，其所见之物却尽是异常之物，即便身处人群中却没有一个同类。

这种情况下，“无聊”会转化为“痛苦”。

说到底，这个怪物究竟为什么要“戏弄人类”？既然它只能关注世界本质的话，那么它就算戏弄了人类，也无法排解心中的无聊吧？那么这个怪物，又是为什么会去“戏弄人类”呢？

这个怪物究竟为什么会去对人类降下这种诅咒？

这个怪物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这个怪物真的想让那些人自杀吗？

设身处地想一想，只能看见世界本质的怪物想干什么？

“那个怪物……想活下去呢……”

我如此说道。

仅仅是一点点的偏差。

只需要一点点的偏差。

这就足够让人类变成怪物了。

足够，甚至说还有余裕。

只能看见世界的本质……

但是这里所谓的“世界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我不知道。

任何人都明白，人类是永远无法得出“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

简而言之，这个怪物所面对的，是绝对无法给出答案的问题。

然后呢？

被迫只能去探寻世界真理的怪物，以及注定无法得出答案的命运，所带来的是什么？

无聊……以及因为“无聊”带来的“痛苦”。

一开始可能还好，但随着痛苦的积累，那个怪物的未来只有一条路了。

“如果再不做出改变，不就只能‘自杀’了吗？”

如果这个怪物要寻求“改变”，那么无非就只有三个选项罢了。

第一个选项，解答出“世界的本质”——这个明显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选项，改变自己“只能看见世界本质”的这一设定——这个估计也是不可能的。

于是有了第三个选项……

怪物最后的机会。

“第三个选项，寻找活着的可能性。”

不逃避问题的同时，即使无法得出答案也能活下去的可能性。

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怪物要对人类降下诅咒了。

因为只能面对一道无解的问题，所以无聊。

于是怪物以“戏弄”的方式将名为“希望”的枪口转向了那些普通的人类。

通过诅咒，怪物将人类也转化成“怪物”，让那些人类处在和自己一样的境地之中。

怪物不希望那些被它选中的“目标”死去，反而希望他们能活下去，从而让自己活下去。

若是有人能够活下去，那么自己可能也可以吧！

这种程度的“希望”。

将自己想要活下去的希望单方面地、暴力地强加在他人身上。

像是在虚构作品中寻求希望的愚者一般，怪物强行邀请“目标”登上舞台，然后紧紧地盯着他们的挣扎。

但是那些“目标”成为怪物的瞬间，他们的“世界”会被颠覆。不同于从小生活在这种“世界”里的“怪物”，正常的人类无法接受这种“巨变”，于是他们选择了自杀。

没有一个人能够跨越零点。

希望不存在。

活下去的可能性不存在。

所以未来是死亡。

结论就是这个了。

游戏结束。

“得到这样的结论之后，拉克你又是怎么依据它确认我是凶手的呢？”

“我先假设了你是那个‘怪物’，然后试图用我得出的一些结论解释你的行为。”

按照我的解释，艾米·道尔于12月18日遇到了老板，并迷恋上了她。这对身为“怪物”的艾米来说，是意想不到的救赎，因为这是艾米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爱”。

但在第二天的12月19日，艾米意识到了自己对老板的迷恋正在逐渐冷却，强烈的反差引导出极致的绝望，正是因为在昨天经历过“普通人”的感觉，这种绝望才强烈地足以让“怪物”不顾一切地去寻找可能性。

于是艾米动用了“诅咒”的力量，开始寻找“可能性”——连续自杀事件在12月19日开始。

接着，在12月22日，艾米遇上尼摩，失去了和老板相关的记忆，“绝望”戛然而止，连续自杀事件在这一天中止。

当然，这个假说的成立是有前提的。

这个连续自杀事件也可能与这个都市传说没有关系……

就算有关系，我的解读也有可能是错的……

就算解读正确，凶手也可能不是艾米……

“所以我打电话向你你确认了。原本还准备了好几套方案，结果艾米你一下子就承认了。”

如果直到通话的最后都无法确认，那么我就会立刻放弃这个案件。

谁知艾米直接大大方方地承认了。

“真是抱歉了，限制了大侦探你的发挥空间，如果下次有机会我一定死磕到底。”

“不，这样做反而让我少了不少工作。而且我就算是‘侦探’，也只是那种找找猫狗的侦探，做的只是些半桶水的推理。与其说是推理，不如说是‘过度解读’。”

“光是在‘过度解读’之后还会去‘确认’这一点就已经是大侦探了。”

“嘛，算了，无所谓。随你高兴吧。”

为什么所有人都会觉得我是大侦探？我明明只是实力不够又自以为是的人渣罢了。

每次听到别人这么说，我都有种烦躁感。

我是一个比谁都愚蠢的人，所以……

还是别想这么多了，因为接下来还有事情要做。

“现在是12月25日晚上11时55分。”

艾米看了一眼手表，对我说：

“刚好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嗯……”

“拉克，你为什么要和我定下这个‘约定’？”

12月24日的晚上8点，我打电话给艾米，在确认了几个问题后，提出了“约定”——

圣诞节晚上11点的时候请来车站大楼的屋顶，对我降下怪物的诅咒，如果在零点之后我依旧没有死去，那么我将杀了你。

“为了把你约出来啊。假如你真的是那个怪物的话，应该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吧。毕竟这个约定就相当于在暗示我有可能在诅咒下活过零点。”

“把我约出来啊，所以说把我约出来要做什么？”

“稍微和你闲聊几句，然后让你对我试试诅咒，就这些。”

“试试诅咒啊，你以为你是在买香水吗？我问的是为什么你要让我这么做，你总不会是好奇自己能不能承受住新世界吧？”

“怎么会，我很热爱自己的生命，就算世界变成一片地狱，我也不会自杀。”

我连连摇头否定，说，

“我只是想尝试一下，你是否能完完全全地杀死我而已。”

时间，12月25日晚上11时59分。

我向艾米·道尔伸出了手，像是要和一位老朋友握手一样。

“真是奇怪的人。”

嘟囔了一句，艾米握住了我的手。

秒针与分针与时针重合。

接下来，就是12月26日的故事了。

#### L＆Etranger（12月26日）

0

今天，妈妈死了。

也可能是昨天，我不知道。

1

【拉克】

现在是12月26日0时1分。

意料之中……该这么说吗？

艾米·道尔退后了一步，重新确认了一边手表，然后……

“哇哦——酷——”

普通地感叹了一句。

很普通地，什么都没发生。

“接下来是不是就轮到你来杀我的环节了？”

“理论上来讲是这样的。毕竟不论从哪里看，你都是个极端的反社会分子呢。”

“哈……哈……”

艾米苦笑了两声，又后退了几步，说，

“说是反社会分子，但我实际上可是连红灯都没闯过的废物呢。再说了，按照剧情，我现在已经达成了目的，不会再危害社会了才对。为了体现拉克你的亦正亦邪属性，难道不应该在这里放过我吗？”

艾米后退一步，我往前一步。

我始终和艾米保持着最初的距离，同时说道：

“就算你现在已经达成目的了，但考虑到你的精神状况，我也不能保证你以后会不会为了其他目的做些什么。再加上我已经和你产生了‘联系’，假如你以后打算活动，那么我身边的人可能会有危险。”

马卡龙可能会暴露在危险中，而现在只需我抬抬手就能解决掉危险的源头。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性价比很高。

简直就是超市的大促销活动。

“那我发誓以后不会对你身边的人做什么，可以吗？”

“这种发誓我一天可以做两百个。”

“拉克你的信用值也太低了吧，而且不要以己度人啊！”

下一秒，

毫不犹豫地，

艾米转身跑向楼梯口。

“尼亚，帮我一下……”

“没问题。”

身穿迷你裙圣诞老人装的尼亚从我的身后走出，缓缓移步到我的前方。

慢悠悠地，

轻飘飘地，

尼亚抬起了纤细的手臂，手中拿着的，是那把已经是她角色标志的黑色匕首。

迷你裙圣诞老人挥动手臂，黑色的匕首如音乐家指挥下的音符那般飞出，融入黑暗。

慢悠悠地，

轻飘飘地，

不远处艾米·道尔向前倾倒，滚入了近在眼前的楼梯口。

我慢慢走上前，走过站在原地的尼亚，往前走去。

下面的楼梯很黑，保险起见（防止踩到艾米小姐），我掏出手机打开照明灯。

肮脏狭窄的楼梯一览无遗，在楼道转角处，艾米·道尔趴在地上，原本很漂亮的金色长发变得乱糟糟的，而在她右腿处，插着一把黑色的匕首。

我靠近之后将匕首拔出，在她身边蹲下。

“你也不行啊，即使是能将‘世界’颠倒过来的‘诅咒’也无法对我起什么作用。”

“没起作用……还真是抱歉了……”

艾米费力地抬起头，断断续续地说。

“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你们……究竟是什么？”

艾米·道尔咬着牙，强忍着疼痛坐起来，背靠着满是灰尘的墙壁。

“我们是什么，这个还真是难回答啊。”

我们是什么？

既是拉克·拉斯特，又是尼亚·安德塔。

所以两者皆不是。

既是男人，又是女人。

所以两者皆不是。

既是杀人的侦探，又是不杀的杀手。

所以两者皆不是。

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

所以两者皆不是。

所以——

所以——

所以——

将矛盾恰到好处地容纳其中。

将矛盾恰到好处地一分为二。

不管是尼摩和老板的“特性”，还是艾米的“诅咒”，也无法动摇这个由无数矛盾填充、堆砌而成的“二重世界”。

像是惰性的海洋与天空，无论多么针锋相对的两个东西，身处其中也只能和睦相处。

“总之，要解释‘我们是什么’的话，大概就是这样。”

“哇哦——酷——”

因为疼痛的而冷汗直流的艾米·道尔，发出了相当普通的感叹。

“那么，艾米小姐，最后有什么要拜托的吗？”

“能不杀我吗？”

“这个不能。”

“果然啊……”

艾米虚弱地苦笑了一下，继续说道，

“那也没什么要说的了，请在杀我的时候人道主义一点，谢谢。”

我点点头，将黑色的匕首刺入了艾米·道尔的心脏处。

致命伤。

在密度极高的黑暗环境中，刀刃陷入了她的身体，看不出什么。

嗅觉比视觉先告知了大出血的现实。

心脏越是剧烈地跳动，越是抗拒死亡，生命流失得就越快。我站起身退后了几步，观望着艾米·道尔的死亡。

没有什么挣扎，艾米·道尔理所应当地开始了前往虚无的旅程。

死因是失血过多。

收尾工作由尼亚来完成，她毫不在意地走上前，靴子踩入了浅浅的血泊中。

尼亚握住那柄匕首，缓慢而平滑地拖动出来，血液如同石间细流一般从艾米左胸的“缝隙”中源源不断地流出。

她将沾血的匕首在艾米的衣物上快速擦拭了两下，随即把那黑色羽毛一般的匕首收好。

身穿迷你裙圣诞老人装的尼亚站起身，凝视着已经是尸体的怪物小姐，这一幕看上去多么滑稽可笑：圣诞老人套装上的红色布料与尸体身上冰冷的深红形成对比，毛绒绒的布球与现状没有丝毫的一致性，彰显着名为“讽刺”的概念。

顺着尼亚的视线，我凝视着已经归于静止的尸体，思考着无关紧要的小事。

艾米·道尔……

怪物。

明明说着“不想死，想活下去”，结果在临死前却没有表现出多少迫切的求生欲。

没有挣扎，只是普通地死掉了。

是因为豁达，还是因为绝望？

嘛，算了，无所谓。

尼亚转过身，对我发出提问：

“你接下里打算做什么？”

考虑到现状，我自然而然地回答道：

“接下来还是回家赶紧睡一觉吧。”

我用手机的照明灯观察了一下自己的衣服，确认身上没有被溅到一滴血这个事实之后我便离开了。

2

【拉克】

因为太累了，所以这章就到此为止……

3

【尼亚】

嘛，那就这样吧（苦笑）。

#### 死的基础是生（12月27日）

0

我在漆黑中许下的愿望是——

“偶尔，偶尔，偶尔……”

痛吧。

我的心，痛吧。

1

【拉克】

这就是故事的结尾了。

是文字的最终，也是对话的最终。

2

【拉克】

现在是上午七八点的时候，我坐在幽灵酒吧的吧台前，而幽灵则在吧台后擦着玻璃杯。

整个酒吧就只有我们两人。

我的面前放着一杯鸡尾酒，酒吧里放着可溶于空气的爵士乐。

“所以说尼摩现在怎么样了？”

“那孩子提议来这里工作，我正好缺人手，所以答应了。”

考虑到幽灵酒吧冷清的生意，只需要半个人就能付过来了吧。

似乎看透了我的心理活动，幽灵不动声色地说：

“除了打理酒吧，他还会帮我做一些其他的事。”

听上去是重要的工作，算是身负要职吧。

刚入职就可以晋升成了干部。

“那他在你这边的生活情况怎么样？”

“二楼的那个房间彻底归他了，会支付一部分工资，户籍也拜托白昼咖啡店的人了。目前为止，一切进展顺利。不过，话又说回来……”

哒地一声，幽灵将一个擦拭完成的杯子倒扣在台面上，说道，

“拉克你为什么突然问起尼摩的事了？”

“好奇罢了。”

“好奇什么？”

“幽灵、梦境、怪物，由这个三个母亲孕育出的‘无名之人’，就算是我也会好奇他未来的走向。更准确点说，是好奇他将如何面对是三位母亲给予他的祝福和诅咒。”

“听你这么说，我都有些后悔昨天把这件事告诉尼亚了……”

幽灵几乎都是面无表情，语气方面也没什么起伏——用尼亚的话来说就是“甚至能够一脸正经地讲冷笑话的人”。所以实在无法弄清楚幽灵所说的“后悔”是开玩笑还是责备我那没有同理心的话语。

我假装没听到这句话，继续说：

“我还好奇尼摩的外貌，为什么他的样子和莉莉的上一个‘梦’并不一致？”

这是昨天在鸟笼兼职的时候从莉莉那里听来的细节，但具体原因莉莉也不知道。

思考了几秒钟，幽灵回答道：

“可能是‘空想的投影’在‘梦’中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扭曲，所以才会让尼摩的样子与原型相去甚远。当然，也有可能是‘怪物’的介入导致的。”

“原来如此，那么你对尼摩的‘特性’有什么看法吗？”

幽灵放下手中的工作，双手抱胸，闭着沉思了片刻，

“由社会关系所构成的世界依赖名为‘交流’的基石，而与尼摩产生交流的人会因为记忆被破坏而人格缺失，如果长期与尼摩交流的话想必会成为一具空壳。也就是说，尼摩无法在正常的世界里得到自己的位置……”

突然，幽灵露出了浅得几乎无法察觉的苦笑，她的视线停留在台上的玻璃杯上。

我识趣地闭上嘴，慢慢地等待着幽灵再次开口。

高贵而柔和的静默大概维持了二十秒左右，幽灵才接着说：

“我因为自己的原因所以不会去介入正常的世界；莉莉经常会说自己虽然体验过无数的人生，但却依旧是个观众而已；那位怪物小姐则因为先天的缺陷所以无法融入人群。不过，我也经常会产生想要成为一个普通人的想法，但这样是不可以的。也许正是因为我的这种心态，导致那孩子会被置于那般境地吧。”

我自然而然地接着幽灵的话说：

“莉莉和那位怪物小姐也说不定会有这种想法。”

我喝了一口鸡尾酒，品尝着作为生活奢侈品的酒精和作为生存必需品的糖分。

“谁知道呢……”

幽灵立刻恢复了平时的状态，重新投身于擦杯子的工作当中。

“哦，对了。”

在闲聊过程中，我想起了昨天和莉莉聊天时受到的委托，

“莉莉让我问你一件事，原话是‘所以说为什么我上一个梦的手机会在你那里’这样。”

“我记得前天在手机里和她解释过的……”

“嘛，也许是你解释得太模糊了。”

从莉莉那里得知，幽灵丢给尼摩暂时使用的手机是莉莉上一个“梦”的所有物。而那个“梦”的结局是被怪物诅咒后跳楼身亡。也就是说，光看表面联系的话，可以很简单地得出“幽灵偷走了死者的遗物”这种说法。

真是令人震惊的消息啊，没想到一向沉默寡言的友好幽灵竟然是品行不端正的恶人！

如此这般，让我们有请幽灵小姐本人进行自我辩护：

“简而言之，就是有个小偷想要趁我上街的时候行窃，结果被我发现了。作为惩罚，我把他的身上的东西值钱的东西全拿走了，那部手机也是从那个小偷身上拿到的。”

小偷，作为一个毫无铺垫的角色，被这样突兀地引入了。

不过倒也并非没有可能。

“原来如此，也就是说那个小偷很有可能在某个时候偷走了‘梦’的手机，然后又经过这件事转手到你的手上了。”

“嗯，在遇到尼摩之后，我猜想那孩子肯定没有手机这种东西，所以就让白昼咖啡店的人帮我换了一张电话卡。”

“在遇到尼摩之前就拿到这部手机的话，也就是说幽灵你是在21日或22日的时候遇到那个小偷的吗？”

“应该是22日凌晨的时候，因为当时我正打算去‘棺木’那边见一位朋友。”

“考虑到那个‘梦’是在零点前一段时间自杀的话，那么那个小偷就是在‘梦’自杀前的一段时间行窃的。这么说起来的话，在‘梦’因为诅咒而打算自杀的那段时间，确实很有可能处在精神恍惚的状态。”

这种状态下自然很容易遭遇行窃，而且若是一心自杀的话也就不会注意到手机被偷走的事了。

“也许是这样呢……”

幽灵平静地回应了我的猜测。

鸡尾酒不知不觉间喝完了，对话接近了尾声。

我简单地和幽灵说了一声“再见”，然后往酒吧门的方向走去。

幽灵以最低限度的点头作为回应。

3

【拉克】

走出酒吧，

走出小巷。

接下来就按照计划去马卡龙家里吧。

前往地铁站，

等待，

地铁到站。

车厢里的人很少，

我找了一个座位坐下。

然后，

噔噔噔！

变数登场！

“Bonjour，侦探小弟！”

面前的“她”向我打招呼。

像是肉眼无法捕捉轨迹的子弹一般，

像是从视野盲区冲出的毒蛇一般，

像是凭空出现一般，

她站在了我的面前。

她的阴影打在我的脸上，

我抬头，

花了半秒钟思考。

在认出她的瞬间，我拔腿就跑。

只是因为，这是连尼亚都难以对付的家伙！

手臂被猛地拉住，对方强大的握力之大差点让我产生有条蟒蛇缠绕上手臂的幻觉。

“看到我就跑啊，真是明智的选择。不过我这次是专门来找拉克你，所以还请你坐下。”

虽然她是这么说的，但在我自主行动起来之前，我就已经被她拉回来并按在了座位上。

她则在我的旁边坐下。

“警察总局的局长大人找在下有何贵干？”

这是我的声音。

虽然声音有些发抖，但姑且还是把问题问出来了。

“放轻松，只是稍微闲聊几句而已。”

名为格林赛斯·塞普恩斯的女人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根电子烟抽了起来——就算这节车厢几乎没有人了（只有我和她两人），也不至于在这里抽烟吧！

格林赛斯·塞普恩斯（Glimces·Serpens），于第二次冷战中以“星之蛇（Serpens）”闻名遐迩，传说中的雇佣兵，不死的猎人，战争的亡魂，雇佣兵小队“十一律（Decimation）”的首领……

在2000年至2012年的第二次冷战后，中立城市“西境市（Wsetfield）”建立，格林赛斯接受市长邀请成为该市警察总局局长。总计十人的“十一律”小队也成为隶属于警察总局局长的武装力量，那位C就是“十一律”的文职人员之一。

有一说一，我绝对不想和这种超出常识的异端存在打交道，毕竟我也是在战后才来到这座城市的，过着一直与战争无缘的生活。

要说对方是多么“异端”的存在，光是从“十一律”这个名字就能看出来了。

任何与其敌对的势力，九成的有生力量将被不分男女老少、不分高低贵贱地虐杀。被其进攻后的组织将会化为废墟，生还率是严格的十分之一。

如同审判一般，被称为律法，所以是“十一律”。

然而所谓的律法不再是为了维持秩序，而是为了制造混乱。

不论这些信息是否准确无误，但至少可以确认一点——这支小队非常可怕。曾经因为各种原因和C有过一些过节的我很明白，如果C这家伙无所顾忌的话将会有多危险。像C这样的再来九人，连逃跑的可能性都不存在。

而领导了这支十人小队的，就是不在“十一律”中的格林赛斯。

这样的存在，现在就坐在我的身边。

为什么……

“都已经是小说的尾声了，为什么还来这么一出……”

我几乎是想抱着头大声悲鸣，但实际发出的只有细若蚊丝的抱怨。

“要勇于面对生活的不易，侦探小弟。”

格林赛斯穿着被专门修改过的深蓝色西装，戴着一副墨镜，手指悠闲地夹着电子烟。

“所以呢，有什么事？”

“放心好了，我不是来找你复盘这个事件的，也没想指出你的妄想式推理有什么错误，毕竟过程什么的还是得给结果让路的。我想和你谈的是我的部下……”

为什么她会知道“这个事件”？

难道她连12月25日晚上在车站大楼屋顶的事都全部知晓吗？

虽然很好奇，但为了尽可能缩短我和她的对话时长，我只是简单地点点头。

“我的一个部下啊，她接到的命令是调查‘连续自杀事件’，结果在她调查到艾米·道尔小姐之前，艾米·道尔就被某个多管闲事的侦探出于个人恩怨杀掉了。拉克·拉斯特，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能有什么看法啊……”

“不过，这也算是我的部下办事不力，毕竟就结果而言，的确是那位多管闲事的侦探先调查到了艾米·道尔。所以，我也不是来兴师问罪。”

“嗯。”

“但是，这位多管闲事的侦探妨碍到了我们的工作，他出于私人恩怨将犯罪嫌疑人杀死了，让我们无法获得进一步的情报。艾米·道尔死后，她是如何变成‘都市传说’这一点也难以查起了，真倒霉。”

格林赛斯伸出手，将电子烟指向了我。

“抱歉……”

听到我假惺惺的道歉，格林赛斯像是很扫兴一样摆了摆手，接着又吸了一口电子烟，说道：

“都说了我不是来兴师问罪的了，只是稍微抱怨几句，顺便——警告一下而已。一来我们也没有弱到会被一个外行完全打乱计划，其次没有及时调查到艾米·道尔也是我们的失误。还有，拉克，手机给我。”

虽然有些疑惑，但我还是将手伸进了口袋想把手机……嗯？

我连忙看向格林赛斯，我的手机不知何时起已经被她拿在了手里。

可就算拿到了手机，密码不知道的话也没法打开……

格林赛斯像是玩弄扑克牌的魔术师一样摆弄着手机，仔细地观察着手机的外壳。

接着……

“你的密码是L-E-M-O-T-E啊，只有六个字母，安全等级是不是有点太低了。”

“这种东西再怎么仔细看也看不出来吧！”

“请不要擅自用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标准来约束别人和自己。”  
说完，格林赛斯就开始自顾自地在我的手机上操作起来，十五秒后她将手机丢还给了我。

而我则满脑子在想是不是该换一部手机了。

“你干了什么？”

“我在你的通讯录里放了我的手机号码，以后请随时保持手机在能通话的状态下。”

“是要我定期汇报吗？”

简直就像是刚从监狱里保释出来的死刑犯。

“不，如果有什么事我会主动打电话给你。除非你快死掉了，否则请不要给我打骚扰电话。”

“哦……嗯……”

格林赛斯“诶”地叹了一口气，说：

“你这小子的反应还真是无趣到了极点啊。”

无趣到了极点。

嘛，算了，无所谓——反正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这也是事实。

总会有那种无论怎么训练也无法代入角色的三流演员吧。

“总之，我来找你就是为了这么一点事。希望你以后再遇到和我们相关的事件时，要三思而后行。那么，侦探小弟，你有什么想要问我的吗？”

“没有了……”

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

“真是烦人的小鬼啊，你明明还有很多疑问吧？比如说为什么我的部下无法调查到艾米·道尔，再比如说为什么我会把你杀死艾米·道尔的行为称为私人恩怨。”

没错，这个事件中还有诸多疑点：艾米是如何变成“都市传说”的，网络论坛上的三篇都市传说为何如此接近真相，其作者又是谁……

但这些只是“疑点”而已，并不是“问题”。

不是问题，

不需要答案，

没有解答的必要，

不如说不去解答反而更好。

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已经没有必要再涉足其中了。

知识什么的，才能什么的，答案什么的，只不过是没必要的负担而已。

天才就是因此而死。

艾米·道尔就是因此而死。

“啧……”

格林赛斯不屑地说，

“真是自以为是的死小鬼啊你。”

地铁到站，门缓缓打开，门缓缓合上，地铁开动。

格林赛斯下车了。

我打开手机，在通讯录里果然看到了一个被标记为“星之蛇”的新号码。

接着划动屏幕，名为的“艾米·道尔”的号码一闪而过。

“私人恩怨吗……”

我究竟为什么要杀死艾米·道尔呢？

“也许是嫉妒吧。”

服装上重新变成摇滚明星风格的尼亚坐在我旁边的空座位上说道。

“为什么这么说？”

“也许是在嫉妒她一生的努力并非徒劳无功吧。”

她正在笑。

“那我还真是无可救药了。”

我正在笑。

地铁平稳地运行。

4

【拉克】

来到了马卡龙所在的公寓。

电梯以十分枯燥的速度上升。

平稳的震颤，有节奏的噪音，以及停下时如粉尘般粘在身上的重力。

到达相应的楼层后，我走出了电梯。

面前的走廊安静整洁且棱角分明，仿佛我从一部电梯走进了一部更大的电梯。

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好像之前所经历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恶魔在我脑中植入的记忆，好像整个世界是在五分钟前才刚刚诞生的。

无论是第二次冷战，还是由艾米·道尔引发的事件，都不存在。

在这个封闭的空间内，太阳与星斗都不在，仿佛连时间都不被允许侵入。

讨厌的感觉。

我只是被什么推着，来到了门前。

用备用钥匙打开门的瞬间，不真实感被一扫而光。

眼前是活着的马卡龙。

马卡龙背对着门坐在电脑前的椅子上，听见开门的声响，她礼貌性地转动椅子回头看了一眼，然后又无声地转了回去——这一系列动作传达的是“我在忙”的意思。

我识趣地在一旁的沙发坐下，静静地等待。

在此期间，马卡龙一直保持着头戴耳机手撑脸的姿势盯着屏幕，苍白的光照在她的脸上。

半个小时后，马卡龙关掉电脑，从椅子上跳了下来。

“抱歉久等了。”

说着，马卡龙在我身边坐下。

“其实也没等多久，在这里等半个小时总比在电梯里等半个小时要好。”

“电梯？”

“没事，话说你刚才在干什么？”

马卡龙歪头看了一眼已经一片漆黑的电脑屏幕，说：

“《俄狄浦斯王》，古希腊著名悲剧。”

好高深！

我不禁想起了我出于好奇读《纯粹理性批判》的那段时间，原本以为里面有美妙的世界真理，但实际上只有枯燥到让我差点脱水的难懂字句。

“怎么突然开始看这个了？”

马卡龙微微耸肩，没有做出正面回答：

“你觉得人在极端无聊的情况下会干什么？”

极端无聊的情况下啊……

我想起了某个无聊的都市传说——怪物因为太无聊了，所以决定戏弄别人，结果造成了许多人的死亡。怪物是这样，人类也是这样。

或是说，正是因为怪物是这样，所以人类也是这样。

于是我说：

“人们在极端无聊的情况下，会开启‘杀戮时间（Killing Time）’，在街道上大杀特杀。而在没有目的且不断重复的杀戮作业中，时间的概念会变得模糊，最后甚至能做到‘杀死时间（Killing Time）’这一壮举，于是一切都不重要了。”

“好冷！”

“也是呢……”

这种不着边际的冷笑话也是“打发时间（Killing Time）”的一种方式。